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十一期

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平津春色（一）





（上）北平西山溫泉公園之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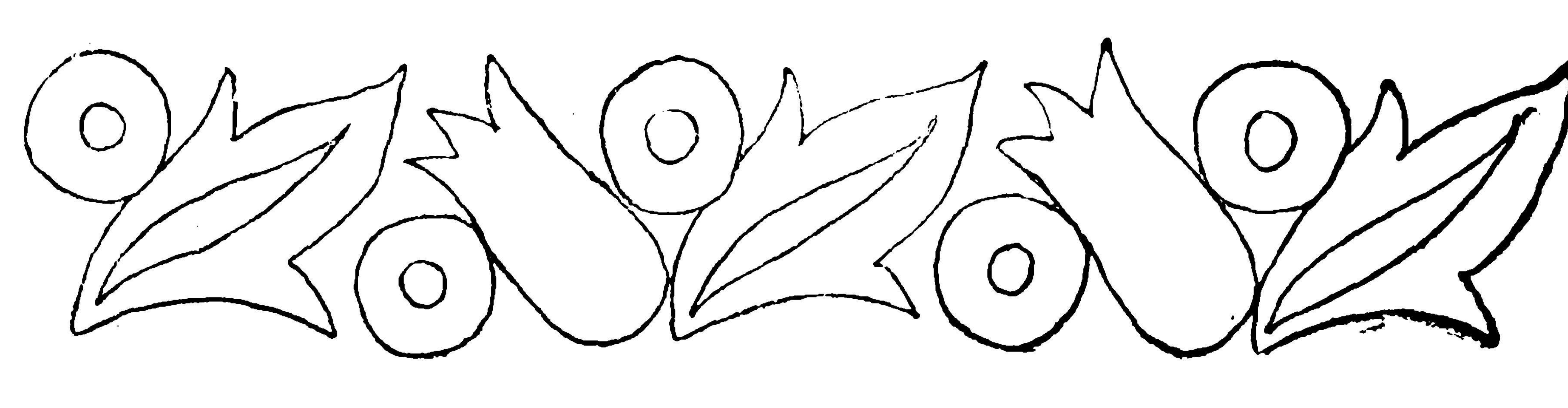
（下）北平燕京大學之春景

平津春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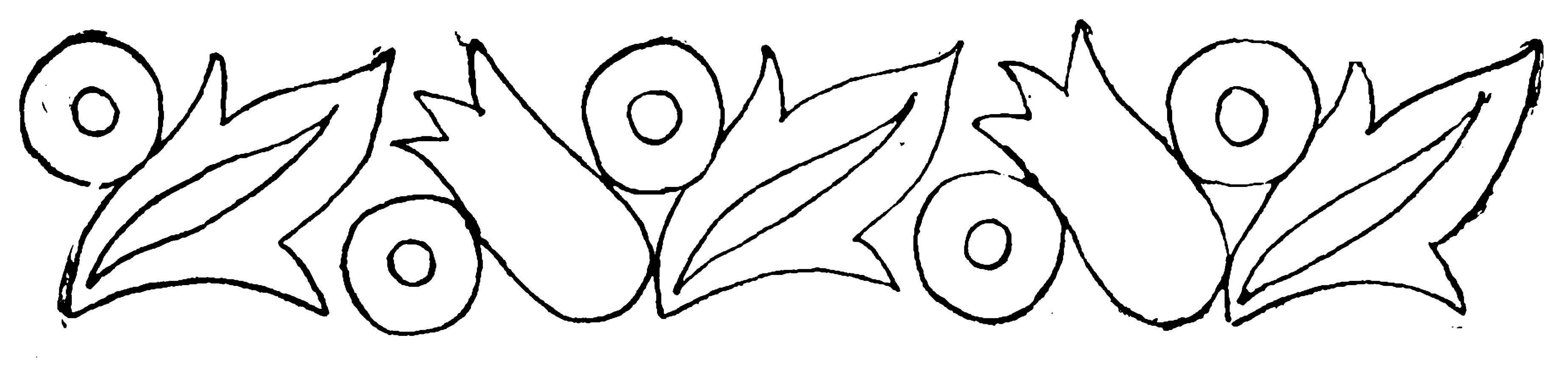


（上）天津西沽之桃林
（下）天津八里台之春景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十一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一周簡評

剿匪與治川

這一股朱毛殘部從貴州又向川南回竄了。我們很不解，許多軍隊，尾追堵截，捷報頻傳，何以仍讓這班疲敝的殘匪，縱橫出入於川滇黔各地，出進至達兩三次，不曉得是不是故作陷阱，叫他們窮於奔命？

就全般觀察，四川共匪，徐向前之力，大於朱毛，而川北之重要，又毋寧過於他處，所以中央把胡宗南全部調入川境，專任剿辦徐匪，而以一切雜色隊伍，應付朱毛，作運動戰，想來再有幾個回合，朱毛也快消滅了。

自從蔣委員長入川，剿匪固有進展，政治尤見緊張。川人一見蔣先生這種積極負責，硬幹快幹的精神，當然懦夫也知立志，大家都想振作，此等攻心辦法，比剿匪用兵，還有成績。我們希望蔣先生能在四川住上一年，敢保川政可上軌道。（冷觀）

刑法施行法

本月十五日立法院審議通過刑法施行法，業已由院呈請國府明令公布，將與新刑法同於七月一日實行。內中第九條云：「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有同居關係者，不適用之。」換句話說，即是七月一日以前討取的姨太太，不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處罰之列。本來按照法律不溯既往之例來講，刑法施行前所為的行為，原不應該受行為後法律之適用；但是第二百三十九條所處罰的行為，是連續在犯罪之中，所以必須規定，方可免除家庭生活中的許多紛擾。

有人以為有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必令家庭騷然，其實家庭生活，基於道德與情感之維持，原不必倚賴法律，所以民法有協議離婚之條，刑法有親告乃論之限，皆所以維持家庭，救濟怨偶，縱令刑法有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實際不是那們可怕！（一記者）

黃禍？人禍！

黃河素稱難治，但入民國以來，徼天之倖，竟未發生大險工，因之大家對於「黃禍」二字淡然忘記了，自前年八月大決，數省被災，始被一般注意。治河機關相繼產生，然只增多了些河官，對於河工本身直毫無補益。大災之後，未施巨工，只用舊法略事補苴，以致去秋又有長垣決口的巨災。最近在治河機關鬧氣爭訟之際，貫台口門又決，水淘工弱，大有奪河改道淩壓河北之勢。

從這兩年的經過看來，好似黃禍又興；其實黃河本身爲禍並不至此，人謀不臧，其禍乃烈。語云，濫者事之賊，糜國帑，害人民，全壞在這個「濫」字上。平心說，中央對於黃河不算不注意，花錢也不算少，只是養了河官，誤了河工。

全國水利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黃災救濟委員會工賑組，瀕河各省的黃河河務局，這些機關都是管黃河的，整年整月的鬧意見，還爭論，河事怎不敗壞？我們以爲欲使黃河得治，第一先將這些疊床架屋的機關澈底整理，由一個職權單純的組織負責，把養官的錢節省下來，確實用到河工上，人禍既息，黃禍自止！（草人）

德廢止和約

德國有意廢止和約，這是一般意料中的事，但是德方採取迅捷的片面行動，却非英法當局始料所及，所以十六日希忒拉的宣言發表以後，列强就張皇失措，陣容散亂，德國的聲威，頓時增加了十倍。

二月三日英法當局在倫敦發表宣言，一般人對此，曾經發生一種錯誤觀念，以爲英法成立協定，我們當時曾加以辨明，看這次德國宣布廢約以後，英法態度的兩歧，更可證明兩國的政策，是始終沒有變動了。英國仍以調停者的地位自居，法國也沒有放棄包圍的政策。在英法關係發生裂痕的情勢下，卻造成了德國運用外交手段的絕佳機會。

德國擺脫和約的束縛，從被壓迫者的立場觀察，是値得人們同情的，但是我們希望，希忒拉的棕衫，不要和威廉二世鮮明的制服，同做了强權的化身！

現在法國對德，已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和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本是歐洲三數列强的化身，對於局外糾紛已證明無力解決，對於列强自身的糾紛，就會有解決的能力？況且英法正在誘導德國復盟，法國此舉，叫德國對國聯的反感，更要加深，這是一種明智的辦法？即使國聯能如法國的意，判定德國違背條約義務，國聯是否有採用制裁的能力？英法既無用武力維持和約的決心，訴之國聯，於事何益？由此更可暴露此舉只是急不擇術，感情支配了理智。

總之，現代各國的當局，把自己利害的關係，看得太清楚了，做人太聰明了，趨利避害，惟恐弗及，誰都把正義忘在腦後。破壞條約的先例，是他們自己縱容造成的，到今日又去怨誰？（素）

黔川匪氛未滅之原因

林驥材

余前曾為文（見一月十六七日大公報），對川黔匪禍，加以推斷。謂朱毛之新巢窟將北亘黔川邊區，西至川南，東達酉秀黔彭，甚或進一步而與大庸，桑植，永順之蕭賀兩股相聯，由西至東，聯成一片，以造成四省新邊區之形勢。至徐向前一股，則斷言其必不南下以與朱毛聯合於大江南北；且除非失利，被迫他竄，決不肯自行放棄通，南，巴等處之根據地。時閱兩月，形勢頗多變化。固緣軍事無常，然余亦深幸余言之多不中也。

在此兩月中，朱毛曾圖由黔北以趨川南，在川黔邊境之土城，東皇殿為川軍郭勛祺等部所扼，且受重創。於是分竄敘永，古藺以趨永寧，在此又敗，乃經建武，大壩兩處竄往雲南之威信，鎮雄，牛街。滇軍數旅趕到，堵截於前，川軍尾追於後，朱毛已知滇境又難深入，渡江西竄之望，亦成夢想；且威信一帶，皆屬窮邊僻壤，峻嶺重山，奔馳既已艱難，給養更為困窘。乃由原道退至古藺，重入土城；一股且擾及川南之江安。隨又回竄至桐梓，遵義，鰼水，一股麕集湄潭，一股潰竄思南，先頭匪隊已達鳳崗。截至十四日止，遵義城已告克復。其目前之企圖，不外竄向東北與蕭賀合股，流竄川黔湘鄂四省邊區；或即在遵義附近暫事喘息，蓋匪自四擾黔境後，一股由溫水陷桐梓，一股則分擾仁懷，似欲造成犄角之勢，且對川邊極力構築工事，此種動作，即可作其徵候觀焉。但據報稱，川軍三旅已抵桐梓，薛岳所部兩師及黔軍全部皆在遵義，綏陽左近堵剿，果爾，則匪之後一種企圖自無實現可能。至黔東北一帶，有湘軍劉建緒所部二三兩縱隊堵截於印江，思南，又有川鄂部要擊於鳳泉，思南。中央軍又沿烏江設有重防，非復如前此之可以乘隙偷渡。而現在黔江，彭水之徐源泉部亦有斜出橫擊之說。是朱毛之欲竄往黔東北部，與蕭賀合股，自亦不易。不過地域寥廓，兵力究不免略嫌稀薄；且合圍之勢，尚未完成，其間空隙甚大，不無可慮之處耳。

迭據各方消息，朱毛在黔川滇往復奔竄，實力已大衰減。僅第一次土城，東皇殿一役，即傷亡二千餘人（亦有謂

三千以上者），潰散者五六千人。其他零星斬獲者，動輒盈百累千。所餘殘部 ，人槍不及兩萬。且被截爲數段，又爲種種情勢所迫，不得不自行化整爲零。故吾人但就各方紛紛告捷之文電觀之，一若區區殘匪，已成甕中之鼈，放棄過去之一切政略戰略，日在川滇黔之深山老林中往復亂竄，苟延殘喘，自趨絕境，一無生機，即不盡數成擒，亦必飢疲困斃。前後纔月餘，朱毛等已將就殄滅，以視一月以前淪陷黔北，威脅川南，披猖橫決，有如孽龍者，相去何啻霄壤？匪禍不僅不如一般所焦慮之嚴重，且反收意外迅速之奇功，吾人互相告語之時莫不欣然色喜。

迨夫上月杪朱毛由滇回竄川南，居然衝破藩籬，越川入黔，在黔北與黔軍激戰數日，黔軍傷亡甚重，偽旅長三員，國軍亦一部失利，損失亦不在小。吾人復不禁爲此諸項消息所震驚，蓋驚於朱毛殘部之力尚未成爲強弩之末也。

在同時期中，川北之徐向前股，其始似欲越嘉陵江而西，橫掃川北，以與時方由川南西竄之朱毛股相合於川西。乃不得逞，於是大部北竄入陝，以小部扼守通南巴諸縣。川省剿匪軍乘虛進搗匪巢，先後收復城口，萬源，通江，巴中，儀隴等地。徐向前侵入寧羌，沔縣，陽平關，略陽。先爲孫蔚如軍扼於南鄭，城固一帶，嗣經胡宗南師，陝軍及川軍夾擊，迭遭重創，又不得逞，一部竄向甘陝邊境之白馬關。相傳徐匪將竄往甘境，實行其打通所謂國際路線之策。但觀於匪之一部主力集旺蒼壩，一部又堅守南江，而散在綏，宣，營，通，巴等處之殘餘，數尚不少，故余頗疑其與棄川遠行之說不相侔。邇者，川軍環攻南江，尚未得手，掃蕩綏，宣，通，巴及嘉陵江北岸之殘匪，亦未竣功，而竄陝未逞之徐匪，乃復以回竄川北聞。其留在寧羌者僅少數股匪，其餘概由徐匪率領竄川。據南京新民報（與川省當局有關係之報）載十一日成都電訊稱：「徐匪回竄川北後 ，連日通巴前線又緊張，儀隴附近已發現匪蹤。」前此徐向前之西竄，在朱毛由黔竄川甚急之時；今番徐之棄陝而復竄川，又在朱毛由川回竄黔北之際，前後之互相遙爲聲援，非無聯繫之戰略也可知。然則朱毛與徐兩股，在突竄不遂，屢受創懲之餘，其現有實力，究有幾何，豈非關心匪禍者所渴欲知之者乎？余亦此中之一人也。

正渴念間，適晤最近由黔北來京之客，又接渝中友人寄來之訊，所談所示，恰足以決余之疑，饜余之望，爰爲走筆錄之，並抒愚見於後。

來客曰：據軍事家觀察，朱毛入黔之初 ，所率匪隊實近十萬人。經過此兩月有徐之往復奔竄，又大小數十戰，其

沿途倒斃，病廢，逃散，傷亡者或已過半。但同時到處裹脅，稍加訓練，即可補充。余黔北人，黔東被匪之情，余不詳知。以遵義，桐梓兩處而論，匪前次竄過時，壯丁兒童爲所脅迫去者，雖無詳細統計，但綜各方報告，已不下三千。以此推之其他各地，合計當不止一萬。一方損耗，一方補充，故此次匪由滇川回竄遵桐，實力確仍在四萬以上，且强半皆屬精銳。蓋匪之行進，在黔東，黔北多採用手掌形之五路縱隊，用梯隊時絕少（報載匪入滇境後即用此行進法）。最中爲僞中央頭目，護以中堅隊伍及機槍迫擊砲自動步槍等利器，左右內衛爲眞紅軍；最外兩翼爲赤衛隊游擊隊。如前者朱毛由遵桐圖竄入川時，其中堅與後衛尚在桐梓，而最右翼則達松坎，鰼水，同時最左翼則達仁懷。此次匪復由川回黔，最右翼抵仁懷時，最左翼已抵鰼水，且一部迫松坎矣。最左右兩翼之間，相距有在百里以外者，左右內衛之間，相距亦常在十里以至二三十里左右。故匪隊到達我方軍隊之警備地帶，或軍隊與之遭遇時，頗難於判斷其主力所在之點。且匪之進路，多爲荒僻小徑或向無人跡之絕壁鳥道，攀藤附葛，斬棘披荊，極盡飄忽閃灼之能事。而軍隊配置兵力之處，又常在要道隘口，故往往失其效力。及一旦發現匪踪，每相驚詫，不知其何自而來，既感撲朔迷離之苦，愈不易尋得其主力。綜言之，前此所聞匪在江西所有行動作戰之各種花樣，今果見之於黔。坐此要因，匪部在西突東奔中，雖迭受重大打擊，然所損耗者率爲匪之外層分子如赤衛隊游擊隊等，而其眞正之主力——紅軍——却尙保持。匪方此等外層分子，類多各地土著，裹脅既易，訓練亦不難，其用作嚮導的前鋒也，原在準備犧牲之列，故雖損耗，在匪既不可惜，亦與實力無大關係。反之，匪既利用多數縱隊以作煙幕彈，淆亂官軍耳目，復肆其殘暴，盡驅各地新編之可憐蟲，以作前鋒，予以梭鏢馬刀手榴彈，二三十人中夾以紅軍一二人督率而監視之，其後更以機槍馬刀督隊。此等游擊隊赤衛隊與官軍接觸之後，勝固不必言，匪縱失敗，然經過相當時間，於官軍配備情形，主力何在，以及攻擊能力等，已可明瞭；再於相當時機，用生力軍增援，罕有不轉敗爲勝者。而在官軍方面，則不能迫無辜人民，作犧牲工具，以充前驅；等是部隊，一有傷折，即損元氣。故即令官軍之傷亡，在數量上與匪之傷亡相埒，或較爲少，但在質量上之虧損，則匪方常較官軍爲輕，此其所以迄今仍有力以肆猖獗之主因也。至於匪前度陷遵桐後之情形，亦有可得而略言者。財帛糧食，固搜刮一空，且殺戮甚慘，更帶去肉票二千餘人。前貴州省主席周西成之夫人，在桐未及走出，匪至後迫而投水自盡。桐梓四鄉，原有崖洞數十皆在山間隱僻之處，非土著之人，不易覓得，爲地方人民歷年避匪之所。其中最大之一洞，其內可容二千餘人，洞內在平時由各村各戶輸納積存之穀，可供二千餘人三四月口糧之需；且內有陰河，不缺飲料；又有步槍數十支以作防衛之武器。故此洞從未爲匪所侵入，亦竟不能倖免於共匪之手，蓋利用欺騙手段，先以小惠示人，後乃誘致主

持洞內事宜者多人而殺之，遂破該洞，洗刼無遺也。遵桐遺淪陷後，凋零至極，匪退後黔軍趕到時給養幾至完全無着，民家所僅餘以作種之穀，亦已搜食淨盡，嗚呼慘矣！此次重遭蹂躪，其慘狀尙堪設想耶？

以上爲黔中來客所談；至渝中來訊，則語焉不詳，僅云徐匪向前現又回竄川北，北道（指嘉陵江南北岸一帶數縣而言）吃緊，順慶之劉湘部隊王纘緒師等已奉令開拔，前往增援。聞徐匪雖未得逞於陝，然實力尙未大損，欲言殲滅，恐尙非短時間事云云。此君在渝，不失爲一消息靈通者，所言當屬可信。據余所知，徐匪無論在守在攻之時，亦不輕易使用眞正紅軍，其在前線者亦多爲赤衞隊游擊隊，此想係共匪在戰術上之一般原則。故該匪轉竄兩月，雖同一迭受重創，度所損失者亦泰半爲準備犧牲之工具，而於其主力，並無大損。此於最近京滬津各報及西報所載關於徐匪一股之消息，及日來廣元與川陝邊境戰爭激烈之電訊，可以得其旁證。

綜合前述各節，吾人可以知黔川匪禍滋蔓未已之癥結矣。自中央統籌川黔剿匪軍事，參謀團入川，樹立强有力之軍事中心，指揮統一，命令貫徹，賞罰嚴明，步驟確定，將士奮發，觀聽不新；而各方之中央軍復努力進剿，川黔軍亦亟圖功，剿匪軍事之進展，昭昭在人耳目。最近蔣委員長復親赴渝中督剿，精勤擘畫，臨以全力，其消滅赤匪，奠定國家之決心，於此可見。故川黔殘匪之消滅，僅遲早之問題，此爲國人所共喩者。

不過統近兩月餘來黔川之軍事觀之，誠有如上所述，雖迭予匪以打擊，然未破主力，無關最後勝負之局者。又此點而外，尙有一端，即如大公報所評「各軍尾追之力多而截剿之功少」（見一月某日「尾追與截剿」短評中）。質言之，官軍立於被動之地位多，而立於主動之地位少，蓋尾追屬於被動，截剿屬於主動也。此不能不令人稍引爲遺憾。蔣委員長有言：「剿匪作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時時要設法立於主動的地位……我們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在戰略上或戰術上，也無論是取攻勢，或取守勢，我們總要想法子立在主動地位，就是說不可立於被動地位。所謂立於主動地位，就是要我們自動，使土匪來跟從我們的行動，切不可使我們去跟隨土匪的行動來走。換句話說，就是預定一個計劃，要他到東，他就不能不到東；要他到西，他亦不能不到西；要他來攻，他就不能守；要他退守，他就不能來攻。還有要他先動，他就不能落後；要他落後，他就不能先動。而我們自己的一切行動，必須來往自由，進退如意，縱橫兩可，攻守俱宜。」剿匪大業，信宜循序漸進，徐圖全功；然要須各方剿匪將領，勇於爭取主動之地位，並隨時努力尋匪之主力而有以摧破之。唯時時立於主動地位，乃可以制匪而不爲匪所制；唯摧破匪之主力而徹底解決之，乃可以完成剿匪軍事。此不能不有待於川黔剿匪將士之繼續加緊努力者也。

滿變的外交新史料

歷樵譯述

> 國際政局的推移，雖然時常遵循着某種固定的趨勢，不是一二人的力量，可以挽回，但是國際事件，有時因一二人的行動，也會發生絕大影響。美記者皮爾森Drew Pearson和伯朗 Constantine Brown二氏本年新出版的「美國外交戰」The Diplomatic Game 一書，用意就在揭明此點。該書中「未來大戰」一章，已由譯者譯出，在上月大公報發表，茲更將該書中關於國際對滿洲事件交涉之經過，譯述於此，或者可作爲一種史料的參考吧！

一，「九一八」事變與美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是西方各國自顧不暇的時候。「九一八」夜間，有八列車日本兵在韓邊等待着，準備占領中國的城市。十九日清晨，瀋陽人民睡醒，城池已經被日軍掄在手裏了。日本軍方行動的敏捷，幷沒有在西方引起些微的波瀾。日外相幣原在看報以前，也沒有知道這件事。他見報以後，就訓令駐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把瀋陽日本軍事當局的行動，趕緊作一個詳細報告，但是日總領事等了兩天，方才見到了本莊繁的面。

駐美日大使出淵含笑向美國務卿斯蒂生担保不會出什麽大亂子，斯氏也相信了。但是他覺得有些不妥，所以用同樣的照會，分致中日兩國，敦促他們不要把軍事行動，超出國際公約的範圍以外。他是很機警的，幷沒有援用非戰公約。很明顯的，他預備給日本一個退步。

出席國聯的日代表芳澤對於行政院會，也說了一番安慰人心的話，行政院會也相信了。行政院會主席西外長婁洛氏用十分鐘的功夫傾聽中日代表雙方的陳述，結果他對於日本願意糾正目前的情勢，也滿意了。

英代表西錫爾氏講，「芳澤君向我們担保，日本現將撤兵。」

大家對於日本和平的担保，繼續地表示信任。

若槻首相是斯蒂生在倫敦海軍會議裏的故交，他們曾經相聚一堂，共做斷向和平的工作。日外相幣原又是著名的親華派。出淵始終說給斯蒂生聽，美政府如果信任他，那末他就可以叫日本軍閥安靜下去。 起初斯蒂生對於這話，頗為相信。尤其因為出淵在談話的時候，總是帶着笑容。

斯蒂生所以信任日政府還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美日財閥間的諒解。在日本方面，外相幣原是代表三菱三井等財閥說話的，他本人並且是三菱家的女婿。而在美國一方面，哈定，顧理治，胡佛等歷任政府所代表的也無非是奇異電氣公司，合衆鋼鐵公司，美孚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等等。他們更代表摩根銀團。

斯蒂生手下的一位副國務卿凱塞爾氏 W. R. Castle Jr.，也屬於上述的一派。凱氏生於夏威夷，父親是一位教士，以務農起家，曾經雇用不少廉價的東方苦力。凱氏本人曾經做過美國駐日大使。日本加藤大將因為美大使曾經勸告日本接受倫敦海軍條約，所以某次公然拒絕參加美大使館的宴會，不過凱氏對於這些小事並不介懷，他對日本是抱好感的。他對斯蒂生說，讓日本統治滿洲，要比張學良好些。無疑的，他這種見解對於斯蒂生頗有影響。

在斯氏左右，還有一位顧問，他的態度恰正和凱氏相反。遠東司司長洪貝克氏 Stanley K. Hornbeck 曾經在中國官立高等學校教過政治經濟學，又在威斯康辛和哈佛大學教過中國政治經濟，他一生專精於研究中國問題，可算是美國的一位中國通。斯蒂生和凱塞爾對遠東問題只具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洪氏却認識得十分清楚，他知道日本對滿，頗有孤注一擲的決心。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中村事件發生以後，日方公然地討論侵略滿洲。美國駐日大使福布斯氏 Cameron Forbes 因此去日外務省探聽消息。福氏很為心焦，因為他的例假期將屆，打算九月十七日起程回國。幣原對他的答覆是極肯定的。他說日本的經濟和政治情勢十分嚴重，不許他有任何軍事冒險的行為。所以他勸福氏儘管安心回國。

但是日本軍部對華的態度，却十分堅執。華方對於中村事件雖已担保設法解決，但是日軍仍舊侵入滿洲。當美大使於九月十九日在輪中接到瀋變報告的無線電，他已經在海中走了兩天了。

洪貝克對於中日一切事件，每天在悉心研究。他知道美日財閥諒解的階段已經成為過去的事實了。

斯蒂生氏在不知不覺之中，更促成美日關係的疎遠。斯氏和日首相若槻在倫敦海軍會議裏的親密友誼，已經引起了

日本海軍將領的疑忌，軍人派暗中運用手段　，以期推翻海約。這舉動第一次確切表明日本財閥的統治，已近末路。後來美國海軍將領又在參院外交委員會陳述美國建築巨型巡艦計劃的主要目的，就在應付日本，日本的大海軍派於是更振振有詞。最後美國雅德賚少校 Herbert Yardley 又放了一個大炸彈。雅氏本來管秘密情報，他把駐美各大使館來往的密電，私譯了出來，供政府的參考。斯蒂生就任國務卿以後，停止了這種工作，並且把雅氏解雇。雅氏於是就出版「美國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一書。他在這本書裏，敘述他怎樣得前任國務卿許士的允可，截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日代表團和本國政府間來往的文電，他在那本書裏講，幣原氏贊成接受美國的海軍提案。這本書在日本行銷了四萬部。日本一般的褊狹愛國主義者看了這本書以後，更確信美國對日本有軍事的企圖，而幣原又成功了一個賣國賊。

瀋變發生後的幾個月，有美國海軍飛行員三名，由天津起飛，飛過大連要塞的上空，被日方拘獲。不久又有兩位美國飛行家作環球飛行，在日本北海道上空，攝取要塞的照片，又在日本被逮。駐日美大使館提出抗議以後，日方把美國的海軍飛行員釋放了，但是在環球飛行家龐邦 Clyde Pangborn和亨頓 Hugh Herndon二人的身邊，搜出了沒有洗過的照相軟片。美國務部爲了這件事，感覺非常之窘。日方獲得了證據以後，東京的報紙便遍登關於美國間諜的消息。日本人因爲幣原和若槻釋放這兩位飛行家，又遷怒到他們。

二、斯蒂生的兩位助手

在這時候，洪貝克不斷地向斯蒂生條陳意見。他相信瀋陽事變是日本想併吞華北的計劃的開始。他主張美國必須準備採取堅決行動，否則就莫如完全退出遠東。

這時候斯蒂生新從歐洲回國，他正全力注意國際債務問題，並且對於裁軍會的前途，很爲焦急，所以對遠東事件只是馬馬虎虎的。他仍舊很信任若槻。又加上副國務卿凱塞爾氏告訴他許多恰正和洪氏相反的意見。

因此斯蒂生的兩個主要幫手間，發生了很深的惡感。在瀋變以前，他們兩人的意見本來就不合。當凱氏在駐日大使的任內，有一次預備在美日協會年宴席上發表演詞。這演詞的內容，已經胡佛總統和代理國務卿谷頓氏 Joseph P. Cotton核閱，但是因爲某種關係，却沒有經洪氏過目。洪氏第二天在報上看見演詞以後，立時就嚴電凱氏，對於演詞中的數點，大加指摘。凱氏接電以後，憤恚萬分。谷頓爲安慰凱氏起見，給他一個電報：

閣下演詞，吾人均覺滿意，欣慰曷已，惟洪貝克不慊於公，幸勿介介。

斯蒂生氏在這種互訐情形之下，很偏向凱塞爾。他有一時期曾經不信任凱氏，但是後來又以爲凱氏終究比較那拘迂的洪貝克要强一些。洪氏一向喜歡作冗長的報告，從來不相信他自己的觀念是有錯的，他對長官耳提面命，就像對待一個哈佛大學的初級生一般。因爲洪氏的這種學究態度，所以斯蒂生對於滿洲問題聯帶的起了反感。

這時期斯蒂生仍舊信賴和解的辦法和日首相若槻。當滿洲事變的初期，斯氏還恐怕國聯對日本的行動太激烈，所以他時刻把心提在手裏。

國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曾經告訴斯蒂生，「行政院對於解決中日糾紛，並無成見」。不幸白氏的這句話果然成功了事實。尤其不幸的就是斯氏一方面承認切願和國聯合作，同時對於任何行動，又處處存心不要叫日本軍閥向日首相爲難。甚至他對於國聯派遣調查團實地視察的提議，也不以爲然。斯蒂生仍然把這一件事，看做局部問題。

行政院和中日兩國照會往來的結果，認爲這件事不得要領，決定暫採觀望的態度，行政院會議使決定延期到十月十四日重開。

三、轟炸錦州

在滿變後，日軍迅速的行動，不久就停頓了。本莊當要時間去抽調援軍。同時東京軍部首領也要看看西方各國的反響。他們雖然藐視國聯和憎恨美國，但是依舊不能不顧慮世界的輿論——尤其是英法兩政府的意旨。

當國聯行政院在日內瓦紛紛討論的時候，東京方面却宣布，「日政府已經令駐滿日軍避免再作任何敵視行動。」

出淵含笑向斯蒂生道：「閣下請看；這不是正如我的預料嗎？日本政府已經控制了一切。只要中國不再輕舉妄動，，那末就不會再有軍事了。」

在這烟幕的後面，日本正積極鞏固他的地位。

國聯行政院會閉幕是九月三十日。各國代表返國後還沒有到一星期，又發生了轟炸錦州的驚人一幕。

到這時候，斯蒂生也有些按捺不住了。出淵迭次向他担保，日本軍隊不致從他們原來的地位向南移動。他又得着日本外務省同樣的担保。芳澤在日內瓦也是順口這樣說。斯氏一面聽着這些担保，一面又接到消息，說有二十艘日本軍艦沿着揚子江駐泊，滿鐵總裁內田又宣布張學良將永不返瀋；美參議員波拉瞪着眼注視着國務部的動靜，最不堪的就是美

參議員詹森氏用尖酸的語調質問着，「中俄衝突時期斯蒂生氏的大聲疾呼，到現在怎樣不聽見呢？國聯到那裏去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非戰公約又到那裏去了？」

前此斯蒂生對於這一切，全不聲不響地忍受着。但是錦州轟炸事件實在叫他忍無可忍了。第二天他召集遠東問題各顧問，鍵戶密談了一個整天。因為事態迫切，凱塞爾和洪貝克二人把一向的意見也獨棄了。斯蒂生氏對新聞記者講，「我們已做的和將做的事，恕不能奉告諸位，總而言之，國務部如今正在努力工作。」

四、日內瓦的美國外交家

斯蒂生這時候訓令駐日內瓦的美總領事吉伯特Prentiss Gilbert，叫他列席幾日後開會的行政院會議。在歷史上這是一件可紀念的事。美國參院裏主張孤立派的議員對於這件事，只是攢眉蹙額。幸喜這時候參議員詹森加波拉諸人全在大聲疾呼，要政府動作，所以斯蒂生的舉動沒有遭着反對，而安然地實現了。

對斯氏上述訓令最感不滿的，是一些科班出身的外交家。吉伯特在外交界本是半路出家，却被不次的拔擢，充任駐日內瓦美總領事，所以科班出身的外交家對此嘖有煩言。自從吉氏到任後，美國駐瑞士公使韋爾森氏Hugh R. Wilson以次一些科班出身的外交家和吉氏明爭暗鬥，已非一日，韋爾森是富家出身，為人十分勤懇。他的性情雖然苛刻一些，但是辦事却很富有效率。他是舊派外交家出身，相信美國的政權應該握在富人的手裏。他辦理外交也帶着這種色彩。吉氏比較的是普羅出身。他曾經在紐約州辦過州展覽會，又在菲島從軍和摩羅人作戰，他的游踪曾經到過遠東各地。在性格上，他具有幽默的意識和開明的心胸。

吉氏因為職位卑，所以有時很受些窘。當國聯討論鴉片，商務壁壘，製造貨幣等瑣細問題的時候，他常被韋爾森擯在一旁，覺得十分無聊。他並且又失歡於國聯秘書長德魯蒙爵士。在日內瓦，德魯蒙就是國聯。日內瓦的一切，全以他個人為中心。這人在社交方面，性格十分古怪，他對人不是親熱到極頂，便是冷冰冰地不可接近。凡是新到日內瓦的各國代表全得經過一個嘗試時期——有時他會使得你難堪到極頂。吉氏對於這種情形，十分憤恨。他到日內瓦，經過長時間的期待，德魯蒙方纔邀請他宴會，吉氏氣憤之下，便一口謝絕了。以後德魯蒙同人談起吉伯特來，便講「這位古怪的美國人，為什麼派他駐在日內瓦？他只配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同席。」

這番話竟灌進美國科班出身的外交家耳朵裏，使當做珍聞，傳到華盛頓，並且在全歐廣播起來。當韋爾森返美期內，吉氏代表出席國聯行政院會的時候，那一班人廣播這個消息，正是在起勁的頭上。

五、微妙的國際情感

上述事件雖足妨碍中日糾紛的解決，但是和向來熱烈贊助國聯的某某國家從中作梗的情形比較起來，又覺得瑣細不足道了。當非戰公約在巴黎鏡室簽字的時候，歐洲——尤其是法國——的政治家都歡迎這件事，認爲是美國和世界合作的橋梁。又當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在討論海約的時候，法國曾經堅持和美國訂立諮詢協定，或是獲得某種的諒解，然後纔願意取消他的海軍建築程序。

但是現在法國和波蘭的報紙，却大聲疾呼，贊成日本的主張，以爲美國無權出席國聯行政院會。在他們的意思，以爲沒有美國，法國就可以執行政院會的牛耳，美國如一旦加入，那末這種地位就要不牢了。滿洲問題或許要造成一個危險的先例。同時受軍部鞭策，熱狂已經達到沸點的日本輿論界，格外在搖旗吶喊，表示反對。

南大將怒吼着道：「國聯邀請美國，已經暴露出他的弱點，美國參加國聯更冒犯了我們日本的人民。」日外務省受陸軍省的指揮，訓令駐美大使出淵送一個照會致美國務卿斯蒂生，指陳美國一向的傳統政策，是避國聯就和怕瘟疫一樣。照會措辭的狂悖，更是違犯了國際友誼的常態。

出淵是久在外交界任職的，他也知道服從是外交家的職責，但是他對於這一個照會，却沒有就送達斯蒂生。他有電報給本國政府，講這照會如果送了出去，在美國將要引起嚴重的反響。他講，斯蒂生是很誠意的想處於中立的地位。他勸政府不如取消那個照會。

幾天以後，出淵又含笑赴美國國務部。他和斯蒂生晤談之後，便宣布日本已經取消反對吉伯特列席國聯行政院會了。

六、「電話外交」的一幕

但是在這個以前，日本的反對，已經由法外長白里安氏用靈敏的手段避免開了。他決定美國的參加僅僅是一種程序問題，於原則並無關係，所以不必一致通過。這是白氏死前爲和平的最後奮鬥，他知道和平的機構正在遭遇嚴重的試驗。他爲了完成國聯的組織，和鞏固它的地位，曾經竭盡多年的心血。多年來，他努力緩和德法間的仇隙。在較近期間，他又想組織歐洲合衆國，並且協助非戰公約的談判。這一

切的工作，全是繁重的很，他曾經遭逢過多次的失敗。當國聯每次處理糾紛事件的時候，總因爲得不着美國的合作，以致於不能獲得圓滿的成功。在另一方面，當美國想調解巴玻戰事或是中蘇糾紛的時候，又因爲不能獲得國聯合作，也不能圓滿成功。

現在美國和國聯兩大有力的和平因素，第一次成立了協調。倘使他們現在失敗，那末裁軍問題，安全問題以及歐洲和平問題全不會有希望了，這是白里安和斯蒂生二氏所知道的。

但是這種協調就是直到現在，也不能算做完全。在雙方唱和之間，還有一二點聲調不和諧的地方。第一是法國人士對於美國的率然參加，在白里安的背後，表示憤怒。其次就是斯蒂生胆小，生怕得罪日本的軍閥。這時候他仍然存着一絲希望，盼日本政府中的和平勢力可以克服軍部；至少在目前他願意國聯當一個頭陣。

這時候日本又運用靈敏手腕，從中取利。斯蒂生氏一向給日本的照會，全是保守秘密的。他的照會的內容，很爲强硬，並且能說到關節上，但是除去有數的幾位外交家以外，並沒有人知道那些照會的內容。雖經洪貝克氏迭次請求，和輿論界不時的指摘，斯蒂生仍然不願意發表這些文件。日方看準這種情形，以爲有機可乘。他們便在遠東和歐洲方面散布流言，叫人們得着一種印象，以爲美國實際上贊成日本占領滿洲。中國學生聽了這種宣傳以後，便開始對美示威，日內瓦的外交家聽見這消息以後，更覺失望。一般人發生一種印象，以爲日美間已經成立了某種妥協，所以聽任國聯去遷延時日。這時的英外長里丁貴族深知道斯蒂生的脾氣喜歡「電話外交」，所以他就由倫敦打一個電話給他。兩人當時談話的內容，外人雖不得而知，不過所知道的，那時電話的聲音，或許出了些毛病，不甚清晰；里丁的聽官，也許有一些毛病，或者他是故意誤解。但是無論如何，里丁却給日內瓦各代表一種印象，以爲斯蒂生將要撤開國聯。據說斯氏準備讓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甚至於並不要求日本撤退軍隊。

到了翌日，一般人都以爲美國和國聯合作的一切準備，已成功泡影了。尤其是弱小國家的代表，態度非常激昂。他們以爲滿洲問題是强國用暴力從事侵略的一個惡例，這是他們不能同意的，國聯的威勢，權力甚至於它的生命，全繫在這一件事上面。

在另一方面，英法兩國的態度，却十分模稜；他們暗中也許還覺得高興，兩國的外部把白里安和西錫爾二氏的理想全打倒了。現在美國又給他們一個藉口。他們講，「國聯行

政院會不願意比較美國再進一步的去袒護中國。」

親日派的國聯行政院理事，根據着上述的理由，就着手抽白里安的後腿，強迫會議通過一件模稜的決議案。日本方面因為自信確有把握，所以不立時加以接受。芳澤又打電報去東京請訓。

在行政院會等候日方答覆的時候，里丁貴族電話的消息已經傳到美總領事吉伯特的耳朵裏。吉氏對於華盛頓當局態度的突變，並不覺得十分詫異，但是他不明白，為什麼政府沒有這種訓令給他，所以他也打了電話去詢問。吉氏弄明白真相以後，便代表美方強調地通知白里安，講美國希望國聯能採取堅定的政策，並且繼續地盡量加以擁護。

七，白里安受戲侮

白里安聽到這番聲明以後，高興得了不得。這位老政治家的暮年，是很足動人憐憫的。他老了，時常感覺疲乏，有時在行政會的席上，也會打起鼾聲。他被一種不能控制的力量簇擁着向前，把他向來所抱的世界和平的希望，幾乎要推翻了。

他受日本方面的耍弄，不止一次。有一天夜間一點鐘，芳澤把他從睡夢中叫起來，送達日方反對美國參加國聯行政院會的第一次通牒。當日軍轟炸錦州的時候，行政院要求日方說明，但是芳澤卻一味的推諉，他惟一的答覆就是等候日政府的訓令。

又有一次行政院開會，芳澤叫會衆等待了一小時，他方才姍姍而來。白里安頗擻擻地時刻掏看他的時表。美代表吉伯特用眼睨着天花板。一些新聞記者滿望會日本退出行政院會的消息，報道全世界。這時室中沒有一位日本代表的踪跡。日本是有意的施用這種手段，表示他瞧不起西方國家。

最後軀幹矮小的芳澤入場了。他帶着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口中吸着一支雪茄煙，對鄰席的英代表里丁貴族深深地鞠了一躬。里丁的頭掉也沒有一掉。

當美代表吉伯特鄭重聲明美國繼續完全贊助國聯的時候，白里安高興的幾乎要把美代表摟在懷中。白氏並且努力慫恿行政院會對日本提出一個對大國向來未有的嚴重警告。

從技術方面講，這決議案並沒有通過；因為按照盟約，這決議案應該一致通過，當時芳澤卻投了反對票。但是國聯仍舊通知日方，叫他把軍隊撤退到中國領土以外，並且由中立觀察人監視履行，撤兵的事須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完成。國聯行政院會又盼望美國能履行他的担保，予國聯以無條件的贊助。行政院會議決以後，於是又匆匆休會，直到通牒上所規定的最後期限。

但是斯蒂生氏卻沒有能履行諾言。他給日本一個照會，內容和國聯的照會一樣，但是卻删去了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規定日本撤兵的日期。這一點原是國聯照會中畫龍點睛的妙筆，斯蒂生氏小心翼翼地把它删去，以至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未完）

桃源與沅州

——湘行散記之一——

沈從文

全中國的讀書人，大概從唐朝以來，命運中就註定了應讀一篇桃花源記，因此把桃源當成一個洞天福地。人人皆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漁人發現的，有桃花夾岸，芳草鮮美。遠客來到，鄉下人就殺雞溫酒，表示歡迎。鄉下人皆避秦隱居的遺民，不知有漢朝，更無論魏晉了。千餘年來讀書人對於桃源的印象，既不怎麼改變，所以每當國體衰弱發生變亂時，想做遺民的必多，這文章也就增加了許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許多人的酒量。至於住在那兒的人呢，却無人自以爲是遺民或神仙，也從不曾有人遇着遺民或神仙。

桃源洞離桃源縣二十五里。從桃源縣坐小船沿沅水上行，船到白馬渡時，上岸走去，忘路之遠近亂走一陣，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桃花雖不如何動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如椽如柱的大竹子，隨處皆可發現前人用小刀刻畫留下的詩歌。新派學生不甘自棄，也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題名。竹林裏間或潛伏一二剪徑壯士，待機會霍地從路旁躍出，仿照水滸傳上英雄好漢行爲，向遊客發個利市。桃源縣城則與長江中部各小縣城差不多，一入城門最觸目的是推行印花稅與某種公債的布告。城中有棺材舖，官藥舖。有茶館酒館，有米行脚行，有和尚道士，有經紀媒婆。廟宇祠堂多數爲軍隊駐防，門外必有個武裝同志站崗。土棧烟館皆照章納稅，受當地軍警保護。代表本地的出產，邊街上有幾十家玉器作，用珉石染紅着綠，琢成酒杯筆架等物，貨物品質平平常常，價錢却不輕賤。另外還有個名爲後江的地方，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認眞的經營他們的業務。有些人家在一個菜園平房裏，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倒富有詩意。這些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黨政軍警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烟犯，木商，船主，以及種種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生活，促進地方的繁榮。一縣之長照例是個讀書人，從史籍上早知道這是人類一種最古的職業，沒有郡縣以前就有了它們，取締既與「風俗」不合，且影響及若干人生存，因此就很正當的向這些人來抽收一種捐稅，（並採取了個美麗名詞，叫作花捐。）把這筆款項用來補充地方

行政，保安，或城鄉教育經費。

桃源既是個有名地方，每年自然就有許多「風雅」人，心慕古桃源之名，二三月裏皆携了陶靖節集與詩韻集成等物，來到桃源縣訪幽探勝。這些人往桃源洞賦詩前後，必倘有機會過後江走走。由朋友或專家引導，這家那家坐坐，燒盒烟，喝杯茶，看中意某一個女人時，問問行市，花個三元五元，便在那齷齪不堪萬人用過的花板床上，壓着那婦人胸膛放蕩一夜。於是紀遊詩上多了幾首無題詩，「巫峽神女」「漢皋解珮」「劉阮天台」等等典故，一律被引用到詩上去。看過了桃源洞，這人平常是很謹慎的，自會覺得應當過醫生處走走，於是匆匆的回家了。至於接待過這種外路風雅人的妓女呢，前一夜也許陸續接待過了三個麻陽船水手，後一夜又得陪伴兩個貴州牛皮商人。這些婦人說不定還被一個水手，一個執達吏，或當地小流氓，長時期包定佔有，客來時那人往烟館去過夜，客去時再回到婦人身邊來燒煙。

妓女的數目，佔城中人口比例數不小，因此彷彿有各種原因，她們的年齡皆比其他都市更無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還不甘自棄，同孫女輩行來參加這種生活鬥爭，每日用石灰水冲洗下體，輪流接待水手同軍營中火夫。也有年紀不過十三四歲，乳臭尚未脫盡，便在那兒服侍客人過夜的。（軍官們倒霉，大老闆生意做賠了本，想換換氣運，皆得找「原湯貨」冲它一冲。根據習慣處女的血似乎具有這種魔力，也因此就可以發現許多不成年的鄉下女孩子，痴坐在那小小平房角隅，等候主顧。）他們的技藝是燒燒雅片烟，唱點流行小曲，若來客是粮子上跑四方人物，還得唱唱軍歌黨歌，與電影明星的新歌，應酬應酬，增加興趣。她們的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錢二十三十，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三毛五毛。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實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掙飯吃，間或就走到西藥房去打針，六零六三零三扎那麼發下，或請走方郎中配付藥，硃砂茯苓亂吃一陣，只要支持得下去，總不會坐下來吃白飯。直到病倒了，毫無希望可言了，就叫毛夥用門板抬到那類住在空船中孤身過日子的老婦人身邊去，儘她咽最後那一口氣，死去時親人呼天搶地哭一陣，罄所有請和尚安魂念經再托人賒購副棺木，或借「大加一」買一付薄薄板片，把人一埋也就完事了。

桃源地方已有公路，直達號稱湘西咽喉的武陵（常德）。每日皆有八輛十輛新式載客汽車，按照一定時刻在公路上奔馳。距常德約九十里，車票價錢一元零。這公路從常德且直達湖南省會的長沙，汽車路程約四點鐘，車票價約六元。公路通車時，有人說這條公路在湘省經濟上具有極大意義

對於黔省出口特貨運輸可方便不少。這人似乎不知道特貨過境每次皆三百担五百担，公路上一天不過十幾輛汽車來回，若非特貨再加以精製，每天能運輸特貨多少？關於特貨的精製，在各省嚴厲禁煙宣傳中，平民誰還有胆量來作這種非法勾當。假若在桃源縣某種舖子裏，居然有人能夠設法購買一點黃色粉末藥物，仔細問問也就會弄明白那貨物的來源，且明白出產地並不是桃源縣城，運輸出口時或用輪船直往漢口，却不需用公路汽車轉運長沙。

眞可稱爲桃源名產的，是雞同雞卵，街頭巷尾無處不可以發現這種冠赤如火龐大莊嚴的生物。凡過路人初初見到這地方雞卵，必以爲是鴨卵或鵝卵。其次，桃源有一種小划子，輕捷，穩當，乾淨，在沅河中可稱首屈一指。一個外省旅行者，若想到湘西的永綏，乾城，鳳凰，研究湘邊苗族的分布狀況。或想從湘西往四川的酉陽秀山，調查桐油的生產，往貴州的銅仁，調查硃砂水銀的生產，往玉屏調查竹科種類，注意造簫製紙的工業，皆可在桃源縣魁星閣下邊，僱妥那麼隻小船，沿沅河溯流而上，直達目的地，到地時取行李上岸落店，毫無何等困難。

一隻桃源小划子上照例要個舵手，管理後梢，調動船隻左右。張挂風帆，鬆緊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風。放纜拉船，量渡河面寬窄與河流水勢，伸縮竹纜。另外還要個攔頭人，上灘下灘時看水認容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頭，惡浪，與洑流，出事後點篙子需要準確，穩重。這種人還要有胆量，有氣力，有經驗。張帆落帆皆得很敏捷的拉桅下繩索。走風船行如箭時，便蹲坐在船頭打吆喝呼嘯，嘲笑同行落後的船隻。自己船隻落後被人嘲罵時，還得回罵；人家唱歌也得用歌聲作答。兩船相碰說理時，不讓別人佔便宜。動手打架時，先把篙子抽出拏在手上。船隻擱入急流亂石中，不問冬夏，皆得敏捷而勇敢的脫光衣褲，向急流中跳去，在水裏盡肩背之力使船隻離開險境。掌舵的有事不能盡職，就從船頂爬過船尾去，作個臨時舵手。船上若有小水手，還應事事照料小水手，指點小水手。更有一分不可推却的職務，便是在一切過失上，應與掌舵的各據小船一頭，相互辱宗罵祖，繼續使船前進。小船除此兩人以外，尚需要個小水手居於雜務地位，淘米，燒飯，切菜，洗碗，無事不作。行船時應蕩槳就帮同蕩槳，應點篙就帮同持篙。這種水手大都在學習期間，應處處留心，取得經驗同本領。除了學習看水，看風，記石頭，使用篙槳以外，也學習挨打挨罵。儘各種古怪希奇字眼兒成天在耳邊響着，好好的保留在記憶裏，將來長大時再用它來辱罵旁人。上行無風吹，一個人還得負了縴板

，曳着一段竹纜，在荒涼河岸小路上拉船前進。小船停泊碼頭邊時，又得規規矩矩守船。關於他們經濟情勢，舵手多船家長年雇工，平均算來合八分到一角錢一天。攔頭工有長年雇定的，人若年富力强多經驗，待遇同掌舵的差不多。若只是短期包來回，上行平均每天可得一毛或一毛五分錢，下行則盡義務吃白飯而已。至於小水手，學習期限看年齡同本事來，學習期間有些人每天可得兩分錢作零用，有些人在船上三年五載吃白飯。一個不小心，閃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彈入亂石激流中，泅水技術又不在行，淹死了，船主方面寫得有字，生死家長不能過問，掌舵的把死者剩餘的衣服交給親長，燒幾百錢紙手續便清楚了。

一隻桃源小划子，有了這樣三個水手，再加上一個需要趕路，有耐心，不嫌孤獨，能花個二十三十的乘客，這船便在一條清明透澈的沅水上下游移動起來了。在這條河裏在這種小船上作乘客，最先見於記載的一人，應當是那瘋瘋顛顛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裏，他就說道：「朝發汪渚，夕宿辰陽」。若果他那文章還值得稱引，我們倘可以就「沅有芷兮澧有蘭」與「乘船上沅」這些話，估想他當年或許就坐了這種小船，溯流而上，到過出產香草香花的沅州。沅州上遊不遠有個白燕溪，小溪谷裏生芷草，到如今還很多。這種蘭科植物生根在懸崖罅隙間，或蔓延到松樹枝椏上，長葉飄拂，花朵下垂成一長串，風致楚楚。花葉形體較建蘭柔和，香味較建蘭淡遠。遊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隨意伸手摘花，頃刻就成一束。若崖石過高，還可以用竹篙將花打下，儘其墮入清溪裏，再用手去溪裏把花撈起。除了蘭芷以外，還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邊崖下繁殖。那種黛色無際的崖石，那種一叢叢幽香眩目的奇葩，那種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個如何不可言說迷人心目的聖境！若沒有這種地方，屈原便再瘋一點，據我想來他文章未必就能寫得那麼美麗。

什麼人看了我這個記載，神往于香草香花的沅州，居然從桃源包了小船，過沅州去，希望實地研究解決楚辭上幾個草木問題。到了沅州南門城邊，也許無意中會一眼瞥見城門上有一片觸目黑色。因好奇想明白他，一時可無從向誰去詢問。他所見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並非古跡。國民黨清黨前後，有個晃州姓唐的青年，北京農科大學畢業生，用黨務特派員資格，率領了兩萬以上四鄉農民，肩持各種農具，上城請願。守城兵先已得到長官命令，不許請願羣衆進城。於是兩方面自然而然發生了衝突。一面是旗幟，木棒，呼喊與憤怒，一面是一尊機關槍同四枝步槍。街道那麼窄，結果站

在最前線上的特派員同四十多個青年學生與農民，便皆在城門邊犧牲了。其餘農民一看情形不對，拋下農具四散嚇跑了。那個特派員的身體，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釘在城門木板上，示衆三天，三天過後，方砍作五份，派火夫用籮筐抬到河邊去，拋入屈原所稱讚的清流裏喂魚吃了。幾年來本地人派捐拉夫，在應付差役中把日子混過去，大致把這件事也早忘掉了。

桃源小船載客載到沅州府，把客人行李扛上岸，討得酒錢回船時，這些水手必乘興過皮匠街走走。那地方同桃源的後江差不多，住下不少經營最古職業的人物。地方既非商埠，價錢可公道一些。花四百錢關一次門，上船時還可以得一包黃油油的上淨絲烟，那是十年前的規矩。照目前百物昂貴情形想來，一切當然已不同了，出錢的花費也許得多一點，收錢的待客也早已改用美麗牌代替上淨絲了。

或有人在皮匠街驀見水手 ，對水手發問：「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裏有的你讓別人用，用別人的你還得花錢，上算嗎？」

那水手一定會拍着腰間鹿皮抱兜 ，笑迷迷的回答說：「大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錢不是我桃源人的錢，上算的。」

他回答的只是後半截，前半截却不必提。本人正在沅州，離桃源遠過八百里，桃源那一個他管不着。

便因爲這點哲學，水手們的生活，比起風雅人來似乎洒脫多了。若說話不犯忌諱，無人疑心我袒護無產階級，我還想說他們的行爲，比起風雅人來也實在道德的多。

三月北平大城中

游勞山口占

前溪

天下名山作故知。勞峯入夢已多時。今朝省識春風面。果似吾家五老眉。大勞觀前

飈車轉入華嚴路。頑石迎人比佛多。我亦天涯倔強客。幾時來此伴頭陀。華嚴道中

冒雨登臨有幾人。何如過客倍情親。北峯九水流何往。祇帶春寒不帶塵。再游九水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王漁洋池北偶談。謂桐城姚端恪公，好生之念。出於天性。拈句云，常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子姪書之於壁。戊子典試山左。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爲風雅名家。考姚公名文然。字若侯。號龍懷。崇禎癸未進士。至清順治間。爲授給諫。累仕至刑部尙書。有虛直軒集。歌詩甚富。蘊藉醇厚有古風。漁洋司李揚州時。公寄詩云。博士風流馬繫階。（自註謂令兄西樵）揚州東閣酒如淮。後來不盡烏衣秀。疊背徒知法護佳。（自註，西樵爲予所取士，）墨妙春風揮判牘。咏懷涼月步官齋。山人十載異焚硯。此日行吟破竹鞵。此公與二王交誼之可攷者。其歌行尤擅長。而黃陂丞歌當古雁門太守行，一首。深得漢魏之遺。爲樂府正宗。公自注云。余姑夫夏公統春。以保舉授黃陂縣丞。黃人惠之。城陷不屈死。未請郵而京師不守。余懼其事久而湮也。追作歌紀之。歌辭云。崇禎帝在時。黃陂丞夏君。本自桐鄉諸生。少篤孝弟。通達五經。解一 家世良吏。爲桐所稱。應學賢良方正。恪共官職。乳哺百姓。惠我黃人。解二 賊圍我黃城。城圮隍湮。雲梯樓車。百道齊登。君正衣冠。誓殉以身。解三 賊曰爾降。爾侯爾卿。爾不降者。爾斬爾烹。公立公廷。張目而瞋。劓鼻刮舌。至死罵不絕聲。解四 公死事未上。賊陷神京。公卿戴道。稽首賊前稱臣。嗟爾殉國。黃陂縣丞。解五 此篇直起直住。敘事述語。脫手如生。仿古貴得古意者。又客有言寧武關周將軍遇吉事者。作歌以誌。寧武關前賊騎逸。寧武將軍披甲出。壯士身當百戰餘。小臣誓守孤城畢。積骸棄甲與城齊。城邊飛騎踏如泥。將軍死戰雲梯側。血污鐵衣歸不得。賊騎城中血洗刀。夫人初著錦戰袍。矢房箭盡弓絃絕。手揮雙劍如刈蒿。婦向高樓縱火死。白虹貫日暮烟紫。我爲忠烈歌國殤。招魂好侍鼎湖旁。可歌可泣。眞當行出色之作。嗟乎，甯武將軍死。而大同宣府降書繼至。明社以屋矣。周公夫人氏劉。事詳本傳。而傳奇載其太夫人死烈。未知何據。敢以質之博雅君子。又公有思婦詞效初唐體。公自注云，廣陵曲巷。忽聽琴音淒斷。異而詢之。則新嫠也。于歸未期而寡。投繯誓殉。氣絕復甦。其父母逼之。遂致再適。予聞而悲之。遂作此篇。詞云，高樓有女拂金徽。珠淚涔涔奏楚妃。鴛鴦池上原雙宿。燕子樓前遂獨飛。憶昨初嫁貼花黃。二八郎君共曲房。捲鏡手開菱碧匣。畫眉邀近鬱金牀。郎君一去悲黃鵠。嬴女宵停棲鳳曲。寶髻如雲不欲梳。紗窗映日爲誰綠。妾時攬淚誓從君。手繫雕梁白練裙。不見馬嵬銷麗骨。可憐巫峽返春雲。一自歸甯心事阻。貧家鞠女空辛苦。高堂白髮垂如霜。賤妾紅顏淚如雨。妾心一日九迴輪。欲報親恩敢顧身。鴛袖欲揚懷舊穴。娥眉重掃事新人。新人珠箔璇閨裏。寶瑟銀箏鳴北里。青陵臺上烏雙棲。白玉堂前燕新壘。可憐哀樂盡芳年。徒向雲鬟整翠鈿。淚落桃花難共語。斷腸惟訴續膠絃。按潘蜀藻云。公成進士，改庶吉士。甲申之變。投繯。家人救之，甦焉。此詩名詠思婦。不啻自況。讀之覺意致婉曲。情詞悽惋。可與梅村相頡頏。至其根觸之懷。長歌當哭。所謂欲墜之葉。無假烈風。將隕之涕。不煩哀響者。讀其詩可以察其志矣。又公喜晤王敬哉句云。可憐碧海桑三變。不待金城柳十圍。輓陳大士先生兼唁孝威逸少句云。道周杕杜無消息。江上芙蓉久寂寥。送吳鹿友相國視師楚中句云。只擬謝安遊別墅。重勞裴度慰淮西。均予喬皇之中。寓纏綿之致。至哭慈親句云。兒能強飯渾無恙。母若含飴尙復來。幾今讀者同蓼莪之悲焉。

近年英國思想的轉變

C. E. M. Joad作
歐陽采薇譯

（一）

我想述說，大約一九二六年左右，一個文化的時代，已經登峯造極，開始走下山路了，却是差不多同時，又產生了一個新時代，在思想，價值，和習慣各方面，都是極端不同的

我用「文化的時代」這個名辭，並不帶任何專門的意義如同斯賓格勒（注，Spengler 現代德國文化學家，著有Decline of the west 一書○譯者）神話中所暗含的，而且我選定的一九二六年，自然免不掉是一個稍帶武斷性的日期○我想要列舉的，大戰後時代中的特點，有些在那個日期以前，已經凋謝了○其他的，却是幾年以後，還繼續茂盛着○這些開端的話語，既然表畢，我要轉過筆鋒，來討論兩個問題○大戰後，一九二六年前，這段時期中，主要的特點是什麽？跟蹤而來的，比大戰後時期，還要後些的那段時期，又有什麽相反的特點？

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六年，那段時期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分析，從分析，引到被分析物的分裂○大戰後的時期，已經目視到反抗維多利亞主義的，一種激烈的反響○政治方面，社會主義的興起，倫理方面，習俗的破除，宗教方面，舊日天經地義般的教義，也崩潰了，文學方面，寫實主義，代替了浪漫主義○由蕭伯納和威爾士率領着，大戰前時代的那般知識分子，已經對準了維多利亞主義，堅穩如磐石般的建築，來過一個總攻擊○他們用諷刺分析的長劍，刺過尊嚴溫讓的，維多利亞派偶像的肋骨，也只刮削下來一些鋸屑和糠渣○戰後時代的第一件任務，即是將前輩人，所推倒下來的殘磚剩瓦，清除罄淨，再掃開鋸屑和糠渣○

這時期的宇宙觀，乃是破除幻想○道德的意識，經過戰爭的百端蹂躪，實際上，簡直停止作用了○人們都患着，一種倫理性的語辭恐懼症，「責任」「良心」「道德」這類的字，實際已屏除在語言之外○宗教方面，情形也好不了許多○蕭伯納的劇本，「醜惡的現實」中，末段劇詞，波普塞（Popsy）發自內心的呼聲，我沒有聖經和信條○「戰爭已經將二者從我手中射落了，」並沒有過甚其詞○整整四年工夫，戰後時

代的人們，觀察並且參預種種活動，那些活動，直接破壞西方世界官定信條的每一原則，却還受到官方代表的祝福。各國各派和平王子的僕從，都爲一片服務戰神的熱潮所搖撼，立脚不住了；而那四年三個月間，種種震駭心神的，人類的痛苦，使心性靈敏的人們，發生一種信念，以爲世界上簡直沒有上帝，如果有呢，他也已經忘記他所製造的世界，任憑牠自已如何擺佈，或許更壞一些，上帝存在着，而且很留神世界的，不過懷着惡意。

這個時期是弗洛伊德（Freud奧國心理學家，以闡明男女性在心理學上之地位著名，譯者）的全盛期。一九二幾年的初期心理分析的書籍，充斥坊肆，彷彿洪水達到最高潮一般，完成戰爭所開始的擊潰道德和宗教的工作。弗洛伊德確切地述說，宗教中的上帝，只是創造出來的一位神話性的父親，用來代替我們幼稚時代，所失却的父親，而心理複雜論的實際效果，即是除掉那些整串整套的，對於行爲的抑制，十九世紀虛僞矯飾，所稱爲道德的；根據的理由，即是我們不能遏塞心性的源泉，來壓抑牠，餓斃牠。至於道德，那只是因爲他人度着充實自由的生活，自己缺乏勇氣或魔力，所不能享受到的，而引起的，一種斥責的衝動，再變合理化一些罷了。

這一切的實際效果，即是帶挑撥性的，快樂至上主義。

假若生存沒有目的，行爲沒有正則，人們儘可以，將享樂作目的，以愉快爲正則。假若其他眞理，都不能憑藉了，至少還有「快樂」這個眞理。因此男人們，女人們，都以享受爲正則，以隨意做愛，銘酊大醉爲正則。胆大些的，還敢故意採取，一種「昏睡終日」的度日法。因而發生的，一陣陣極無聊的心情，被阿爾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安狄格海」（Antic Hay）那部小說中一段，擒拿住了，而且很精妙地表現出來，即是當甘布黎耳（Gumbril）和薇維亞緒（Mrs. Viveash）夫人，駕着一輛摩托車，繞着西區團團轉，發瘋似的，尋找可以娛樂的東西，最後停在雪爾儀特（Shearwater）門前，看一個生理學者，爲着研究科學正在踏輪自行車。

爲快樂而快樂，這個眞理的變體，即是爲美而美。「學識淺薄的人，」所享受的，粗俗的生活，隔着一個距離，即爲「雅人」所接受，而且普通的人縱情享受情慾，才能得到的快樂，他却只要從藝術性的表現中，就可以得到了。因此崇拜美學的新風氣，掃遍了各大學，牛津，劍橋都萌芽茁枝，發生了愛美生活和詩，即在愛情方面，也模仿古雅典人士。體育家和美學家，爭鬥起來了，報紙上怒氣冲冲地，叨嘮着，我們大學的退化，彷彿牠們是國家的臟腑一般。

文化界中，布隆斯伯萊派，（Bloomsbury）是最高的權威。牠的標準，統轄住文學，批評，和藝術。黎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和沃金麗亞，臥爾伏，Virginia Woolf乃是兩顆燦爛的明星。「維多利亞」Eminent Victorians時代的名人們，在一九一八年發行，一九二一年緊跟着，又出版了，「維多利亞女皇」。牠們在傳記中，特出了一種方式，而且變爲當代特點之一。許許多多斯特拉奇的仿效者中，「闢除」過去迷信的狂燄，彷彿草原的火，儘着蔓展開來。四面八方，聽見必裏剝勒的響聲，當前世紀膨脹的名譽，在嘲諷分析的火燄中，哺哺地，唧唧地，翻滾着。在批評的熱燄熾人的火下，即使是最嚴肅可畏的人物，也顯着皺縮了，領袖的傳說，偉人的神話，都一齊永遠燒焦了，或者看來似乎如此。沃金麗亞，臥爾伏的藝術，分解性也相等，只是在另一個範圍。牠所分解的，乃是建造在佈局的基礎上，充滿形形色色人物的，維多利亞派小說的堅實。臥爾伏夫人却掉轉一下，將依時間關係連繫起來的，一串流動的影色，和只有特別通融，才能派到同一人物上的，那些流動的經驗，呈獻給她的讀者。連續的心理自我即是佔有經驗的自我，這個觀念，在「大衆讀物，」一串有名的短論中，曾被明爽地駁難過。

其他作家，最享受到布隆斯伯萊福氣的，乃是勞倫斯（Lawrence）。喬埃斯（Joyce），普洛斯特（Proust），特別是普洛斯特，以後就是赫胥黎——分析，分解，而且抗逆的作家們。當時，「國民」（Nation）是布隆斯伯萊派選定的，發表意見的機關，黎昂納爾，臥爾伏（Leonard Woolf）的書評，和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羅吉爾，佛萊（Roger Fry），沃金麗亞，臥爾伏輩，偶作的卷中短文，替智識界，定下了趣味的標準。這是戰後文學的白銀時代；牠就從不曾有過，一個黃金時代。

哲學也證明了，當時分解派的影響。這個時期中，近代論理分析派興起了。近代論理學家，特意拾棄哲學習俗上的權利，即是鑑定事物的性質和目的，却派給牠一個更卑微的功用，担任用論理方法，使思想清晰條暢。當哲學家悠閒地恁坐着，默想宇宙的一切，人們說，其結果倒使我們，關於哲學家本身，知道了許多，關於宇宙，却太不夠了。但是假若他肯移轉注意力，用到語言的功用上，他的努力，或可有更大的收穫。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同時代表並表現這幾年的精神，如同蕭伯納曾經代表並表現，戰前數年的抗逆精神一般。他是知識階級意見的柱石和明鏡，羅素却還應付着

行爲主義，並解釋論理原子論。「一個自由人的崇拜」那種勇氣百倍的時代，傲然辯解人類靈魂的尊嚴，因爲牠能泰然自得地，安於不可解釋的命運，是永遠過去了。現時不可解釋的命運，不再存在，現實顯示色相，在一串中立性的細目中，靈魂也只是一個名稱，人們用來表現，不甚完全的制約的反應的。還有一大羣聰明機智的作家們，尾隨羅素之後，都儘着做風行一時的事業——使中等社會驚駭。「今日和明日」（Today and Tomorrow）叢書中，那一小本一小本的書，對於未來，加以大膽的臆測，對於現在，加以犀利的分析，很合社會風尚，流行得十分普遍。牠們實在是當代的信號。無論那一個家庭，自命有點知識或文化的氣息，至少總要有幾本，這種紫皮的小書，擺在書架上面。

我希望這些零星片段的話，可以表達一些，當代的精神。那是一種懷疑的，分析的，排除想像，和破壞迷信的精神。信仰打折扣了，科學却漲高價格。沒有信仰的意志，只是有一個很大的願望，想去尋查探究；因爲能夠尋找出來的，（至少用科學的方法），關於宇宙方面，給予人安慰或滿意的事實很少，這種精神也就缺乏食糧奄奄無生氣了。

只有政治方面，倒是有目的，有組織。這幾年，和平運動是在滋長着，工業也成功了。前者可以部分地証明，「排除謬見」趨勢的成功，那種趨勢是我曾經注意到，認爲當代特點的。「西線無戰事」算是開路先鋒，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左右，已經登峯造極，那些狂流洶湧般的，關於戰爭的書籍和電影，開除了對於戰爭的迷信，或許比較以前，還更有效力些。國家主義的愛國心，打了一個折扣，威爾斯（Wells）的「公開的陰謀」（Open Conspiracy）和「威廉・克里梭的世界」（The World of William Clissold）中，氣勢勃勃地，鼓勵着的國際精神，是已經第一次，開始蠕動着了。人們仍然信仰國聯，德國似乎也平平靜靜地，聽日內瓦的吩咐。

英國政治界中，戰後，那一串串的罷工，大約在一九二二年夏季，也已經結束了。以後那幾年勞工平穩地滋長着，直到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勞工政府，算是達到極頂了。希望是最佔優勢的情感。有知識的青年，相信他們能藉法制，使世界進步，而西敏寺的勞工政府，能做到這種進步。情感熱烈些的，加入了獨立勞工黨，有一段期間，那是國內的一種勢力，布勒斯福特(Brailsford)有一個言論機關，「新導報」（The New Leader），整整兩年工夫，這報很有國際性的重要。……以後，就是一九二四年的勞工政府，緊接着，又有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從此以後，勞工運動似乎失却了一

些成分。牠還依舊進行；投票數倒增加了；只是進行時，沒有往日的熱誠。彷彿斷了一根彈簧似的。……不管原因是什麼，反正我注意到，認為是當代宗教，道德，和哲學特點的，幻滅的狂浪，也開始使人政治了。人們愈加懷疑，如果沒有革命，勞工是否能做到，任何有價值的改革，而且誰也不能預料，革命的結果又是如何。一九二九年發生了經濟的崩潰，隨着，一個新綜合的輪廓透露出些許端倪來。

(二)

前篇文中我曾提到，一九二六年左右，一個文化的時代宣告結束，一種新方式思想和價值，卻開始透露出來。這種新方式的概略如何？這些價值的標準如何？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將知識階級和其他的人，劃分一下。

單論知識階級，幻滅的感覺，尤其政治上的幻滅，繼續存在着。各大學中，有知識的青年，都不再是希望勃勃的社會主義者，或和平主義者。戰前時期，並且也還可以算做，一九二六年前時期的特點的，一個假定，即是能藉立法，改造世界，他們已經捨棄了。他們不再認為，只要得到適當的人，並且是夠數的，適當的人，送到國會裏去，就足夠了。結果，他們對於政治的態度，變成定命論者。他們認為，用集團保衛制，來保障和平的嘗試，也已經失敗了。看起來，人類是無可救藥的。早晚，必定還有一次戰爭。不論是誰勝了，我們的文化，崩潰無疑。在這段時期中，任何嘗試，想改正我們社會制度中，明顯的不平等，或者想建立一個有計劃的經濟政策，代替這種隨意更改的，準會和資產階級，所佔有的利益衝突，因而遭遇失敗，或竟引起法西斯蒂派的反響。無論如何，我們會遇到這類情形，乃是太可能了。那麼，參加政治，決計沒有好處的。

結果怎麼呢？各人獨善其身，將心力全貫注在文學和藝術方面，並和朋友們，小聚清談。不管藝術的意義，究是什麼現代有知識的青年，心目中的文學，就是亞爾都斯，赫胥黎，勞倫斯，和伊里奧（T. S. Eliot）；他們的作品，是現代大學生書架上，所能找到的一切書籍中，最佔普遍性的。

關於知識階級，已經談了許多。其他的人，又怎麼呢？或許最簡潔地，表示其他人們，心境的變遷，只有說，他們不再仿效，或者設法仿效，知識階級。整整相反，他們倒特意躲避知識階級。八年前，英國大學中，最流行的政治思想，乃是社會主義。我懷疑現在是否還如此。當然，社會主義還很佔勢力，特別是在牛津和劍橋。但牠不再是風行一時的

信條，也不見得是準定要來的。一般的大學生，精神方面，發生了一個轉變。八年前，對於政治，他是漠不關心，現在，雖然還沒有加入政治的黨派，却漸漸開頭地，尋找政治的領袖。他是真正熱誠地，熱誠到極點地，企盼任何種類的領袖和指導。他希望有人告訴他，應當想些什麽，做些什麽。但他不再向老輩的先知者，尋求指導。戰前期的人們，從蕭伯納和威爾斯，所學得的，行爲的新方式，社會的新觀念，和價值的新標準，都不再能使人興奮了；也不再被認爲是當然的，如同戰後期的人們，所設想的一般。現在，一個代表的蕭伯納聽衆，大都是中年的闊太太們，關於這點，讀者自己可以證明，只要到經斯維廳，（Kinsway Hall）去聽蕭伯納秋季演講。

這並不是說，時代青年缺乏嚴肅的興趣，恰恰相反，他們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嚴肅。

大學教授，如果不曾注意到，現時湧入大學的青年們，和六年前的前班人物比較，所發生的，極端的轉變，那簡直是不可能。現時的學生，剛剛十九，二十的青年們就很規規矩矩彬彬有禮的。他們恭敬教師，聽講時，對於教師所說的話，聚精凝神地聽，實在太恭敬了。他們敬重老人，而且又再開始尊重婦女。在地底電車和公共汽車上，又起立讓位給婦女們了。……他們比較前班人物，對於性方面，似乎更循規蹈距些。他們並不興致勃勃地，去和女子馬馬虎虎發生關係，也不隨隨便便地，就有婚前的性交。他們甚至重新引用，已經一半遺忘的，訂婚的禮節。這時節，伴媪，重新出現於上流社會。「心」這個字，又回來了，作爲交換戀愛情感的橫臺；而代表戰後期的「性」字，漸漸退却了。

社會方面，青年們顯示「羣集」的傾向。當他們「羣集」到柏克曼主義（Buckmanism），法西斯蒂主義，或者羅馬天主教，世界倒會注意。不過還有許多其他種類的羣集。「飛到羣裏去」，真是現代特點之一。實在說，我們是生在一個有力的附從者的時代。就在這點，我所已經提到的，知識階級和羣衆間的隔離，變得最顯著了。

在剛才終結的時期中，一切事情，都由知識階級領頭。他們的信仰，興趣，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趣味，以及討論和分析的習慣，都是一般市民的，只要在他能力範圍以內。我並不是說，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們，都知道心理分析的原則；不過他們認爲，在談話中，點綴些歐底波斯（Oedipus）和自卑性等字眼，是很值得的。我並不是說，他們了解羅素的哲學；但他們準會很熱切地，談論他的學派。我也並不是說，他們欣賞「提科布的屋子」（Jacob's Room），或者「到燈塔

去」（To theLighthouse）；但他們至少準會有一本維金麗亞、臥爾伏的作品，並且很得意地，引人注意到這件事。

現在，這一切都變遷了。文學的田野中顯示，風的新動向的頭批小草，就是「好伴侶」（Good Companions）的成功。這乃是遵循着英國描繪惡漢派小說的體例，一本好書，很誠懇，只是有時太傷感些，却充滿了情事，而且人物很生動。在我心目中，他是一本可愛的書籍，但是，布隆斯伯萊派不喜歡牠。然而，恰恰就在那幾個人物中，原先將布隆斯伯萊派的評論，承認做文學和藝術界的權威的，得到極大的喜愛。「好伴侶」開始了趣味的回轉，漸漸變成逃避——避開理智化，抽象化，和分析，回到簡單的，情感的，具體的。布隆斯伯萊派的流行，是過去了，英國人長吁一口氣，表示下意識的鬆快，又重新退回到他們天然的鄙俗性。

六年前，中心點的知識階級，能够造成空氣，使各時代有一種特別的氣息，一種空氣，從中心點的布隆斯伯萊，往外散延開去， 穿過漢浦 斯特德 （Hampstead） 和揭爾希亞，（Chelsea）擴散的區域越廣，空氣就越稀薄些， 然而，即使在最遠的區域的最外面的邊界，還很有勢力，能够鑽進高爾夫球和網球的閒談中，凝聚成功，隅爾提到壓抑住的潛伏性和俄羅斯舞。現時，知識階級仍然存在，繼續顯示腦的作用，但是，附從者却減少了。思想，文化，藝術，遺傳有一個頭，尾巴却沒有了。結果，知識界中，所發生的一切，對於普通各界人物，不再有多大的影響了。國家的腦與心間，不再有一種連續了。

假若我可以被容許一次，發表我自己評價的標準，這種對於理智的反抗，似乎有時會帶些反抗文明的形態。文學方面，漢明威（Hemingway）之類的作家，創出了這個關門，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似乎有時喜歡，投合愚人們的趣味，特意用單音字和五六個字的簡單句子，寫作品，頌讚野蠻人的熱烈的情感，並且奉承有蠻勇和膂力的人們。他斥責學問和藝術時，那種焦急的心情，是多麼的痛苦呵！多麼驚恐地，他退縮着，避免那可恥的罪名——受過教育似的，漢明威先生的「訣別武器們」（A Farewell to arms）中，曾經提過一次，一個老教師。他說到曼藤拉（Mantegna）的「耶穌」，中「辛苦的指甲洞」；隨即，如同亞爾都斯，赫胥黎所評解的，被自己的疏忽所驚嚇， 趕快緊接着談別事， 如同加斯克爾（Mrs. Gaskell）夫人，不知怎麼一下子糊塗了，提到厠所，就趕快接談別事一般）很羞愧地，接着再談卑微的事情。

談話的藝術，可退步了。人們發表信仰，並不傳達觀念

；談話者也不願費勁，去得到聆聽的人；眞的，凝神靜聽變成一種死藝術了。尤其是靑年們，他們正練好一門新本領，「不聽」的本領，仗着這面擋箭牌，他們熱烈的信仰，共產主義，法西斯蒂主義，或者柏克曼主義，（Buckmanite）都能夠躲避住，不被議論的武器所損傷，也不被理智的氣息所玷污。

這麼遮蔭住，現時的這些新信條，在它們擁護者的心中，產生一種得未曾有的信任。在前一時期，人們有時總想設法知道一點，在他們冒着膽子，信仰以前；現在却不然了，他們將自己的臆測，變爲武斷，用來代替知識。這種武斷，帶上信仰的假面具， 就產生一種異常的熱誠。 一九二六年前時期消沉不見的，那般普通的愚人們，現在被這種熱誠的空氣，鼓勵着又蹣蹣跚跚地，四處出現了。我們一般人中，本性未改的人，又被鼓勵着快快樂樂地，興致勃勃地，逞着性子幹去。他吶喊着，要更大的空軍，他担心國家的安定，謹愼地保全國家的榮譽，甚至還會發現，他自己有嫌惡猶太人的心。

在這兩篇文中，我曾引用社會印象派的藝術，（意指，對於社會，只描寫初見時印象的概略，並不細詳着筆）乃是很明顯的。假若我試着描繪的，這幅圖畫的輪廓，和眞實，有任何符合處：那麼，在有智慧的人們，和那般有實施權力，或許還會日漸增加權力的人們中間，有一個越展越闊的罅隙。結果，在事件的形成方面，理智比較尋常，還更參預得少些。難道，在這個罅隙中，窺見崩裂的先聲，也只是幻想嗎？這不是有，和羅馬帝國末年，與德國革命前的時期，相同的，學術和當代生活的隔絕，既將知識階級，判劃荒漠之地，又使當代失却指導的一種隔絕嗎？

這些問題，大都是帶修辭性的言語，乃是很明顯的。眞的許多人將要反對，引起這些問題的，分析的全部。預防一些更明顯的批評，請讀者們容許，我或許會陷入，若干作家所犯過的錯誤。即是，將倫敦，牛津，劍橋，錯認作英國。我曾設法描繪的，這些傾向，任憑怎麼分析，在倫敦，總比在各省，更顯著些；而且北部的人民，尤其比較倫敦報紙，輕飄易變的讀者們，更堅實地，依戀住自由的思想。北部的代表人物，眞是「璞玉般的品格」，如同普力斯特萊（Mr. Priestley）先生將要說的，比較起來，還不會被大批生產的方法，雕琢修整；而且，理智，文化，都有價值的信仰，對於經過文明洗鍊的，思想和行爲的標準的關心，在外省比較京都，會更小心翼翼地保守着，是很有可能的。民衆教育運動的發展，供給一些，有利於這個見解的證據。然而，倫敦

的空氣，等於溫室的一般，時常將還在別處潛伏着的傾向，更促得早產些。

還有，我或許會對於現時一般人，思想，行為舉止以及各種標準，都過分地看重了，因為比較缺乏前輩人物的緣故。那般現在將要是四十歲的人們，在大戰時，死去了那麼多，這件事實，就足够使他們後輩人的傾向，更明顯地呈露出來。假若你要殺掉，一百萬二十幾歲的活動青年，你一定可以料到，你們國家二十年後，會感覺到，缺乏沉着堅實的性格。還會缺乏領袖人物。因此，現時的一般人，或許似乎缺乏指導者，只因為死神攫去了如許，天生做指導者的人物。

任憑怎麼估量，我大膽地，提出來的意見，都是極其主觀的，而且顯然的，有相反的傾向。公共圖書館中，非小說類書籍，出借冊數驚人的增加，無線電發表的一些談話中，所定下的，正直公平的新標準，叛亂法草案所引起的，反對的風潮，可以為另一種估量，供給材料。實在，我們覿面遇到，兩種不同傾向的衝突，一種努力維持我們的文化，和使牠向上發展，另一種，却退回到，已經播徧大陸一部的野蠻。這種衝突，離解決還遠着呢！據我看來，牠的解決，依據盲目的經濟力量，成分倒少些，還是要依靠人類的意志和努力——我這輩人的意志和努力。

（譯自The New Stateman and Nation, December 1, 8, 1934）

日本公佈之列强軍費

日本下議院最近要求日政府宣布最近五年來列國及日本之軍事費及軍事費對總歲出之比率，本九日經日大藏省公布，日本斷然已佔世界第一位，其詳細如左表：

▲日本（單位千元）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一九三一年度	四〇七，〇七二	二七．一八
一九三二年度	六九七，一八二	三四．六五
一九三三年度	八五一，八九四	三六．七一
一九三四年度	九四一，七三五	四二．五四
一九三五年度	一，〇二二，六四二	四六．六二

▲英國（單位千鎊）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三〇—三一年度	九三，五九七	一一．六七
三一—三二年度	九一，八三五	一一．七二
三二—三三年度	八六，九〇七	一一．〇三
三三—三四年度	九一，一九二	一三．〇一
三四—三五年度	九五，七九四	一三．五七

▲美國（單位千元）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三〇—三一年度	八六三，三九九	二一．五〇
三一—三二年度	八七五，八五四	一九．五四
三二—三三年度	七九七，二六九	一八．六八
三三—三四年度	八六九，九二二	一八．六六
三四—三五年度	八四一，七二二	一八．一四

▲德國（單位千馬克）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三〇—三一年度	七一〇，二〇一	五．八八
三一—三二年度	六八九，五九一	六．四四
三二—三三年度	六七四，四七〇	八．二一
三三—三四年度	六七一，一二四	一一．三一
三四—三五年底	八九四，三二三	一三．八五

▲法國（單位千法郎）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三〇—三一年度	一一，〇九九，三四四	二三．〇二
三一—三二年度	一一，五七二，七二三	二二．八五
三二年度（九個月）	九，〇六一，四三三	二三．三八
三三年度	一〇，九三七，九三三	二一．六七
三四年度	一〇，八二一，五三八	二一．五七

▲意大利（單位千里拉）

	軍事費	軍事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三〇—三一年度	五，〇七九，九八八	二五．七九
三一—三二年度	五，二五五，七三三	二七．二〇
三二—三三年度	五，二七三，二一六	二六．二九
三三—三四年度	四，六九一，五四七	二二．七六
三四—三五年度	四，三九四，八三七	二一．二九

芥川龍之介的「河童」

江寄萍

芥川龍之介的小說，並不像菊池寬那樣幽默，有時倒是很沉痛的，他在一篇「河童」的小說中，罵文人對於書籍之粗製濫造，却非常的深刻。這篇像是童話，然而又不是。河童是一種水旱兩棲的動物。這篇就是敘述在河童國中遭歷的各種事，雖然是河童國的事，然而像完全是我們社會的事一樣，這篇同中國的「何典」差不多，何典中所說的雖然都是鬼話，然而形容的都是人間的事，他那篇「河童」也是那樣的。

他說河童國的人製造書籍是這樣的：

「我和年輕的河童工程師一道進工廠裏去，看見用水力電氣爲動力的大機器時，才驚嘆河童國裏機器工業有如此的進步。據說這裏一年間製造七百萬部的書。然而，驚奇的不在乎書籍的部數，而是製造這麼多的書却不用麻煩的手續這回事。因爲此國製造書籍，只要以機器的漏斗形的口放進紙和墨水和灰色的粉末就夠了。這些原料放進機器裏面去時，不到五分鐘便造成菊版，四六版，菊半截版等等無數的書籍。我看着如瀑布流下來的種種書籍，向迴過頭來的河童工程師問這灰色的粉末是什麼。工程師仍站在發黑光的機器前，不高興似的回答。這個麼？這是驢馬的腦髓，只乾燥它一次，使之成爲粉末，那就夠了。時價一噸爲二十三錢。」

這像是開玩笑似的說一樁奇怪的笑話，然而却沉痛極了，我們社會上有沒有粗製濫造的出產多量的五顏六色的書籍來欺騙讀者呢？

他很驚奇河童國的工人爲什麼永遠沒有罷工的事。他說這國內每年總要開除四五萬個工人，何以報上却永沒有刋登着工人罷工的新聞。於是有一天他便跑到河童的玻璃廠經理格爾家裏去問他，格爾的回答是把這全部開除的工人都吃掉了。

「——把職工都殺掉了，其肉用作食料。請看這裏的報紙吧，本月剛好開除了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個職工，因此肉也便宜了這許多。

——職工被殺不反抗嗎？

——騷擾起來又有什麼辦法呢，這裏有職工屠殺法的法律。

這是在楊梅盆植後面皺着臉的柏布的話。我當然覺得不快。可是，主人公的格爾自不用說，柏布和紮克也都以爲是應該如此似的。紮克笑着並帶嘲諷似的向我說。

——總之，由國家來省略餓死或自殺等手續而已。只要輕輕的嗅一下毒氣，別無多大痛苦的。

——然而，吃他們的肉，那未免……

這一段形容的是河童國的事嗎？當然不是，我們社會上人吃人的事是很多的，當然不僅河童。

我國關稅戰時怎樣？（九）

麥健曾

第二目　歐戰時英德兩國的關稅收入

歐戰是近世最驚天動地的國際戰爭，那時參戰各國的關稅收入，也是研究戰時關稅最好的先例。我們現在一研究英國德國那時的關稅收入，以例當時協約及同盟兩方的各國。

歐戰時各作戰國不只用軍事上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來制敵方的死命，而且用經濟的力量來摧殘敵方。各國都想保持以及增加國內軍事上以及國民生活上所需要的各種物品，想摧殘敵國的農工商業，設法禁止本國上述那兩種物品輸入敵國，以減少敵人的作戰能力。所用的手段，有下列數種。

第一種辦法是與敵國完全斷絕經濟關係，國內的物品，都不許輸入敵國。

作戰國間雖然停止經濟往來，但是各中立國仍然可以將雙方作戰國的物品，輸入對方，所以不能不禁止中立國將本國不願輸入敵方的物品輸入敵方。戰事開始不久，德奧兩國政府即宣佈一九零九年倫敦會議宣言所認爲戰用品的各種物品爲戰用品，不許中立國將這種物品輸入協約各國。不久法意兩國也公佈同樣的公文，禁止中立國將上述的戰用品輸入同盟各國。此後雙方對于認爲戰用的物品，還繼續的增加。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是限制國內貨物出口。在開戰的初年，不許出口的物品只是少數。及後不許出口的物品，與時俱增，以至最後一切可以出口的物品，都不許出口，除非獲得政府的特別許可。于是出口貨物，都由政府去統制。

不止如此，連入口貨物也受限制。許多國關于帶奢侈性質的貨物，都限制或禁止進口。例如一九一七年，意大利政府規定除了政府所用的物品，以及農工商勞工各部所指定之各種工業所需用的食料以及原料品之外，一切外國物品，都不許入口。

這種辦法目的是在乎使入口輸船多些地方裝載食品，原料品，戰事用品；使與外國的匯兌率因爲外付減少的原故，較爲有利于本國；使國內人民減少消費，多留資金來供政府

之用;使從前靠敵國供給的物品,能在本國製造。這是第四種辦法。

限制出入口貨物之後,還怕輸入中立國的物品會輾轉入了敵國,故此協約以及同盟各國與鄰近敵方的各中立國訂立合同,組織團體,監視輸入中立國的物品,不至輸入敵國。一九一六年九月二號德意志瑞士兩國所訂的合同,對于束縛中立國的貿易最爲嚴密。此合同不只禁止瑞士將從德國輸入的物品輸到協約各國,而且凡是用德國機器在瑞士製成的物品,用德國原料造成之機器的出品,以及用德國燃料製成的物品,都不能輸至協約各國。

作戰雙方摧殘對方國際貿易的方法,還不是只此便了。在協約方面,則封鎖敵方港口,在同盟方面,則用潛水艇來炸沈敵方一切船隻,以至中立國供給敵方物料的船隻。

我們現在看看在這種局勢之下,英德兩國在戰事時期的關稅收入。

英國那方面因爲向來稱霸海上,海軍軍力非常雄厚,足以維持它在海上與各國的交通,所以與各國的貿易,雖然有時受德國潛艇的牽制,也能繼續。

況且向來與英國有大貿易的國家,不是與它協約,便是它的屬國。就是美國也不怕德國的恐赫,仍然繼續與英國貿易。更加以英國戰時的特別需要,所以英國的戰時國際貿易額,有加無減,而入口額反見大量增加,如下列的表。

英國戰時出入口貨物數額(單位百萬金磅)

年份	入口	出口
一九一三	七六八,七	五二五,二
一四	六九六,六	四三〇,七
五	八五一,〇	三八四,九
六	九四八,五	五〇六,三
一七	一〇六六,七	五二五,二
一八	一三二〇,七	四九八,三
一九		

但是英國向來是不徵收出口稅,而入口稅也只向幾種物品徵收。戰前納入口稅的物品,只有可可,咖啡,菩苣,葡萄乾,乾果,酒及酒精,糖,茶,烟以及汽車油。戰時加徵入口稅的物品,有影戲片,汽車,樂具,火柴,機械的點火器,飯時飲料,鐘表及其他零星雜物。

新稅品增加不多,但是舊稅品的稅率却增加不少,故此入口稅收在戰時亦略有增加如下列的表。

英國關稅收入分類表（單位百萬英金鎊）

物名 / 年份	一九一三—一四	一九一四—一五	一九一五—一六	一九一六—一七	一九一七—一八	一九一八—一九	一九一九—二〇
可可，咖啡，等	·五六	·六〇	一·〇五	二·二三	二·九六	三·二五	三·一五
苦荳，葡萄乾，乾菓	·五一	·四七	·六二	·五四	·二三	·二八	一·〇五
酒及酒精	四·四四	四·九七	五·三二	四·一七	三·四八	五·五八	一六·一六
糖	三·二七	三·二〇	八·八五	一七·九五	一五·〇七	二七·〇一	四〇·八八
茶	六·五〇	八·九三	一三·九六	一四·三一	一二·五二	一六·〇五	一七·七四
烟	一八·二六	一九·二七	二五·七四	二七·三四	三三·二九	四六·二三	六〇·八六
菓製酒	一·一五	一·〇〇	一·〇八	·八九	·七八	一·四一	二·二四
汽車油	·八二	·九四	一·七六	一·九二	一·六五	二·一六	二·九九
影戲片			·一八	·一七	·一五	·一七	·二〇
汽車			·五四	·二一	·一二	·一九	二·〇〇
樂具			·〇七	·〇七	·〇六	·〇六	·二四
火柴，機械的點火器				·三七	·〇二	·三二	一·〇九
飯時飲料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鐘表			·二四	·四六	·四五	·六六	·九二
雜物	·〇五	·〇五	·一五	·〇五	·一〇	·〇九	
總數	三五·五七	三九·一五	五九·五八	七〇·七一	七〇·八九	一〇三·四七	一四九·五五

至於德國呢，因爲受了上述各種國際貿易上的限制，以及協約國的封鎖，入口貨物在戰時大量減少。入口額既然極端萎縮，提高稅率也是無補，同時又因德國在大戰之前半期，採不增稅政策，所以到戰事末年始略略提高入口稅率，因

此之故，德國戰時入口稅收，逐年大量減少，如下列之表。

德國聯邦政府戰時稅收（單位百萬純馬克）

年　度	遺產稅，販賣稅，增值稅，印花稅，運輸稅，	關　稅	煤　稅
一九一四——一五	二二八	五六一	
——一六	二一五	三六〇	
——一七	四〇六	三四八	
——一八	八五〇	二三三	四一三
——一九	一，三五六	一三三	七五一

從英德兩國歐戰時的經驗，我們知道近代戰爭，是免不了互相摧殘對方的國際貿易，除非本國的海軍力能夠稱霸海上，能保護本國的船隻往來，出入口額定有大量的減少，而關稅稅收，一定一落千丈，故此關稅稅收，在戰時是不可靠的。

第三目　甲午中日之戰

根據外國的經驗，在與外國作戰的時候，關稅稅收是不免要受戰事的惡影響的，但是在中國是否也同一樣呢？我們解答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以及一九三二年在淞滬的未宣而戰的中日戰役便可分曉。

中國因爲朝鮮問題與日本衝突，于是乎在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與日本宣戰，到一八九五年四月締結馬關和約結束戰事，一共有八個月的戰事。

這次戰事對于我國關稅稅收有甚麼影響呢？直截了當地說，是沒有任何的影響。這種情形，一看下列的國際貿易數額表，以及關稅稅收表便可了然。在這戰事期內，不只貿易額，稅收額，沒有減少，而且微有增加，最奇的是中日貿易額在這個期內有增無減。

我國關稅收入一八八三——一八九五

年　份	入口稅收	出口稅收	沿岸稅收	船　鈔	子口稅收	鴉片釐金	總　計
	關兩	關兩	關兩	關兩	關兩	關兩	關兩
一八八三……	四，四〇一，三八七	七，五五四，三〇七	六九七，五〇八	二六四，〇四四	三四九，五二一		一三，二六六，七五七
一八八四……	四，三七五，三三七	七，七八〇，八一六	七四五，五四八	二三〇，九一四	三六八，〇六三		一三，五一〇，七一二
一八八五……	五，〇七三，七七〇	七，八九八，九〇〇	八〇三，一四五	二九八，九〇九	四〇〇，〇四三		一四，四七三，七六六
一八八六……	五，〇一八，一六六	八，六〇三，八七五	七八四，〇〇一	三三三，三四七	四〇六，二九九		一五，一四四，六七八

一八八七……	五,七〇〇,四六二	八,五一〇,〇九八	九三五,七七二	三一六,四四三	四三三,七八二	四,六四五,八四二	二〇,五四一,三九九
一八八八……	六,六三五,二六三	八,二八〇,六四七	八九〇,四〇四	三三三,三一二	四一五,八六〇	六,六二三,四〇六	二三,一六七,八九二
一八八九……	五,八六八,二六三	八,二二四,八〇八	九一二,八八一	三二六,四四三	四一六,〇七七	六,〇八五,二九〇	二一,八三三,七六二
一八九〇……	六,五二八,九一四	七,五二一,三八八	九四五,八一七	三三九,八九二	五四一,二四三	六,一二九,〇七一	二一,九九六,二三六
一八九一……	七,一五九,八一三	八,二〇〇,五〇四	一,〇三九,九二七	三九一,五七二	五二八,二九九	六,一九七,九〇六	二三,五一八,〇二一
一八九二……	六,七二三,七五六	八,三一五,二八九	一,一一三,一一一	三八一,五八七	四七九,三〇四	五,六六七,〇〇七	二三,六八九,〇五四
一八九三……	六,八〇二,〇八七	八,四六三,〇六〇	一,一四一,〇三三	四〇一,〇九七	四一九,三〇一	五,三六二,七三三	二一,九八九,三〇〇
一八九四……	六,五四六,二九九	八,八二〇,〇一二	一,二〇三,四五八	四七九,六三五	四二三,八九八	五,〇五〇,三〇三	二三,五三三,六〇五
一八九五……	六,〇三九,五八二	九,〇二五,五五七	一,二二六,三六一	四七八,八一七	五二〇,九二七	四,一〇四,一四五	二一,三八五,三八九

我國出入口貿易價值表 一八八三——一八九五

（單位海關兩）

年份	入口貨物價值	出口貨物價值	總計
一八八三	七三,五六七,七〇二	七〇,一九七,六九三	一四三,七六五,三九五
一八八四	七二,七六〇,七五八	六七,一四七,六八〇	一三九,九〇八,四三八
一八八五	八八,二〇〇,〇一八	六五,〇〇五,七一一	一五三,二〇五,七二九
一八八六	八七,四七九,三二三	七七,二〇六,五六八	一六四,六八五,八九一
一八八七	一〇二,二六三,六六九	八五,八六〇,二〇八	一八八,一二三,八七七
一八八八	一二四,七八二,八九三	九二,四〇一,〇六七	二一七,一八三,九六〇
一八八九	一一〇,八八四,三五五	九六,九四七,八三三	二〇七,八三二,一八七
一八九〇	一二七,〇九三,四八一	八七,一四四,四八〇	二一四,二三七,六九一
一八九一	一三四,〇〇三,八六三	一〇〇,九四七,八四九	二三四,九五一,七一
一八九二	一三五,一〇一,一九八	一〇二,五八三,五二五	二三七,六八四,七二三
一八九三	一五一,三六二,八一九	一一六,六三二,三一一	二六七,九九五,一三〇
一八九四	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	一二八,一〇四,五二二	二九〇,二〇七,四三三
一八九五	一七一,六九六,七一五	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	三一四,九八九,九二六

這種現象，在我們現在看來，差不多奇怪到不可相信，但是它有它合乎情理的原故。

第一是甲午中日作戰的戰場，是在朝鮮，奉天，以及黃海這些地方，與我國國際貿易沒有若何的關係。當時的國外貿易，是集中于華中，以及華南。這些地方，都未受到戰禍，貿易可以照常進行。

第二是我國的國外貿易，是操于外國人手裏，不論國內政治如何，作戰與否，他們還是不改常態地去經營他們的貿易。

第三是當時的戰爭利器，遠不如現代的那樣耗費，況且當時我國方面担負戰事的官員，多是望風而逃，與及望風而降。這種作戰方法，是最省經費的，所以政府也用不着多少欵項去當戰費。最大筆的用費是敗後賠欵。那次賠的二百三十兆，也可以用借洋欵的方法來應付，——借的是一八九八年的英德借欵。更加上當時的賦稅制度，是不使加稅，內國公債還未通行，所以政府幷未增加人民的賦稅担負，去籌戰費，使人民要減衣縮食，來幫助政府。政府也未有發行內國公債，去吸收人民可以用于經營事業的現金。更加以當時的人民，沒有國家觀念，以為與日本打仗是朝廷的事，與他們沒甚相干，不是打到來他們依然可以照舊享用，照舊安居樂業。人民的經濟，既然沒有受戰事的影響，自然國際貿易額，以至關稅稅收的數量，也不至受若何的惡影響了。

不只中日之戰，有如此的現象，從上面登載的我國歷年國際貿易額表，就可以看出一直到宣統年間，我國的國外貿易額，幷不因為與外國打仗而減少。

第四目　中日淞滬之戰

前例中最能表示將來我國與外國戰爭對于我國關稅收入的影響，定要推民國二十一年中日淞滬之役。

這次戰役，雖然是開始于一月二十八日晚，而停止于三月六日前後，共約三十六日。作戰區域是上海市，寶山，嘉定，太倉等縣之全部，或一部，約三千三百方里。作戰兵力，日方約六萬六千人，我方則約五師。雖然是不宣而戰的戰，但是也很能指示我們戰時我國關稅會受的影響。

這次戰役影響我國關稅收入，當然是由影響我國國際貿易額。我們先研究對于國際貿易全額的影響。下列兩張表很明顯地證明這次戰役，雖然是局部，却使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在戰事時期中有大量的減少，尤其是進口貨的數量。戰事劇烈之二月的我國進出口貿易額，與上一年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七；與民國十五年的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即是與同年一月貿易額比，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短了四千八百多萬關兩。至于出口貨額所受的惡影響雖稍輕，但亦不少。二月的出口額與上一年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與民十五年的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即與一月的比，也減少了百分之十一，短了六百多萬關兩。最受影響的是進口貨額。

民國二十一年各月我國出入口貿易表

月份	出口淨數	入口淨數		總計	入超
		金單位	關平兩		
一月	四七、七五九、四八〇	九二、七八七、九一三	一〇三、一八〇、一五九	一五〇、九三九、六三九	五五、四二〇、六七九
二月	四一、四九〇、一七九	五五、八八一、八〇三	六一、三五八、二二〇	一〇二、八四八、三九九	一九、八六八、〇四一
三月	五一、八八七、二二六	八六、七八一、七九三	九五、七二〇、三一八	一四七、六〇七、五四四	四三、八三三、〇九二
第一季	一四一、一三六、八八五	二三五、四五一、五〇九	二六〇、二五八、六九七	四〇一、三九五、五八二	一一九、一二一、八一二
四月	四九、六八二、九八八 ❖四九、七二一、七二二	一一〇、三一三、二八七	一二七、八五三、一〇〇	一七七、五三六、〇八八	七八、一七〇、一一二
五月	五〇、四八五、九三一	一〇〇、二五五、四八三	一一九、五〇四、五三六	一六九、九九〇、四六七	六九、〇一八、六〇
六月	五六、三八〇、七四七	八二、三三三、六二四	九八、七〇六、〇二五	一五五、〇八六、七七二	四二、三二五、二七八
第二季	一五六、五四九、六六六	一九二、八九二、三九四	三四六、〇六三、六六一	五〇二、六一三、三二七	一八九、五一三、九九五
七月	二九、五八〇、〇〇八	五六、三七八、七六四	六九、五一五、〇一六	九九、〇九五、〇二四	三九、九三五、〇〇八
八月	三一、四三四、九四八	六七、一六七、七八八 ❖六七、四一二、七三九	七九、五二六、六六一 ❖七九、七九四、九五〇	一一〇、九六一、六〇九 ❖一一一、二二九、八九八	四八、〇九一、七一三 ❖四八、三六〇、六〇二
九月	三〇、五七一、二九九	五八、八五三、三六〇	六九、三二九、二五八	九九、九〇〇、五五七	三八、七五七、九五九
第三季	九一、五八五、二五五	一八二、三九九、九一二	二一八、三七〇、九三五	三〇九、九五七、一九〇	一二六、七八四、六八〇
十月	三〇、八五七、九九八	六三、三五九、二六一	七六、一五七、八三二	一〇七、〇一五、八三〇	四五、二九九、八三四
十一月	三三、〇七九、二二〇	六〇、二七七、四〇八	七四、二〇一、四八九	一〇七、二八〇、六九九	四一、一二二、二七九
十二月	三八、一九五、九二一	五五、九五七、九七七	七三、一三七、〇七六	一一一、三三二、九九七	三四、九四一、一五五
第四季	一〇二、一三三、一二九	一七九、五九四、六四六	二二三、四九六、三九七	三二五、六二九、五二六	一二一、三六三、二六八

民國二十一年各月出入口貿易價值指數統計表

月份	出口		入口		總計	
	指數以十五年每月平均數爲基數	百分比與上年每月平均百分比較	指數以十五年每月平均數爲基數	百分比與上年每月平均百分比較	指數以十五年每月平均數爲基數	百分比與上年每月平均百分比較
一月	六六、三一	六三、〇二	一一〇、二五	八六、三七	九一、〇八	七七、三一

二月	五七、六〇	五四、七四	六五、四九	五一、三六	六二、〇六	五二、六八
三月	七二、〇四	六八、四六	一〇二、一七	八〇、一三	八九、〇七	七五、六〇
四月	六八、九八	六五、六〇	一三六、四七	一〇七、〇三	一〇七、一三	九〇、九三
五月	七〇、〇一	六六、六一	一二七、五六	一〇〇、〇四	一〇二、五八	八七、〇六
六月	七八、二八	七四、三九	一〇五、三六	七六、〇七	九三、五九	七九、四三
七月	四一、〇七	三九、〇二	七四、二〇	五八、一九	五九、八〇	五〇、七五
八月	四三、六四	四一、四八	八四、八九	六六、八〇	六六、九六	五六、九七
九月	四二、四四	四〇、三四	七四、〇〇	五八、〇四	六〇、二九	五一、一七
十月	四二、八四	四〇、七一	八一、二九	六三、七五	六四、五八	五四、八一
十一月	四五、九三	四三、六五	七九、二〇	六二、一一	六四、七四	五四、九五
十二月	五三、〇三	五〇、四〇	七八、〇七	六一、二二	六七、一九	五七、〇二
全年	五七、〇〇	五四、一七	九三、三三	七三、一九	七七、五四	六五、八一

二月的入口數額與上一年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九；與民十五年每月平均數比，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即與一月的數比，也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一，短少了四千一百多萬關兩。這樣高度的減少，一閱下列的表，可知即是折成美金來計算，也沒有多少分別。

民國二十一年各月我國國際貿易折金統計表

月份	關兩與美金比價	出口		入口		總計	
		折美金值	與上年折金比較	折美金值	與上年折金比較	折美金值	與上年折金比較
一月	〇·三六	一七、一九三、四一三	六六·七二	三七、一四四、八五四	九一·四五	五四、三三八、二六七	八一·八五
二月	〇·三六	一四、九三六、四六四	五七·九六	二二、〇八八、九五九	五四·三九	三七、〇二五、四二三	五五·七七
三月	〇·三六	一八、六七九、四〇一	七二·四九	三四、四五九、三一四	八四·八四	五三、一三八、七一五	八〇·〇五
四月	〇·三五	一七、四〇二、五九九	六七·五三	四四、七四八、五八五	一一〇·一八	六二、一五一、一八四	九三·六二

五月	〇·三四	一七、一六五、二一七	六六·六一	四〇、六三一、五四三	一〇〇·〇四	五七、七九六、七六〇	八七·〇六
六月	〇·三三	一八、六〇五、六四七	七二·二〇	三二、五七二、九八八	八〇·二〇	五一、一七八、六三五	七七·〇九
七月	〇·三二	九、四六五、六〇三	三六·七三	二二、二四四、八〇五	五四·七八	三一、七一〇、四〇八	四七·七七
八月	〇·三四	一〇、六八七、八八二	四一·四八	二七、一三〇、二八三	六六·八〇	三七、八一八、一六五	五六·九七
九月	〇·三四	一〇、三九四、二四二	四〇·三四	二三、五七一、九四八	五八·〇四	三三、九六六、一九〇	五一·一七
十月	〇·三三	一〇、一八三、一三九	三九·五二	二五、一三二、〇八四	六一·八八	三五、三一五、二二三	五三·二〇
十一月	〇·三二	一〇、五八五、三四七	四一·〇八	二三、七四四、四七六	五八·四六	三四、三二九、八二三	五一·七一
十二月	〇·三一	一一、八四〇、七三五	四五·九五	二二、六七二、四九四	五五·八二	三四、五一三、二二九	五一·九九

中日間的貿易，在這個時期所受的打擊，更為重大。二月份中日貿易總額比上一年每月平均數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一；即是與一月份的數目比，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一。出口額的減少量，比較細些。二月份的出口額比上一年每月平均出口額，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九；比上月份的數目少了百分之四十七。受打擊最慘的是日本的進口額。二月份的進口額與上一年每月平均進口額比，竟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三；與一月份的數字比，却沒有多少分別。因為九一八之後，抵貨運動風起雲湧，日貨的進口，早就已經大減特減，而二月份長江各口岸大額的減少，有華北各口岸的增加去抵補，所以一月份與二月份的數字比較，無顯著的差別。上述的情形，參閱下表便更明白。

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季中日貿易表（單位關兩）（包括復出口在內）

月份	出口 數值	出口 與上年平均百分比	入口 數值	入口 與上年平均百分比	總計 數值	總計 與上年平均百分比	出超（十）或入超（一）
一月	一六、一三三、三五四	七八·一五	八、九九六、九四〇	三七·二〇	二五、一三〇、二九四	五六·一二	（十）七、一三六、四一四
二月	八、五六三、六九八	四一·二二	八、八八九、五八六	三六·七六	一七、四五三、二八四	三八·八二	（一）三二五、八八八
三月	一三、〇八九、六一四	六三·〇一	一三、四四九、二四〇	五五·六二	二六、五三八、八五四	五九·〇三	（一）三五九、六二六

因滬戰中日貿易慘落的情形，一看下列的表，就可知即使折成日金計算，也是與用關兩計算的情形相髣髴，貿易額的減少，不是因匯兌上的變遷，而大部份是實貨交易之減少。

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季中日貿易按日金折算表

月份	比率	出口 關平折合日金	出口 百分比	入口 關平折合日金	入口 百分比	總計 關平折合日金	總計 百分比
一九三一年每月平均	〇·六九	一四、二九二、一一九	一〇〇	一六、六八五、七二五	一〇〇	三一、〇一九、二四四	一〇〇
一月	〇·九九	一六、一七〇、〇二〇	一一三·二二	八、九〇六、九七一	五三·三八	二五、九六七、九九一	八三·七二
二月	一·〇六	九、〇七七、五二〇	六三·五一	九、四二二、九六一	五六·四七	一八、五〇〇、四八一	五九·六四
三月	一·一二	一四、六六〇、三六八	一〇二·五八	一五、〇六三、一四九	九〇·二八	二九、七二三、五一六	九五·八二

全國對外貿易受淞滬之戰的影響，固然如上述那樣惡劣，但是上海一埠對外貿易所受的打擊，更其利害。民國二十年上海直接進口貨物總值爲八萬三千三百六十萬關兩，民二十一年跌落到五萬零九百三十多萬兩，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九。直接出口貨物總值民二十年爲二萬七千七百五十萬關兩，民二十一年爲一萬五千七百多萬兩，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三。

至於在戰事劇烈的二月，進口貨物總值更有驚人的暴落。一月進口額尚有六千零七百九十多萬關兩，二月進口額竟跌到二千五百一十多萬關兩，上下兩月相比，竟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九。但是出口數額，却沒有多少變動。這些情形下列的表更詳細地表出。

民國二十一年各月上海出入口貿易表

月份	進口關兩	出口關兩
一月	六〇、七九八、八五〇	八、四三四、七八五
二月	二五、一一二、六七五	九、五六九、四七〇
三月	三五、八六九、四四七	八、四四九、六三五
四月	五六、二〇九、八二二	九、五六四、一〇一
五月	五六、九七九、九七二	一〇、六三三、九二一
六月	四七、八〇九、八七七	一二、〇八七、八九九
七月	三六、一七〇、一二三	一四、九二九、九七一
八月	四四、三一三、一四二	一五、四八九、五七九
九月	三五、七三三、一四〇	一四、六八一、二一五
十月	三四、〇三九、二三六	一五、一二二、八八二
十一月	三六、九八八、一〇七	一六、八八六、八一八
十二月	三九、二九一、八一二	二一、二七七、一八七
全年共計	五〇九、三一六、二〇三	一五七、一二七、四六三

根據這幾層分析，我們知道這月餘淞滬一隅的不宣而戰的戰，不只令我國與敵國間的貿易，以及戰事區域的對外貿易，尤其是進口，有百分之五十上下的減少，即是全國的國際貿易，也大受打擊，而有巨額的減少。貿易額減少，關稅稅收自然也跟着跌落，一隅的戰其影響已經如此，如果全國正式的作戰，國際貿易，以至關稅收入所受的影響，眞有些不堪設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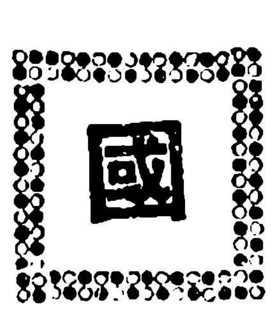
（未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三月廿一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一）發行金融公債：醞釀多日之救濟經濟危機方案，已於二十日由財政部長孔祥熙提出中政會議，決議，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政府此次發行公債目的，在運用此欵，以作救濟金融之用○發行手續，正在辦理，即以票面一萬萬元作抵六千五百萬元，撥交中央中交等三行，充實資金○按此種辦法，在目前金融緊迫之際，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惟增加中交兩行官股三千五百萬元，與十七年頒佈之中交兩行條例衝突，中國銀行條例第二條載股本總額定爲二千五百萬元，政府認五百萬元，餘由人民承購，又增加股本時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部核准增加之，又章程載明添招股本先儘商股認購○政府此舉是否有意統制兩行，不得而知，但證以汪院長所說『絕無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似已有人惑疑政府將採取統制金融政策矣，（二）救濟黃河決口：黃河貫台決口，自去年興工堵築以來，耗廢鉅金迄未合龍，原因治河機關事權不一，誤於舊法堵築○已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擬定分工辦法，由黃災救濟委員會工振組負堵口之責，改於決口上流築挑水壩，迫水南流，以減水勢，另於決口處掛淤，減少沖力，現正照此計劃積極進行○（三）剿匪軍事：徐向前匪雖同竄川北，進襲巴中，各軍在蔣委員長統一指揮之下，正取包圍形勢，陝南中央軍胡宗南師與陝軍孫蔚如軍亦在努力截擊中，本週軍報雖沉寂，然前線陣勢，似甚穩固○朱毛一股又由黔北西竄，倘同擾川南，循上次故道入敘永古藺一帶○中央軍薛岳部已與川滇黔各軍協同截剿，朱毛實力，自經數次敗潰，損失不少，當不能爲大患也○湘西蕭賀一股，據何鍵電告，各軍已進抵桑植永順邊界，桑植城克復在即，蕭賀有竄鄂邊之勢○至於陝北共匪，盤踞多年，北平軍分會爲澈底肅清計，已派毛炳組織參謀團入陝北主持，並調晉軍楊耀芳部方克猷旅入陝，協同井岳秀高桂滋進剿陝北殘匪○

本週國外大事　德廢止和約：德國元首希忒拉於十六日發出驚動世界之廢止和約軍事條欵，重整軍備，規定陸軍十二個軍團，計三十六師人○歐洲諸國聞此消息，張皇失措○英國尚以調停地位自居，外長西門與掌璽大臣艾頓將赴德與希忒拉談判○法國則提出國聯申訴，而英法義三國代表將於二十三日在巴黎開會，交換對於德國重整軍備之意見○俄國現尚未表示態度，惟指摘德國政策乃由於英國態度所造成○國際局勢，縱橫複雜，今後更難望安定矣○





中政會決議發公債一萬萬

關於救濟金融恐慌及滬市問題，孔祥熙迭與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會晤商議具體辦法，上週已誌其經過，本週中滬市工商團體，亦積極協商研究救濟辦法，孔自十五日由京返滬後，又與各方商洽此事，十九日晨復回京，二十日向中央提出救濟工商業辦法，經中政會議二十日晨開會，決議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孔當晚即返滬，與三銀行及工商界商貸欵手續，據孔對中央社記者談稱：

『我國工商業所以衰頹至今日之危急地步，原因固多，最要者實爲貿易入超及受美國白銀政策之影響，致國內存銀巨量流出，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除已先後設法防止白銀巨量流出外，目前欲求救濟，一面應獎勵輸出，減少入超，一面增厚銀行資力，以便通融資金，安定市面，現本部提議兩案，（一）爲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元撥充中央銀行資本，二千五百萬元撥充中國銀行資本，一千萬元撥充交通銀行資本，三行會擬押放欵項辦法，實行救濟市面，誠以工商界通融資金，向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爲中心，博施濟

衆，三行自難應付，故政府在此財政極端困難之時，猶發行公債以爲三行充實資本，用意即在於此，(一)爲分別減免出口稅及裁撤轉口稅，用意在獎勵輸出，減少入超，及減輕人民負擔，便利貨物流通，該兩案業經本日中政會議通過，一俟各項手續辦理完竣後，即可定期實行，」

汪院長二十一日發表談話謂，金融公債之發行，其目的在增加中央及中交三行之資本，藉以活動金融，使工商業有所挹注，絕無縱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云，孔二十一日晨到滬後，在中央銀行與銀行界領袖晤談，並對報界談金融公債之發行，意在活動金融，以工商團體請求救濟，故有此變通辦法，可以不必另發用張云，公債條例，已送立法院審議，此項公債，係以新增關稅爲担保，按月在關稅收入項下撥付本息分十年還淸，年息六厘，將來決不流通市面，至決定裁撤之轉口稅，每年總收額約一千五百萬元，此係維護工商業獎勵出口起見，減輕出口稅，故不得不另籌抵補辦法，對進口稅率，仍擬加增，此種計劃，目前能否救急，困難甚多，自非短時間內所能辦到，而突然增加官商合辦之中交兩銀行資本三千五百萬元，政府眞意所在，殊令人不解，以目前金融緊迫而論，上海工商業需要現金週轉甚亟，金融界能否放欵，誠屬疑問也，至小工商業借欵案，銀行方面，已組織銀團辦理，錢業十五日開會，對原則通過，但不加入銀團，僅由各莊各自量力爲之，而希望放欵之小工商業態度忽轉與錢業接近，又地產商人方面，冀求促成地契變押現金，十七日大地產商人集議擬組織地產業主協會，嗣以此名稱難得社會同情，決改爲上海商業經濟協會，推程霖生虞洽卿等爲委員，擬呈請政府設地契保存庫，收受請求抵押之房地契，發行流通券五萬萬元，此種辦法亦是空談，金融界決難辦到，至於紗業方面，華商紗廠聯合會十九日具呈政府，請由中央銀行以四厘低利貸欵救濟，各廠須借五千萬至一萬萬元云，

外部否認東鐵買賣聲明

中東路非法買賣既於本月十一日日「僞」俄三方簽訂草約，我外交部始於十六日向九國公約國各關係國政府致送節約並附以中國政府之聲明書，對中東路非法買賣行爲，表示嚴正態度，除聲明不承認僞俄非法買賣行爲外，並保留一切權利，已將上項文件訓電駐在各該國公使，向各該國政府提出，十八日外部發表聲明書全文如下，

「查中東鐵路全線敷設於中國領域以內，爲中華民國政府暨蘇維埃聯邦政府共同經營之企業，此路既爲東省必不可少之交通工具，其地位之重要，不僅關係中國之經濟組織，且關係歐亞兩洲之鐵路交通，該路係由中國政府供給一部份資本，特許敷設，其現有之地位，經明白規定於民國十三年中蘇兩國所簽協定之中，中國既爲地主國家，對於該路除根據條約上之權益外，且享有固有主權，按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節，明白規定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蘇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依據該協定，蘇聯政府允許中國政府得隨時贖回蘇方在該路之利益，又雙方約定，經過一定時期以後，蘇聯政府須將中東路完全移交中國管理，不寧惟是，中蘇兩國在上述協定第四條第二節中互相約定，締約國之任何一方不得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之主權或利益之條約或協定，茲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及號稱代表中國東北現有非法組織之人員進行出售中東鐵路之談判，實屬違背上開條欵，且不顧中國政府之迭次抗議，現在此項談判據報業已完成，該路似不久即將轉移，蘇聯政府不得中國之同意，即欲如此處分中東鐵路，顯然全係越權之行爲，中國政府自應認爲絕對不合法而無效，蘇聯政府容或認爲讓渡其在該路之利益與第三者爲得計，姑無論該第三者果有其人抑或毫無身分，中國決不能承認任何方面爲該路任何權益之繼承人，任何人或任何機關非經中國明白同意，不得在中國領土內經營鐵路，蘇聯現在之措施實屬直接侵害中國條約及主權上之權利，毫無疑義，中國政府爲不歸責於中國之事態所阻，不能執行其中東鐵路之管理權，此種痛心事實，對於民國十三年協定條約之效力及中東路之地位並無絲毫影響，蘇聯政府在現狀之下不能處分中東鐵路，猶如中國當局與蘇聯當局實際共管該路時，蘇聯政府不能予以任何處分也，中國在該路主權上之利益，一如昔日，並未有絲毫之變遷，中國政府茲特鄭重聲明，中東鐵路全線敷設於中國境內，又因中國之特許

而得有現存之地位，蘇聯政府無論以出售或其他方式將該路讓渡，中國政府及人民祇有認此舉爲不合法之行爲，無絲毫之拘束力，且認爲國際間之譎舉，中國政府對此完全保留其權利。」

日方接到我外部節約後，據十九日東京電通社電稱，日本外務省特於十九日早召開幹部會，協議答復方針，大約以對於抹殺「滿洲國」獨立既成事實之中國態度，加以反駁云。

又蘇俄當局已十九日發出協同俄籍路員之訓令，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於十五日答復日本報紙駐莫斯科記者詢問中東路合同草簽對於蘇日邦交之意義云：

「予意此項問題僅能有一種意見，即吾人須視中東路合同爲一種最複雜的遠東問題之解決，且爲蘇日邦交發展上最大的具有積極意義之事件，」李氏乃追述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彼向日本太田大使提出進行將中東路轉讓於滿國之談判，並謂此項建議，乃蘇聯政府和平精神之最大表示，當其時也，舉世各國（日本在內）亦均如此估量，「蘇聯政府即以出售中東鐵路爲一種增進遠東和平之方法，故於談判之際，恒抱極端善意與融商態度，最後且作極大讓步，唯此舉克底於成，尚須歸功於日「滿」方面，彼等對於吾國之讓步，亦能漸漸遷就，此項談判之圓滿成功，足以表現兩國之間無論何種複雜問題，如能以誠相見，以和平爲懷，必能和平解決而有利於雙方爲。「於此吾當解答君等所提之問題，即中東路合同對於他項問題之解決，果有何種影響乎，予意漁業問題無大困難，因現有公約至爲妥當，雙方並無不滿，即須修改若干細節，亦能於平常外交方式解決。」至於所謂「非武裝」問題，予敢直告君等，此語與遠東實情不甚相符，歷史上所發生之非武裝地帶云云，恒在大動干戈之後，蘇聯與日本過去既無戰爭，將來亦望其不致發生，目下所提非武裝問題雖指自願的雙方的設置非武裝區域問題，唯予雅願此舉得以避免，雖然，有關各國如能適應四年來造成之遠東緊張局面之緩和程度，平心靜氣研究討論，在若干距離以內撤退雙方一部分武裝（空軍在內）之問題，同時考慮雙方之地理處境，則亦未始非正常之舉也，予意此項問題如能如此提出討論，則互信愈堅，侵略之感愈除，則此項問題之解決必能愈早而愈爲成功，舉例言之，日本政府對於蘇聯建議締結不侵犯公約一舉之反對態度，頗令蘇聯發生不良印象，此種印象如能消除，則殊爲重要也，予願中東路合同之簽訂及其忠實履行，能爲蘇日間一切問題之友愛與和平的解決，造成必要之氛圍，由此觀之，吾人當信本月二十三日此項合同正式簽訂之際，必能爲日本蘇聯及其他各國之和平之友歡迎云。」

據此李維諾夫之言論，中東路非法買賣成功，實暗示日俄兩國有締結武裝中立協定之可論，殊堪注意也。

救濟黃河決口問題

自二十二年八月黃河潰決後，漫溢沿河陝甘豫冀魯等省，被災五十餘縣，災情之重，爲民國以來所未有，如河南北岸溫縣漫溢四十里南岸汜水廣武河溢，蘭封河決故道口門攔河堤，北岸溢封邱直抵太行隄，而河北長垣兩岸同時並潰，決口三十一處，口門寬十餘丈至三百餘丈，淹河南之滑縣，河北之長垣東明濮陽，山東之濮范壽張陽穀等縣，自清季咸豐五年黃河改道北行以還，淹漫之廣，災情之重，莫如此次之嚴重也，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儀祉主辦堵口工程，旋爲便於實行工振移歸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辦理，水利委員會負責治本治標及善後工程，二十三年春將各口分別堵合，其善後與水各項工程由河北省建設廳負責辦理，耗款一百八十九萬元，二十三年八月初，因河南陝州山洪暴發，甫經合龍之石頭莊河堤復於十二日潰決，漫淹數十里，八月十六日行政院據黃河水利委員會之報告，議決，查明經辦人員，並急籌救濟，八月二十二日，行政院電河北省府將黃河河務局長孫慶澤撤職查辦，另委滑德銘繼任，並由黃災救濟委員會工振組孔祥榕負責防堵工作，迄至現在，堵口工作，仍未合龍，河北省建廳長胡源匯本年一月二十二日親到貫台督工，爲時兩月有餘，據胡氏三月十三日呈報全國經濟委員會，貫台督工經過，自二月十一日復工後計耗款四十一萬元，工情愈險，仍依舊法，難望成功，全國經濟委員會本月初派傅汝霖督辦貫台堵口工程，孔祥榕專責辦理堵口事宜，河北黃河河務局聽孔指揮，胡源匯即返津，

查貫台決口，完全過去防堵不力所致，據全國水利委員會某工程專家所談，將責任全卸諸河北省黃河河務局，此亦水利機關事權不統一之過也，據謂去年長垣大堤新決口之四處堤段，均係前年黃災會工賑組主任周象

督交由二區工程處經辦堵築之九股路附近一帶之羊口門，其時二區工程處處長即河北河務局長孫慶澤担任，至繼任工賑組主任孔祥榕所監視二區工程處堵築之石頭莊水口門工程，均經行政院及黃災會暨河北省政府會同逐段驗收，認爲鞏固，移交河北省政府接管，並呈報行政院備案，黃災會於堵口工程之外，又徇冀省府之請，又撥工賑餘欵代爲添做石車段加高培厚工作，亦交由處長孫慶澤暨長垣縣長步恒勗會同辦理，工竣時，工賑組會同冀省府派員驗收，移交接管，並電主席于學忠聲明工程移交以後並無防守職責，經于復電，以後防守應由本省河務局負責在案，但工賑組移交之後，仍一再電囑冀河務局及善後工程處即日妥派員夫駐工防守，並告以石車段一帶串溝應趕速堵截，對於決口坑塘，應急做護簽埽，以資防禦，乃該河務局長兼善後工程處副處長孫慶澤既奉省令防守，且擁有善後工程工欵，對於新堤坑塘等處最關重要之防護工程未加注意，遂於去年八月十二日悉行決口，當決口時，距離堤頂尚有二公尺左右，未曾見水，全河大溜亦並未直注，而當時在堤搶險者，僅河局副段長一人，帶有河兵六名，雇有脚夫三十名，並無其他民夫上堤，以三十餘人支配搶護約二十里之堤岸，視同兒戲，遂使一年來慘淡經營之堤工又復潰決，殊可痛心云云，黃河水利委員長李儀祉本月九日又呈請國府辭職，國府以河工險惡，一再電留李氏，但李已於十八日由汴返陝，辭意甚堅，內幕複雜可想而知，但河北黃災救濟委員會以近日河水猛漲，二十一日復電李氏催促堵口工程，原電如下，開封探送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委員長．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工振組孔主任勛鑒，迭據長垣濮陽兩縣縣長及災民代表等先後電陳，貫台口門堵合無期，近日河水猛漲，勢愈險惡，瞬屆春汎，巨浸尤爲可慮，懇速設法堵築合龍，俾免浩刧等情，査貫台口門水勢無定，以致堵塞工程益形棘手，若不及早合龍，則大溜北移，不特長垣等縣盡遭淹沒，恐太行堤金堤亦將不保，馴至黃河改道，奪衛入海，則冀省大多數縣份悉成澤國，顧念民命，焦急曷勝，至此項工程浩大，實非本省財力之所能及，諒亦早在鑒察之中，台端綜持全局，念切憂民，統籌兼顧，當已有周密辦法，務請迅予實施，並祈示復，無任企禱，（下略）

據由汴視察河工回京後之傅汝霖十九日談稱，貫台堵口迄未成功，固由於組織複雜，但工欵不能事前準備，致無從購料，常失去時機，亦爲一種原因，本人到工次視察後，與關係方面人員會商今後工程進行辦法，滑得利．李儀祉等均參加，對貫台堵口決定新辦法，先在上流築挑水壩挑流壩，於貫台以南築攔水壩，以逼水流北滾，然後俟桃汎過後，約五月間大流尚未到前，進行堵塞貫台口門，此事由黃災會工賑組負完全責任，此外金堤工程，由黃河水利會負責，太行堤由冀河務局負責，分別加高培厚，以防大溜北徙，至堵口工欵，中央允籌一百萬，已撥二十萬，惟購集工料，頗感困難，現正設法辦理中，期以一個月能購辦齊全，不誤工用，國聯水利專家顧德十九日由濟南沿黃河西上勘察金堤，目前貫台堵口工程情形，據大公報記者十八日到汴調查結果，詢治黃問題，各方均不願多表示意見，惟悉貫台決口，因水勢沖刷，深達三十公尺，係由口門縮小所致，非水位增高，南京方面因施工困難，定分工辦法，決由工賑組負堵口之責，並因已往隨堵隨陷，改於決口上流築挑水壩，迫水南流，以減水勢，另於決口處掛淤，減少沖力，所用材料計石七千萬方，已電鐵道部，令隴海平漢兩路備車運輸，磚二十萬塊，柴八百萬斤，均由附近各縣供給，蔴袋二十萬條，由滬購買，約一個月後興工，金堤修築計劃日內可決定，大汛前如能將貫台決口堵塞，水災不致擴大云，

剿匪與整理川政

本週剿匪軍事，朱毛自竄入黔北後，圖竄黔東，迭被中央軍與川滇黔各軍追擊，又回竄川滇邊境，川北之徐向前匪自上週回竄閬中儀隴後，希圖破川軍二三路田頌堯李其相兩軍陣地，因蔣委員長電令固守陣地，匪不得逞，本週初復改由營山巴中方面移動，有突破四路軍楊森軍陣地之企圖，湘西方面自上週克復大庸後，連日剿匪軍均向永順桑植推進，蕭賀有圖竄鄂邊之勢，蔣委員長到川後，對於川政，積極整理，十八日將在紀念週訓話，聞建設新四川，有四大要務，㈠禁絕鴉片，㈡取消防區，㈢實行徵工，㈣推行新運，倘能照此實行，四川前途，頗有希望也，中央要人李石曾吳敬恒張人傑等均由滬赴川晤蔣，又新由海外考察歸來之俞飛鵬徐庭瑤於廿一日由漢飛渝，謁蔣報告考察經過，茲將本週各方電訊，記述如次，

蔣積極整理川政

蔣委員長自入川後，除軍事方面統一指揮外，對於政治，暫飭劉湘督各軍領袖，積極整理，十五日蔣電令川軍各將領厲禁五事，（一）禁

止以軍力干涉行政訴訟，(二)禁止現任軍官佐兼任縣局長，(三)禁止地方團隊人員由駐軍指派，(四)禁止長官與民爭利，(五)禁止徵收員丁之需索，十七日復通令各將領嚴禁苛斂勒徵壓迫民衆，原電云，「查川省政府成立後，各總副指揮呈請取消防區，交還省政，前據該省府主席先後呈報，業經分電嘉獎，並於二十日電令剋日移交各在案，頃據各方呈報，各縣乘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機會，擅自苛斂勒徵，大有加緊壓迫，先事搾克之象，現當剿匪期間，豈容後方政治再蹈苛虐，益苦川民，果如所報情形，實於掃蕩匪氛及改進川政之前途，均有莫大之影響，既負本委員長救民水火之旨，尤與各總副指揮還政之意相違，斷難漠視不顧，必須執法以繩，況各總副指揮甫經還政，一切交代尚未結報，對於原任縣局人員督飭制止，仍屬責無旁貸，務仰該主席與各該總副指揮立即嚴令查禁，如有故違，即分別懲處，毋得瞻徇延玩，並剋日具報爲要，」

川陝邊形勢仍緊

徐向前匪自回竄川北旺蒼壩永寧鋪，王家壩一帶後，上週初猛攻關中儀隴，均因官軍防守嚴密，未能得逞，本週忽改由營山巴中方面移動，有突破四路軍揚森陣地，中央軍飛機連日飛向儀隴巴中前方偵察，劉湘直屬之陳余兩旅已到雙河場，正向福德場前進中，目前各軍形勢，川軍鄧揚國及劉湘各軍均分佈前方，中央軍胡宗南師楊步飛師由甘肅天水入陝之路陽直逼陽平關，陝軍孫蔚如及龐炳勳軍陳沛伍誠仁馮欽哉等師，聯合唐嗣桐旅向匪側擊，成一包圍形勢，陝軍孫蔚如於十七日晨向寧羌之匪總攻，將委員長以孫蔚如在漢中擊退徐匪，特傳令嘉獎，並獎洋一萬元云，」

組參謀團入陝北

北平軍分會以陝北共匪，因自民國十五六年發生，根深底固，清剿不易，爲短期肅清殘匪計，決增調軍隊加入圍剿，爲統一指揮，收效迅速起見，決組「駐陝北參謀團」，一切辦法，大致與駐川參謀團相彷彿，惟組織較爲簡單，該團設主任一人，已委定前保定行營參謀處長毛侃充任，下設軍事．政訓兩組，軍事組主任由參謀團主任自兼，設高級參謀一人，參謀五六人，政訓組由包介山負責，工作人員亦有六七人，毛氏奉令後，於十九日晨七時偕隨員離平，先乘平漢車赴石家莊，轉正太車赴太原，在井陘就擱一二日，將一切接洽妥貼後，即率□軍起程赴陝北，先到綏德，後赴榆林，按毛氏爲浙江人，保定軍官學校出身，民十五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任職，北伐成功後，在參謀本部工作，民國二十二年隨將委員長北上，任保定行營參謀處長，毛等二十日抵太原，與賈景德宋毅光等協商剿匪問題，並帶晉軍方克猷旅赴陝北綏德縣，協助高桂滋井岳秀兩部進剿，該團定二十三日離陝，晉軍方旅已開始渡河，向陝北移動云，

朱毛回竄川滇邊

朱毛自由川南滇邊復竄入黔北後，擬再竄黔東，圖與湘西蕭賀聯絡，迭被剿匪各軍追剿截擊，又復西竄，循故道入川南古藺，據薛岳通電報告云，我軍現分五路追剿，連日均有斬獲，計吳縱隊十四日追至仁懷長幹山附近，俘僞一軍團第一師匪九百四十餘名，郭縱隊十四日追至干溪場，俘僞五軍團第十三師匪一千二百餘名，周縱隊十四日追至永安場附近，俘僞三軍團第四師匪一千七百二十餘名，王縱隊十四日在毛橋一帶截剿僞三軍團第六師，血戰半日，俘匪三百餘名，孫縱隊仍在赤水河一帶截剿中，薛岳十六日電，匪一五兩軍團十五日與吳周兩縱隊激戰於魯班場，我軍大勝，何知重部於西安寨沖水一帶與匪激戰，匪被我擊潰，又據賀國光十七日電，匪大部由茅台渡赤水河，陸續向古藺方面西竄，川軍郭師全軍已到達譚廠，十七日吳縱隊擊破巴山殘匪後，即向譚廠仁懷蜘尾窮追，周縱隊十七日經觀音台向仁懷茅台追剿，並應機渡赤水河截剿，川軍已在敘永古藺間堵截云，何成濬奉蔣命於十八日由渝飛貴陽與薛岳王家烈會商黔省軍政事宜，

湘西剿匪軍進展

湘西剿匪軍事，自何鍵赴沅陵督剿後，頗有進展，上週中收復大庸後，蕭賀殘部潰退，集中塔窩，其地勢上通大庸，下接永順城，匪以主力守之，剿匪軍即以塔窩爲進攻目標，而對桑植永順兩城亦同時進兵，據長沙二十日電，何鍵電稱，賀蕭在永順附近被李覺陶廣章亮基等師嚴剿，殘部將圖竄鄂邊，桑植縣城，即可收復云，

立法院通過刑法施行法

十五日立法院會議，討論刑法施行法，因涉及刑法二三九條通姦罪解釋問

罪，爭辯甚烈，按施行法第九條條文云：刑法二三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爲目的，有共居之關係者，不適用之。審議時，由起草委員劉克儁說明此項條文用意，謂中國過去納妾人甚多，若溯既往不予救濟，糾紛必多，爲顧全事實，始有此項權宜辦法。黃右昌等反對論；結果，照原案通過，聞孫科將呈國府定七月一日實行，玆將刑法施行法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全文分誌如下：

刑法施行法

第一條，本法稱舊刑法者，謂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稱刑律者，謂民國元年三月十日頒行之新刑律，稱其他法令者，謂刑法施行前與法律有同一效力之刑事法令，第二條，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適用舊刑法刑律或其他法令時，其褫奪公權所褫奪之資格，應依刑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第三條，依舊刑法易科監禁者，其監禁期限自刑法施行之日起，不得逾六個月，其在刑法施行後易科監禁期限內納罰金者，以所納之數仍依裁判所定之標準，扣除監禁日期，第四條，刑法施行前累犯舊刑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不同一之罪，或不同款之罪一次者，其加重本刑，不得逾三分之一，依刑法第四十八條更定其刑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五條，刑法施行前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經裁判確定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應報由司法行政最高官署，呈請司法院提請國府減刑，但有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情形者，不在此限。第六條，刑法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或假釋出獄者，刑法施行後，於其緩刑期內得付保護管束，假釋中付保護管束。第七條，刑法施行前宣告緩刑，或准許假釋者，在刑法施行後撤銷時，應依刑法之規定。第八條，刑法施行前行○權之時效，停止原因繼續存在者，適用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其期間自刑法施行之日起算，第九條，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爲目的有同居關係者，不適用之，第十條，本法自刑法施行之日施行。

刑訴施行法

第一條，本法稱舊刑事訴訟法者，謂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經開始偵查或審判之案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刑事訴訟法終結之，第三條，關於訴訟事件之管轄及不得上訴或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在法院組織法施行前，仍適用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第四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由上級法院合併受理之牽連案件，已經開始審判者，應由上級法院繼續審判，第五條，在公設辯護人未設定以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辯護人，由審判長指定律師或學習推事充之，第六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審判中羈押之被告，如所犯最重本刑爲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而其延長羈押，已逾三次者，於刑事訴訟法施行後，視爲撤銷羈押，其於○事訴訟法施行後延長羈押次數連同施行前合併計算已逾三次者，亦同，第七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關於沒入保證金之裁定未執行者，除係被告逃脫者外，應免除之，第八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所爲之保具或責付，失其效力，第九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對於扣押物之持有人裁定罰鍰，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應免除之，第十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一百十三條，對於證人所爲賠償費用及罰鍰易科拘留之裁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應免除之，第十一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之書狀未敘述理由者，仍應依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命其提出理由書。第十二條，刑事訴訟法就訴訟行爲定有期間者，其期間自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起算，但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法定期間已進行者，依舊刑事訴訟法所定期間計算，第十三條，刑事訴訟法施行前裁判尚未執行完畢者，依刑事訴訟法執行之，第十四條，依刑事訴訟法第五百十條，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附帶民事訴訟，於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上訴者，應繼續審判，第十五條，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五百十條移送之附帶民事訴訟，若經該管民事法院裁定命繳納審判費者，不失其效力。第十六條，本法自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合作事業討論會閉幕

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自十三日開幕後，十四日開第二次大會，十五日晨開審議會，各組分別審査議案，下午三時開第三次大會，十六日午後開第四次大會，十七日晨八時舉行末次會，十一時行閉幕禮，汪院長致詞後，會員代表文羣答詞，正午散會，玆將汪演說詞及閉幕宣言錄後。

△汪院長演說詞

自從討論會開始以來，各位先生本其平生之學問與經驗，加以在大會中之和衷商榷，遂能於最短期間製成各種議案，使關於合作事業進展之各種問

題因以解決，這種精神和這種成績，是深可欽佩的，剛才聽到大會宣言，知道關於合作系統制度，合作業務，合作金融，合作教育，以及其他各種議題的各種決議，這都是於合作事業之進展極有關係，本來每一事業之進化，其始多出一二人之心力爲之創始，其後因前途發達而趨於繁複，其後再加以組織，而成爲簡單化的系統，現在合作事業也循着這條進化的路線，最初爲仙舟先生苦心提倡，繼之以各位先生各就所在地力求進展，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十餘年間，合作社數目增至萬餘，如今各位先生更聯合起來，創立一個合作事業之系統，使之有了中心，有了整個的組織，以推進全國的合作事業，這不能不說是合作事業的一個進步，也是這個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至於合作金融問題，在現在我國農村經濟凋敝，政府財政拮据的狀況中，固然不容易得到解決，但是這個問題若不能解決，則合作事業的前途幾乎無進展可言，這次大會中有王志莘先生關於合作金融系統的一個很好的提案，這個提案的內容，可謂體大思精，再加以各位先生在審查的時候不厭精詳，遂在大會中得到滿意的通過，這也是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此外各種議案，都有極好的成績，宣言中已經包括，不待兄弟一一列舉，本來我們在大會中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便是怎樣使農民感覺到合作之需要與合作之興趣，怎樣使合作事業能達到解除農民痛苦增進農民利益之重大目的，以中國幅員之大，而農民在人口中佔最大多數，欲普及合作事業於農民，已不易言，加以交通之未發展，教育之未普及，在在使合作事業進行受着窒礙，但正爲如此，我們對於合作事業的努力更不容緩，我們深知合作事業不但使農民經濟得到良好的解決，並且使農民道德得到良好的訓練，中國農民本來囿於個人主義，家庭主義，由各種合作組織之發達，可以使合羣之美德伴着經濟生活之改善而日益發達，所以我們對於合作事業不是視爲一種枝節的政策，而實在視爲國家社會的根本政策，因爲這樣，所以我們的努力，更不容以合作討論會今日閉幕而中止，這閉幕的意義是討論終了，實行開始，兄弟服務政府，深知政府方面從此責任加重，關於合作事業之改良發達，固然靠各位不斷的努力，而政府方面當以政治力量爲之推進，這種責任是萬不能放鬆的，兄弟願與各位先生同心合力來擔負這實行議決的責任，並且借這機會，對於各位先生幾日來的勤勞和貢獻深致敬意，並祝各位先生之健康○

△大會閉幕宣言

年來國民經濟日益凋敝，民生憔悴，國步艱難，都市日厄於困窮，農村復蹈於破產，推其原始，固非一端，而國民缺乏適當之經濟組織，實爲重要原因，欲爲補偏救弊之謀，根本建設之計，必須倡導合作事業，爲國民經濟立其基礎，此總理遺訓所昭示，亦訓政時期七大運動之一，其爲奠定民生經濟建設之要圖，無待詳言，當此外則世界經濟恐慌，內則國家多難，更應羣策羣力，共促其成，全國經濟委員會・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實業部有鑒於此，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召集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於首都，集中央黨政當局及各省市政府代表・全國各地推行合作之社會學術金融團體各代表與合作研究之專家於一堂，各本經驗所得，共商進行方法，開會達五日，提案百餘件，同人等研討之餘，益信合作事業之重要，此後更當各盡所能，分工合作，上承政府之倡導，下就國民之需要，努力進行，以求國民經濟之自主，合作事業之完成，我國地大物博，各地民情習慣未必盡同，本會對於合作事業各方面辦法，雖不宜爲詳細之規定，然亦不能不確定原則，構成系統，通盤設計，分別實施，然後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各方提案，均注意及此，對於全國合作行政制度・合作組織系統，均有所規劃，此後各地推行辦法，必可有所準繩，全國合作經濟之基礎亦於焉確立，此可爲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一也，邇來我國一般金融機關對於合作事業羣起贊助，此中國合作事業進行上所異於他國之點，此次對於農村投資等辦法復規定原則，以爲進行標準，誠以農村都市，相成爲用，都市資金之助力，足以引發農民經濟之自救，政府對此並有有系統之金融組織，效率必可增進，農村經濟可望發展，此可爲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二也，我國農工生產，各地不盡相同，合作事業固可兼營並進，同人等認產銷合作尤應注重，由政府設立全國運銷供給之總機關，務使各省物產得整理調劑統籌辦理之便，國民經濟入於自給自足供求相應之途，此可爲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三也，建設基礎，在於教育，事業發展，尤賴人才，民衆須有業務訓練，則合作組織始有自動經營之可能，指導人員更重學術經驗，則合作事業始有繼長增高之希望，此次對於合作教育確立原則，民衆訓練擬具辦法，可望推行，此可爲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四也○我國民族五千年來，自有其互助合作之精神，然精神之發揮，當有賴於合作之組織，苟能爲之輔導，使漸能運用此項組織，不求速效，勿貪近功，植其基礎於民間，則國民經濟之前途實具有無窮之希望，同人等深見全國各方面對於合作事

業之期望，更覺責任之重大，自當益加奮勉，努力從事，俾全國合作事業得以發揚滋長，卒底於成，所望邦人君子共起圖之。





國外

德片面宣布廢止和約

上週德政府宣布成立空軍後，論者已認其違背凡爾賽和約第五款，不知德國特藉此作一種試探，而更於三月十六日由元首希忒拉頒布恢復强迫軍役令，規定陸軍成立十二個軍團，計分三十六師。此舉由宣傳部長高貝爾向外國記者宣布，並於十六日午後向駐劄柏林英，法，義，各國大使及締結凡爾賽各國之外交使節，正式送致通告。德國自休戰以來十七年中所受之束縛，乃於英德會談前，一旦自行擺脫，其惹起全世之震驚，非無故也。德國出此一舉，受正面打擊者，自爲法國，故此訊宣布後，法國即照會英義，協商應付辦法，其意中殆欲列强採取一致步調，强硬對德，乃英國於此不願與法義協商，竟率先向德抗議，而主旨仍在希望英德談判，可以賡續進行。德外長紐拉特於接讀照會後，即立時答以仍願西門艾頓二氏來德一行。英國此種姿態，蓋仍欲以調停人自居，而不願與法國立於同一陣線之意旨，已昭然若揭，以是法義輿論，對英照會咸有不滿之論調，甚至認英爲投降於德，其反感可謂至深且切。英國維持歐陸均勢之主義，殆萬變不離其宗也。英國態度既若此，故法國亦有採取單獨行動之趨向。法方對德已於二十日提出强硬之抗議。同時法國閣議決定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及和約第一百六十四與二百十三兩條，向國聯提出申訴。法德對峙局面至此更呈現劍拔弩張之氣勢矣。按國聯已往處理國際糾紛之成績，已不煩吾人贅述，今法國自身亦乞靈於國聯，正不知國聯將何以肩此重任也。關於英外交當局訪法一事，現仍定三月二十四日舉行，先一日艾頓將在巴黎與法義代表協商對德談判之新根據，以艾氏之行色匆匆，是否能得何結果，頗難逆睹。艾頓預定二十六日由柏林赴莫斯科，據聞法外長拉佛爾同時亦將追踪前往，舉行三角談判。縱令此舉實現，以目下英法步調之不一致，列强對德之陣容，自甚脆弱，今日之政局，自爲希忒拉氏躊躇滿志時也。茲將本週關於德國廢約詳訊，彙列於次。

希忒拉廢約之表示

德元首希忒拉於十六日發表關於廢約之宣言：大旨謂德國已履行凡爾賽條約下之義務，而其他簽字國則均未履行之，且有若干國反增加其軍備，德國處武裝雄厚之各國中，無以自衛。德國與其他軍縮建議之悉遭拒絕，使人推料凡爾賽條約其他簽字國不復有履行約中軍縮條款之傾向，故德政府感覺不得不自負責任，取必要之計畫，以担保德國之無以自衛，即此終止。德國曾聲明在薩爾問題解決後，不在對法有土地的要求，並提出互不侵犯公約之建議。但德國鑒於蘇俄陸軍已增至九十六萬人，而法國亦決議增募傭兵，並展長軍役期限，故覺不能不取使德國安全之必要計畫，或將此項計畫秘不使世界知之，特照英閣員包爾溫之請，聲明德國之意志，特發表此宣言，且使世人得知維持德國榮譽與安全之責，已復委諸德國自己之力量矣。宣言書末段謂，爲銷除外界以爲德國人民現力圖佔歐洲軍事上卓越地位之疑慮起見，德政府特保證德國之行動，決不踰越保持德國榮譽與安全之範圍，決不使其軍備激起敵對之攻擊，而唯圖衛國，藉以



躊躇滿志之希忒拉

維持和平而已。

希氏嗣又發表告民衆書，謂德國對於和約裁軍條款，曾嚴格執行，並撤廢各種軍器，此在各戰勝國仍在積極擴充軍備中，因此德國現有兵力，絕不足以保障安全。「德國政府欲在精神實質上保行必要之兵力，藉以維持德國和平，即所以維持歐洲和平，此外別無他求」，云。

各國對德擴軍反響

德宣布擴軍後，各國之反響如下：巴黎方面以為德國現已被包圍，官場感覺德國重整軍備之舉，現時稍易於應付。羅馬方面則鑒於法義協定新近成立，故以為共同行動之諒解，於數日內可以獲得。蘇俄報紙則指斥德國之決定，並責英國外交政策之游移不決，並謂西門墮入希忒拉氏之彀中。華盛頓方面對於德方之決定，表示嚴重關切，惟國務部對此，在詳細研究外交報告前，暫持緘默態度。又倫敦各報論調撮述於次，「晨郵報」稱，上星期末發生之事件，更證明依賴紙上擔保之無益。希忒拉之棕衫與德皇鮮明的制服，並無二致，蓋二者均為德國強權主義之化身也。工黨機關「每日前鋒報」稱，如欲確保和平，必不能用軍備競爭，而須採用集合的擔保制度。「每日鏡報」稱，吾人以為希忒拉或任何其他獨裁者對於新的大決戰，不致掉以輕心。

柏林舉行軍人典禮

各國對德擴軍，雖一致表示反對，但德方人氣，頗有再接再厲之勢。十七日柏林舉行自歐戰以還最盛大之軍人慶祝大會。參與典禮者有前皇太子威廉，希忒拉，麥肯森上將，高林將軍及政府其他要員，國防部長伯倫堡將軍對會衆演說，以紀念歐戰中陣亡之德國將士。伯倫堡將軍謂，今日如作世界戰爭，等於自毀。德人所欲者為和平，而享有各民族之平等權利與平等安全。世界必須認明，德國並未因戰敗而被摧毀，德人仍存一强大武勇與高傲的德意志之理想，德國決不屈服，或簽訂條約，以損礙其榮譽與安全。氏又稱，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成為過小的戰場，德國相信能用和平方法安定歐洲與世界的新制度云。

英國抗議照會內容

英國對德抗議係於十八日由駐德英大使發勒斯向德外部提出。德外長紐拉特於接到英政府之照會後，對其內容匆匆閱覽，即通知英大使，謂德政府仍願西門與艾頓二氏來柏林一行，在已經同意之目的與範圍內，進行談判。

英政府於十八日晚以白皮書方式，發表政府致德國照會之全文，其內容如下：「英政府對於希忒拉氏於三月十六日聲明，決定採取徵兵制，並將德國和平時期之軍隊，增加至三十六師一節，深覺不得不向德政府提出抗議。此項宣言發表於關於德國空軍之聲明以後，又成一片面行動之例證。現時即將原則問題姑置不論外，按其用意，顯將嚴重的增加歐洲之不安。查英德談判之提議，係根據二月三日發表之倫敦宣言，與德方二月十四日之答覆，以及英德政府間往來之協商，英政府以為關於此類文件之影響，殊有促德政府特別注意之必要也。據二月三日之倫敦宣言聲明，和約所限制之軍備，雖不能以片面之行動加以修改，惟英法政府仍贊同由德國與其他列強自由談判一普遍的解決方法，按照宣言中所指陳之辦法，以規定



英掌璽大臣艾頓(右)與外長西門(左)

歐洲安全之組織，同時並將成立軍備協定，在德國一方，即用以替代凡爾賽和約第五部之規定。該宣言又稱，此舉將爲一般解決辦法中之一部，其用意在令德國重返國聯。該宣言中更列入一參加羅迦諾公約各國間締結之空防協定條款，意在防阻侵略國家，並担保各國免受天空之突襲云云。十日後德政府於其所提之答覆中，對於英法宣言之友誼的信任精神，表示歡迎，並承諾德國對於倫敦宣言第一部分所提出之各種問題，願予以詳盡的研究，並同意惟有秉各國進行自由談判之精神，方能在軍備問題方面，獲得永久的國際解決辦法，答覆中特別歡迎空防協定之提議，其結束部分又稱，德政府以爲在參加此項談判前，最好由各關係政府進行各別的談判，俾能令若干關於原則的初步問題，趨於明瞭，因此德方邀請英政府直接交換意見云云。英政府爲避免關於英德談判之範圍與目的發生誤會起見，又於二月二十一日向德政府有所探詢，德政府即於翌日予以答覆，結果兩政府間遂確切商定，會晤之目的，在對於英法宣言中所述之一切事件，均作進一步的協商，英政府即以此爲根據，準備應德政府之邀請，派員赴柏林一行。故已往所討議者，即由德國與其他列強自由談判一普遍的解決方法，以及關於軍備之協定，在德國一方面，即以該協定替代和約第五部之規定是也。英政府之政策始終以此爲職志，其在日內瓦與其他各處之一切努力，均集中於此目的之完成，惟一般意見，僉以爲欲使利獲得一完備的妥協，以替代和約中之規定，斷不能提出一種超過以前提議之軍力限度，作爲既成之決定，且對於此種軍力，如一方堅持以爲不能改變，則欲與其他有重要關係之列強獲得妥協，縱屬可能，亦須備感困難矣。英政府極不願放棄此行所予之機會，以促進一般的諒解，但在此新的環境下，英政府於進行此舉前，以爲不得不喚起德政府對上述之注意，並願獲得擔保，德政府仍願此行得以實現，俾能討論上述已經同意之目的與範圍」云。



槍刺上的和平

至於法方之抗議，據十九日巴黎電訊稱，法國對德政府之抗議書，決於二十日閣議後發出。各報並謂此項抗議書，爲法駐德大使於接到德國通知後所提口頭抗議之補充文件。聞其內容措詞，頗爲強硬。美國前亦有對德抗議之說，但因當局不願過問歐洲問題，故此舉殆已作罷論矣。

英德當局態度一斑

英德談判既將賡續舉行，故此時雙方外交當局之態度，殊足注意。據倫敦十八日電云，掌璽大臣艾頓，本晚在斯特拉福演說，申述英國外交政策，一向以國聯爲根據，此項政策之主要目的，在使集合的和平制度發生效力，鑒於目前世界問題日趨繁複，一般情勢又日形迫切，故據吾人之判斷，集合的和平制度，愈成必要，因此吾等此次赴歐洲各首都訪問時，將以吾人對於此制度之信仰，占重要之地位云，

又德外長紐拉特十九日向路透社記者談話云，「德國現已採取彼所認爲均等所必需之軍額，希忒拉氏並已聲明，此項軍力決不作侵略之用，故安全的一般感想，應較易於獲得」。氏又稱，現時應能獲得一共同諒解的根據，蓋「余確信，如再發生戰事，即將爲歐洲之末日也」。該記者謂，德方宣佈成立三十六師，此項數字已引起世人之驚訝。紐氏答稱，「令文中

所規定者，無非每一健康的德人於被徵召時所應盡之義務而已，三十六師之數字，乃德國軍隊組織之間架」。紐氏又稱，彼對英外長之訪問，期待頗殷，吾人進行討論時之空氣，雖不見緩和，惟至少討論之根據，則較前已明瞭多多矣云。

舉行三角會議醞釀

英抗議提出後，英法義三國政府，仍經由外交方面繼續協商，情勢極為緊張。據十九日倫敦電訊，今晨法國大使考賓訪外長西門，下午又晤談一次。西門並接見義大使葛蘭蒂，及現時在倫敦之駐法英大使克拉克爵士。又掌璽大臣艾頓曾接見蘇俄大使邁斯基。大概談商之事，與巴黎及莫斯科會談有關。另據巴黎二十日合衆社電稱，下週英法俄三國代表將在莫斯科舉行三強會議，討論和平與安全問題。法政府臨時決定派遣外長拉佛爾至莫斯科一行，俾能於本月二十七日到達俄京，與英代表艾頓共同舉行會議。一般相信，拉氏與俄方談判之結果，或可根據危急時相互作軍事援助之原則，締結一東歐協定，而將德國除外。法國此舉，頗出乎一般意外，致引起歐洲各都會之驚異云。

英德積極準備空防

德國對於空軍與陸軍之成立與擴充，已先後宣布，預料其海軍，一時當不至有擴充之舉；蓋德欲追及英法，恐為經濟原因所不許也。目前英德間鉤心鬬角所競爭者，端為空軍。觀本週關於此事之消息，其傾向從可知矣，

據柏林十九日哈瓦斯電　德國空軍演習，業於今晚開始舉行。先由軍用飛機四十架在京中及近郊飛翔久之。入晚城中一律熄燈閉窗，各種車輛行駛街上，燈光皆經掩蔽，各教堂鐘樓上皆派人駐守，以便監察居民是否遵令熄燈。至十一時假定敵國空軍飛來轟炸，屆時城中完全黑暗。又柏林十九日電稱，本日下午德國空軍第一次出現於柏林上空。計戰鬬機三十六架，轟炸機十五架，各機在全市上空盤旋一小時之久，作各種飛行演習，有時作箭鏃形，有時則排成陣式，距屋頂僅三四十英尺，人民靡集街中，對空軍示威，表示濃厚興趣。按「航空將軍」高林本日特令空軍舉行此項示威，俾柏林人民於舉行「空防夜」之前夕，得悉空中戰爭之危險云。

英方對空防，準備頗為積極，據倫敦十九日電訊，本日首相麥克唐納在下院陳述政府防禦空軍轟炸之辦法。氏稱現已有著名科學家所組之小委員會提出着手研究之具體方案。初步試驗業已開始，英政府已委派一帝國國防特別小組會，與關於國防及內政各部署合作，共籌空防辦法。該小組會將指導一切研究工作，並決定撥款，以供研究之用。航空大臣於二月間首次宣布，各科學家正研究運用某種最新的科學發明，以鞏固空防之可能，從事此項科學研究工作者有航空研究委員會主席鐵薩德教授，曾獲諾貝爾獎金之希爾教授及倫敦大學物理教授卜拉克特等。又倫敦十九日路透電訊稱，航空部次官沙遜今日在下院提出一九三五年航空部之預算，規定新增之費三百零八萬九千鎊，計全年經費總淨數為二千零六十五萬鎊，總數為二千三百八十五萬一千鎊，較一九三四年增多三百六十八萬五千鎊。沙氏宣稱，英政府在已往十年中，為和平起見，曾展緩實行英國至低之空防程序，英國空防之薄弱，實為世界和平與英國本身之危險，英國不能再容其空軍在空軍國中第一道實力線長處第五位云。

綜觀本週因德國宣布廢約所引起之軒然大波，雖不至立時成為戰爭之導火線，但在今日，國際之情勢，愈綜錯，則和平之展望愈遼遠，吾人於此，可以斷言者也。

貨幣戰中比內閣辭職

英美法三國所領袖之貨幣集團暗鬬情形，近來愈演愈烈，本週比利時國務總理赴巴黎與法總揆會晤返國後，立即下令管理匯兌，禁止私藏現金，忽於次日宣佈內閣辭職，原因傳說不一，據比總理在議會宣稱，係反對

黨不贊成其維持比幣之計劃，巴黎方面傳說，則謂法政府不允貸與比國四十萬萬法郎，故比內閣不得已而辭職，其經過如下，本週初比總理塞尼斯偕外長希孟赴法，十七日與法總揆佛蘭丁外長拉佛爾談話，由晨談至夜間始散，談論竣事後，比閣員即啓程遄返比京，據發表公報稱，比總理塞尼斯曾陳述經濟貨幣局勢之改革情形，法比兩國政府一致主張採取適當步驟，以保護金本位集團各國之貨幣，免遭投機之打擊，同時並謀發展金本位集團國相互之貿易關係，除關於財政問題之談判外，法外長拉佛爾與比外長希孟曾會商各項外交問題，比閣員表示金本位各國相互依存，始終爲比國之主要觀點，故此次法比談話主要目的，在謀從法國方面獲得若干貿易利益，尤其如最惠國條款足以損害法比貿易，希望加以變更，且法國方面亦苦於入超之增加，故頗思與金本位各國在貿易方面作進一步之合作，十八日比政府頒布命令，設立全國匯兌局，禁止投機比幣，及私藏現金，一切外幣交易由中央銀行全國匯兌局統制，其目的在使最近抑低比國佛郎價格之投機行動，得以終止，但此計劃受反對黨攻擊，比內閣被迫辭職，據十八日比京路透電稱，塞尼斯今日在衆院聲稱反對黨所採行反對政府保護比幣計劃之辦法，乃內閣辭職之原因，政府自二月四日以來，不斷的爲比幣奮鬥，但因反對黨之運動，致未能阻止比佛郎所遭之危害，政府在辭職以前，已採行爲保護國家通貨所必要之辦法，希望新內閣可得全國一致之援助，俾戰勝前途之危機云，塞尼斯辭職，衆議院右翼開會決定贊成維持金本位之政策，反對者僅有二票，同時參議院左翼亦有同樣之決議，社會黨亦聲明贊助維持金本位云，但巴黎方面以爲比內閣之辭職，法政府決定不以四十萬萬佛郎貸與比國，亦不予以商業上之充分讓步所致，衆信比國將加入英鎊集團，荷蘭似亦將有同樣行動，衆料維斯福總統當可有一種意料所不及之機會，向世界提議舉行貨幣會議，各用金國現皆有恐慌空氣，今日午後法國正式爲比幣援助，似法國援助比國之希望，尚未完全消滅，比內閣辭職後，倫敦市場所受之影響爲英鎊匯價之迅速高起，因歐陸對于英鎊有大批需求也，惟倫敦證券市場，因恐比國放棄金本位後商業競爭將更劇烈，故市況不寧云，荷蘭方面自得悉比國內閣辭職後，一般對荷幣形勢甚感不安，但若干方面相信，縱比利時放棄金本位，荷蘭仍能維持云，荷政府十九日提出一議案，規定裁減政費八百五十萬鎊，其目的在將此節省之欵，移作保護荷幣之基金云，吾人據上述各情觀察，金集團比荷諸國頗有動搖之勢，前途殊形黯淡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四年三月廿一日止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　刑法施行法　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土肥原離閩赴台灣。

▲國府命令特任黃慕松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

▲外部聲明不承認東鐵非法買賣。

▲蔣嚴禁四川各將領干政。

▲德國宣佈廢止和約軍事條款。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

▲全國合作討論會閉幕。

▲蔣令川將領嚴禁苛歛勒徵壓迫民衆。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

▲北平軍分會組參謀團入陝北主持剿共。

▲外部不認東鐵買賣聲明書發表。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

▲何成濬由渝飛貴陽。

▲張群江李石曾吳稚暉等由滬啓程入川。

▲國府命令褒揚故北大教授黃節。

▲于學忠由京北返。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議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

▲京滬汴陝氣候嚴寒降大雪落冰雹。

▲教部派孫國封謝樹英視察各省高等教育。

▲日本朝日新聞飛機到京訪問。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滬杭降雪氣候寒冷。

▲中常會決議追褒范鴻仙。

▲青漢津三市劃爲勞工教育實驗區。

論評選輯

論黃災

貫台堵口工程，在去冬原隨時可了，不成問題，乃旬復一旬，月復一月，合龍徒托空談，水勢反趨險惡，自上月下旬至最近，竟日緊一日，演成空前的嚴重問題。昨日電訊，雖略緩和，而重大危機，絲毫未減，此旬日內工程成敗如何，竟有關河北之安危焉。

工程貽誤至此，自有其原因在，夫目前要務，在救急施工，原已不暇論過去得失。然苟非揭破過去貽誤之原因，則無以促進今後施工之效率。吾人考察年來情形，以爲最大錯誤，在治河無統一機關，事權不專，用人不當，遂致貽誤至此。抑自前年第一次決口後，政府於治黃，本視之甚重，既有黃河水利委員會之治本機關，復設黃災救濟委員會之工程組織，去冬中央爲統一水利行政計，更特設水利委員會。同時濱河各省，各有河務局，在河北省者，稱黃河河務局。而此治河事業，在中央秉受成於經委會，在地方則歸屬於建設廳，就經費言，有各省常欵，有經委會協欵，有賑欵，有奬券欵，錢雖不多，而已竭盡心力矣，然而愈治愈壞者，正以機關太多，事權不一之故耳。夫黃河治本工程，準備即須數年，施工更在若干年後，此爲另一問題，與現在之救災無涉，是當確立計畫，依軌進行，不在本文評論範圍之內。玆所主張者，即關於黃河中下游一切堵口防災之事，應脫離省的關係，責成惟一的機關，統一辦理是也。具體言之，假定政府擬使黃河水利委員會負其全責，則廢黃災救濟委員會，而以一切事權付諸黃河水利委員會。若使水利會專力治本，救濟會負責救災，則亦應畀救濟會以全權，而不必更使水利會參預其事，此其一。豫魯冀之河務機關，皆向該省府負責，彼此雖聯絡，而權限各劃分，且雖受中央機關之指導，而非直接奉命，此爲救災工程不能統籌速進之最大原因。謂宜將各省河務機關，完全歸負責治河之中央工程機關管轄。各省府居協助地位，而不復負其責任，惟所有各該省原有之河務經費，仍應依舊担負，此其二。抑就目前狀態言，中央方面，事權即不能統一。究竟治河事業之最高指導機關，是水利會，抑是經委會？究竟治河經費，財政部負責，抑經委會負責？此皆一般社會所不易瞭然者。自吾論之，全國一般水利事業，應如何指導，或係另一問題，至於治黃救災之事，其性質本有異於水利行政，行事貴速，負責貴專，是則既設有中央性質之機關，如黃河水利會，或黃災救濟會，又何必於其機關之上，更有疊床架屋之指導機關。簡言之，吾以爲治黃救災，只應設立單一之負責機關，直接向內財兩部負責，而脫離水利會或經委會之系統，此其三。以上三者，吾人所認爲對症下藥，糾正過去錯誤，而爲今後治河行政上必循之途徑也。試以近事證之，讀本年二月二十日孔主任祥榕致冀建設廳電，歷述冀河務局屢次延誤工料之經過，坐失三次良機，不得合龍。此在省方，自亦有其辯護之辭，然要可見事權不一之害。不論責任誰負，總之貽誤屬實，最近冀河務局長易人，而亦無裨於過去之失敗。又觀本年二月初，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氏忽有辭職之舉，其動機即謂事權不專，負責無補，中央雖慰留，但徒留何益。李氏近

到實地視察，自稱以私人資格，私人視察，效用可知。孔祥榕氏有辦事熱心之令譽，然非工程專家，同時政府是否果已畀孔以全權，使負此巨責，亦在曖昧不明之列。蓋就近月來公文上觀之，孔之職務為監督或監視，其實際負責者，仍為冀建設廳與河務局也。以上經過，證明機關既不統一，用人亦復曖昧，責任不專，權限不明，計畫適否不可考，貽誤咎責無從歸，一言蔽之，只可曰百姓倒運而已。夫水深八九公尺之期間，有數月之久，不能合龍，今已二十幾公尺，中央地方之當局者，與其倉皇應付於今日，何若澈底規畫於去冬。夫此小小決口，今已演成重大問題，設一旦大溜北犯，權陷金堤，此河北大平原，且有化為澤國之虞，甚至吾儕居天津者，亦將與其魚之歎。此寧非曠古奇談，將為後世所笑哉！今日之事無他，除在工人員，積極努力，中央籌款，迅赴事機之外，願以此統一事權之義，望政府速考慮而實行之，早決定一日，即早挽救幾分。不然，今後之失敗尚無已，冀南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恐竟不幸有被無數治黃機關斷送之一日也！

（錄三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廢止特別刑法運動

中國國民苦於法網之緊密也久矣。自去年十一月一日刑法修正案三讀通過於立法院大會後，各委員均主張一俟刑法頒布，應將其他類似刑法之特別法，悉令廢除，以收劃一之效，經主席交刑法委員會審查。該法旋經國民政府於本年一月一日公布。上海律師公會即通電全國同命，請聯銜呈請國府立法院司法院司法行政部呼籲廢止特別刑法，免礙刑法權之統一。意謂現行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禁烟法，懲治盜匪暫行條例等，一切特別刑事法令，類皆因人因事，遽爾創造，或則罪刑嚴酷，易於羅織，或則程序簡略，難於平反，侵礙通常法院權限，違反法治精神，久為社會人士所詬病。今新刑法內容，對於此等情罪，已經分別吸收，則該特別刑事法令，應無存留餘地，擬請國府於新刑法施行時，明令一律廢止。此議發表後，各地頗有響應。適本月十五日立法院大會通過刑法施行法，將由孫院長呈請於七月一日實施新刑法。關於廢除特別刑事法規案，該院刑法委員會亦經列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盜匪暫行條例，禁烟法及其施行規則等五種，應於新刑法施行後廢除，亦將由孫氏提請中政會討論。觀於此，則此項廢止特別刑法之運動，目下亟應熱烈進行，期達成功，以重人權，以昌法治。吾人因是，乃不得已於言。

夫刑法不過為國家求治的工具之一，決不能恃為消弭犯罪之惟一利器。且也，國家法網愈密，則政府威信愈隳，而治術益壞，古今中外，大抵如是。故刑事立法要以統一簡易為尚。中國刑法本已周密，近年當局拘牽環境，習於弄法，往往舍固有之憲章而立單行之條欵，取便一時，聊以快意，而不知喪失法信，所損至多，苟猶執行，病民特甚，如上述之特別刑法，乃其最著者也。查懲治盜匪暫行條例，由來已久。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復經國府公布施行。數年以來，每屆廢止之期，輒以命令展緩。去年十一月最後展期之時，中央政治會議曾有聲明，俟修正刑法頒布後當予廢止。此次新刑法關於公共危險罪，搶奪強盜及海盜罪，恐嚇及擄人勒贖罪等章，或較舊法規定為密，或視舊法科刑為重，至少足以包括懲治盜匪條例之大部，故該項條約，縱令廢止，在法律適用上當無何等困難。再查禁烟法係民國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國府公佈施行，核其內容，比較修正刑法之鴉片罪，尚多輕縱簡略之處，為厲行毒禁計，自應實行修正刑法，不成問題。其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公布於民國二十年一月三十一日，施行於是年三月一日，時當共禍披猖，外患迫切，應付非常，勢非得已，論其實質本無永久性；殊如該法第六條規定『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或集會或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處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含義廣泛，涉及思想犯罪之範圍，此尤非單純法律制裁所可奏效，在理必須別謀啟迪善導之計，方為萬全之策。此次修正刑法，關於內亂外患，

妨害秩序各罪規定之中，大體上已足包括是項特別刑法之情狀在內。現在共禍已近尾聲，外情亦有變化，緊急之程度已輕，適當之時期沒至，如再保存該法，轉以示大局之不安，啟人心之惶惑，為政府設想，不如廢此非常之法，不特於人權法權兩有裨益，而政府廓然大公之精神，時局陰霾一清之狀態，尤足以昭示中外，內之感化青年思想，外之證明國內安定，寧非國家之厚幸？竊願當軸速行以善處也。

或謂各地法院，審訊匪案，向來寬縱，如果廢止懲治盜匪專例，地方秩序，必不堪問，實則此僅手續關係，並非根本問題。祇須法官明瞭社會實況，對盜匪案件，從重判罪，不輕保釋，則問題自然解決。又或謂各處綏靖工作，尚未完成，共黨潛伏，猶多活躍，如果廢止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轉為反動張目，實則此等犯罪，或由昧於國家觀念，或因迷於危險思想，與其威以重刑，不如曉以大義，故實際非盡賴法律所可鎮壓；且戒嚴法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如果事實上需要緊急處置，嚴酷裁制，儘可就特殊地域，依法宣告戒嚴，則所謂懲治盜匪條例，危害民國治罪法，仍可特別援用，以赴事機。抑如此辦理，究有一定範圍，比較今日之普遍執行，侵害人權法權，終覺此善於彼，此尤望當軸者特別注意，勿令全國隨時隨地，幾乎皆在戒嚴狀態，則戒嚴法之制定頒布，豈非適成具文，是更不可不察也。

（錄三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德國擴軍與世界和平

德國前已於本月十二日宣言將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空軍，近復於十六日宣言廢止凡爾賽和約第五部分之軍事條款，成立國防軍十二軍團計三十六師，並即時恢復國民強制兵役制。國社黨關於重整軍備之政綱及德政府對於軍備平等權之要求，至少從德國國民的立場觀之可謂從此已經實現，無怪乎德國民衆一聞德國軍事自主權自動恢復之消息，皆歡呼鼓舞而熱烈若狂也。吾人對於德政府自動擴軍之舉，從同是國際被壓迫者一層而言。當然立刻有兩種感想：一感其壯，一感其巧。夫條約神聖，和平尊嚴，殆已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之國際公共信條，除非具有壓倒的實力之國，莫敢或犯，而今日之德國，內無壓倒全歐之實力，近無可靠之強鄰，宜若不敢言自主的違約擴軍，乃德政府竟以簽約各國不能裁軍而反擴軍及德國不擴軍則不足以保障國家安全之理由，悍然行之，幾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之概，不亦壯耶？至若利用英法協定之邀請德國加入歐洲防空公約而宣布組織正式空軍，利用法國之延長義務兵役年限及蘇聯最近陸軍之充實化而宣佈所謂保障國家安全之大規模國防軍制，利用英國之忿於防衛遠東權益即怠於謀歐洲和平而趁勢毀約，及乘西門並艾登之未實臨而先造用一種改約的既成事實，等等，其機敏靈活之處，殆甚於數年前處於委曲求全狀況下之斯特勒則滿外長，雖欲謂之不巧，不可得也！

然從德國國民以外之世人觀之，德國之違約擴軍究屬一種晴空霹靂，蓋不但條約神聖，和平尊嚴之信條，本係國際生活之基礎，不可輕動，動則難免戰禍，而且世界經濟恐慌未已，民族利害乃至種種國利害之衝突方激，在在有牽一髮動全身之勢，倘依德國之單方的宣言而撕棄和約，當然令人疑德國之有向簽約國乃至向世界和平挑戰之意，故不能不懷慮於世界和平之前途也。依吾人所見，德國之違約擴軍，雖足以威脅歐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然似尚不至於爆發國際戰爭：徵諸德國目前在國際局勢上孤立寡助，以德政府之機敏靈活，必能看風使舵，決不至於冒大險而走入武力解決之途，且歐洲簽約各國在現階段上亦當顧忌國內社會運動及經濟恐慌之急遽發展，而不敢輕於言以共同武力維持凡爾賽和約也。然此非謂簽約各國將僅於表面上抗議德國違約，而在事實上以保持狀況，放任德國之擴軍也。在目前輿論上，雖有因德國早已擴軍而今始公開之故而謂德國最近之宣言為無多大特殊意義者，但吾人則以為，放任德國秘密擴軍與放任德國公然違約擴軍，二者在政治上之意義大不相同：前者只是成一種英法義關於歐洲霸權鬥爭之手段，後者則足以增加霸權爭奪者之單位，故在德國正式違約擴軍之後，英法義以及因和約而始發生之各小國，必將有善後之法，其法不出於共同武力維持條約，必出於共同和平修改條約；而如上述，共同武力維約在事實上不可能，故結局殆將依其有決定投票力之英國之努力，而以和平方法共同修改和約也。總之，德國最近之舉，雖足增加將來的世界戰爭之因子，但在目前，殆僅能有引起和平修約運動之作用歟。

最後吾人應注意德國之違約擴軍雖不致在歐洲即刻發生國際戰爭，然其對於中國之影響却大不利，其理至顯：歐洲國際政治勢力之變更，必貽

遠東爭霸者以進取之機會，遂如所謂二十一條款之要求突然發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近如蘇聯之非法出賣中東路，皆其明證。吾人於此不能不希望國民亦學德政府之壯，學德政府之巧，準備於最近將來之和約修改運動中，轉不利為有利，以保全中國民族之利益；須知德之國社黨政府，於達到重整軍備的目的之後，必努力進行其『收回舊有殖民地』之政綱，屆時不但現為日本委任統治地之南洋羣島必成問題，且對於所謂中國問題亦必思染一指也。

（錄三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學術界與國家問題

關於學校假期問題，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育系受教育部之委托，從事研究，其結果已發表，本報連日曾載其主張要點。吾人因此感及一事，即政府此後甚宜以各種需要專家研究之問題，委托國立各著名大學研究，其利益極大，故甚望教部此次辦法，能為政府各機關之先導。

憶上月獨立評論載有顧毓琇君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一文，即建議政府應與各大學合作，大學應接受政府委托，研究國家目前諸問題。吾人對此說，甚表同情。惟於所謂大學有雙層責任，即一方大學可以擔負救國的一部分工作，一方亦儘可保其超然的研究學術的立場，此在原則上雖無可非，但非國家目前情勢之所許。吾人以為在此存亡呼吸之階段中，學術救國，應為大學之惟一責任也。

吾人茲願補充顧君之建議，略陳所見，望政府以此次教部委托研究教育問題為始，大學推行委托各大學研究國家各種問題之政策！試舉其最大利益三端，以證明其宜速行。

第一：救亡建國，首賴良好正確之智識，政治之趨勢，實際上必成專家政治。然中國今日，尚無充分足用之偉大專家。此非中國學術界之無人才也，乃以缺少實際參加國事之機會，無揣摩簡鍊之功，故尚未能養成解決重大問題之能力耳。中國之有成偉大專家希望者，多數當係集中於各大學。彼等學術有基礎，其職業便於研究問題，且大半為年富力强之人。此皆國家公私各方多年養成之人才，應當負，亦可能負救國責任者也。乃現在狀況，教授只管教書，不問國事，亦無從問國事。尤其在社會科學之領域，致學材料，本應以國家現有問題為對象；乃教育界與實際政治，截然隔開，教授等不能知國家大計及政治內容，久之遂亦不求知，不望知，但為外國學者之舌人，上下古今，講發鐘點而已。此何能望專家之養成，且大學教育，根本上何能盡其在國難時之使命哉？政府誠能擴充此次教育部之辦法，將一切難解之專門問題，隨時委託各大學，請其自由研究，而期待答案。吾深信同具愛國熱心之學術界人士，必能鄭重其事，鑽研討論。如此經驗漸深，材料日富，研究方法，亦日益切實與深刻。三五年後，定能養成担負責任之無數專家矣。

第二：吾人嘗主張，無論何科學生，應施以政治教育。社會科學方面之學生，更不待論。所謂政治教育者，即在此國家民族之危險關頭，應期待全國青年，對國家地位及其需要，有一致之認識與熱心，無論學習何科者，應期其自悟俱為救亡之用，念茲在茲，以共同努力是也。雖然，欲達此目的，必須先使學生與國家現實的問題接近。換言之，須使學生隨時有聞知國家問題之機會，並得各依所習科目，有討論及發表意見之機會，然後其見解日眞切，興趣日濃厚，熱誠發動，不可制止，是則今日全國在學之數百萬男女青年，他年皆定能成為担負一部分責任之國士也。然國家問題，不能盡告學生，學生各有功課，亦無暇常討論問題。惟有依上述辦法，校長教授等常與國事接觸，則學生自能有機會與聞。在高級班次者，可作研究助手，低級者亦將感覺興味，無形中即等於一種政治教育之設施。尤其社會科學各部門，可常得中國材料，知國家眞實狀況，則不至成為讀死書。就大學教育本體言，亦原宜如此也。

第三：中國今後須以大力推動眞正之輿論，然輿論豈易言哉？蓋須一般社會智識提高，關於國家重大問題之利害，及建設之途徑方法須使普遍成立大體的了解，然後始為有輿論，然後輿論始有力，彼羣衆之一鬨，不足以言輿論也。是以輿論之養成，賴於國家各種問題不斷的討論，與廣泛的發表。而討論根據，在學術智識，非常人之所能，故各大學總動員研究問題，當為提高一般社會智識最好之方法也。夫依問題性質，研究結果，不必皆宜發表，然可發表者必多。學術界意見不一，研究結果，不能盡同，每一大問題皆可期待有正負數方之詳密辯論。同時，學術界研究之結果，非具有必然實行之性質，故除帶有機密性質之問題以外，大抵可以發表

●此正是漸發一般社會之常識，而爲逐漸形成顯明有力的輿論之用者也。吾人之意，政府宜委託專家研究之問題，不限於各院部之局部事件，希望一方提出專門的臨時問題，一方亦可以國家大計付諸諮詢。舉例言之，如憲法草案，即可委託各大學政治系研究批評。如近月來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問題，教育當局亦可向各大學文哲系表示希望，請其發表意見。更如目前最大問題之白銀風潮，與日本所謂經濟提携或所謂以貨易貨之說，大可以質相告諸各大學當局，囑其帮同研究。縱不能盡向公衆發表，但政府已可得參考之利益矣。

雖然，更有前提焉。政府須時時依法保障言論自由，以寬宏態度處理思想問題。對於認爲不合之理論，惟期以理論克服之，非抵觸國體，概不禁阻，然後始易喚起一般學術界之熱心贊助也。

（錄三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以嚴明之法紀改革川政

蔣委員長日前訓令川軍各將領，嚴禁五事：即一，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訴訟；二，禁止現任官佐兼任縣局長；三，禁止地方團隊人員由駐軍指派；四，禁止軍政長官與民爭利；五，禁止征收員丁勒索。蓋以此爲改革川政之初步，期以袪除軍人干政文吏貪污之積弊，誠洞見癥結對症下藥之舉，值得吾人贊佩者。

四川在軍閥割據互爭雄長之下，二十餘年來，人民所受之苦痛，雖罄竹難書，吾人禿筆，更何足以形容。故說者咸謂：蔣氏此次入川，抱與民更始之志，出水火而登衽席，要當於大處遠處着眼，不應以微末瑣細之事爲念，使人有本末倒置輕重畸形之感。不知是實昧於爲政者之謬見，不足以言治理者也。夫蚩蚩者氓，初不必皆有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其所需求於國家者，在積極的方面，爲能安居，在消極的方面，爲能樂業。申言之，即人民之唯一目的，需要國家保護其安全，希望國家減少其負擔而已。國家倘能如其所需，滿其所望，則人民對之，不期然而發生情感，「需要國家」之直覺，亦深深印入腦筋。反之，於人民之安全無所保障，於人民之負擔但有加增，則人民於拚棄反抗之餘，對國家必抱「與汝偕亡」之痛，其結果所屆，不獨不需要國家，抑且企求局面之更新，而發爲革命。是則人民與國家所相需相求者，本皆爲微末瑣細之事，固不容以其爲瑣細微末而忽視之也，明矣。

就四川過去之情況而言，戍區惡制，蔓延二十載，司牧民之責者，即不爲現職之軍官佐，亦係其卵翼豢養之人。此等之中，固非無潔身自好痌瘝民瘼者。然上焉者，學不足以應時，材非堪以濟世，庸庸碌碌，尸位素餐以自保其地位，人民對之，雖無惡感，顧亦無望其有好感也。若等而下之，則或因保持地位，不惜向人民搾索以供個人之揮霍；或因報答知遇，不恤向人民攫取以供奉上官之苞苴；寧可取怨於小民，不敢獲罪於長官，於是人民之強者有反抗之行爲，弱者有偕亡之觀念，怨毒所至，其害將不可勝言者矣。此就現任軍官佐兼任縣局長言之也。若夫假武力爲干政之工具，以武器爲訴訟之護符，於地方團隊，則滿佈爪牙，於小民生業，則相互爭奪，吾人試閉目以思此等現象，苟有其一，在少數之官佐方面，固可全操勝券，滿意稱心，而多數人民所受之壓迫威脅，所損之精神財貨，將有幾何，其不反動以抗，嫉恨咒詛而至於離心離德者幾希，則防止軍人干政一節，又烏可以微末瑣細而忽視之耶？至於文吏之貪污，僅舉徵收員丁勒索，固不足以包括其餘，然而官吏之中，最易與人民接觸與最易沾染貪污者，則莫若徵收員丁爲甚，矧干涉行政干涉訴訟及與民爭利等，既皆禁止，貪污之門，業已盡閉，所餘者僅此徵收員丁勒索一項，未能包括於上列各項之中，則列舉此項，實含有不少深意，更不當以瑣細微末視之者矣。

吾人對於蔣氏之訓令，認爲確係洞見癥結，對症下藥之舉措，今日改革川政之初步工作，捨此莫由，乃爲不容否認者。惟吾人所未敢斷定者，即以二十餘年來之川閥，散漫無紀，暴戾恣睢，已習成後天之慣性，今乃遽加束縛，責其就範圍，是否盡如人意，供我馳驅，不能不有懷疑。然而治亂政則尚猛，所有盼於蔣氏者，惟有以嚴明之法紀繼其後，澈底執行此訓令，期以出川民於水火而登衽席而已矣。

（錄三月十八日北平晨報）

× × × × × ×

日本禁阻華工出關問題

日本近在東北四省突然禁阻中國勞工入境，已由關東軍司令部公布『外國勞動者入境取締規則』，嚴格執行，以致前數日在山海關被阻之農工貧民，爲狀甚慘，而由青島等處赴大連者，亦曾數經干涉，不許上岸。吾人誠不料在此中國政府刻意對日交歡之際，所得酬報，乃爲禁止中國人入原屬中國領土之東三省，此眞令人難堪者也。

雖然，此事根本包含許多矛盾性。就日本言：自日俄戰後，彼之一貫宗旨爲大舉移民於滿蒙諸地，乃因事實障礙，在九一八以前，日僑在東北人口不過二十三萬，朝鮮人不過六十萬。九一八以後，盛倡移民，復將土地商租權範圍，擴充至東三省全部。三年之間，日僑增至四十八萬有餘，殆占九一八以前之一倍，韓民則增至百萬以上。日人於此，猶不滿足，謂將於二十年內移日本內地人民三百萬於東北，而軍部對於移殖事業，尤極熱心。前兩年移民團體，紛紛失敗，不平之聲，洋溢內外，然軍部壓迫言論，不許報界爲切合實際之報告，是以各報雖間有移民困難之紀載，仍綴以將來有望之聲明，蓋非此不能邀軍部之許可也。一方面在國內亦有始終懷疑於日本移民東北之成功者，而日人經營僞國，都市外表，逐漸繁榮，一切建設，遂有人工不足之感。爲資本家利益，當然歡迎價廉人勤之中國苦力出關工作，因有許多機關，派人向冀魯內地，招致工人，過去緣是被害之華工，不知凡幾，此事軍部理想與資本家利害，本係完全衝突，政府則一時難定國策。憶去年日本國會開會，有某議員質問廣田外務大臣，謂中國勞工，紛往滿洲，華人人口激增，後患甚大，政府有無取締之意？廣田答謂『予非『滿洲國』外交大臣，此事無從置答』，實則當時日本政府方針尚未決定也。去年十二月一日至四日關東軍特務部曾在大連召集會議，決採日僞合辦之形式，就已有之東亞勸業會社改組爲農業移民會社，排除大農式之經營而改用獎勵自耕農之方針，殆欲一掃從來移民失敗之因素，同時因關內勞工年來不避艱危，出關謀生者，依舊有三四十萬之多，不禁怵然惕懼，乃至有此次取締規則之制定，意在便利統制，不許中國勞工自由入境。此固與資本家無條件歡迎中國工人之意思不合，然如果軍部認爲有輸入中國勞工之必要時，仍可開放，特統制之權須由軍人操之耳。就中國言，一般人意見亦多矛盾之處。自一方立論，日本占我東北挾持僞國，逆叛國遐制，我不應再供給人力，助其建設，等於爲虎作倀。自另一方面立論，東北爲我之領土，華北過剩人口，向來倚爲尾閭，現在政治雖無關係，經濟利害，不能斷絕，故苦力出關謀生，仍應如前保護。以上自日本中國兩方面研究，內部觀點多不一致。惟就中國國民之情感言，東三省三千萬人民，大抵來自華北各省。歷年勞工出關，與其云受政府之保護，毋寧得同鄉會及本人鄉黨友誼之扶持，一旦禁絕此輩出關，實爲人情所不能忍，日人此舉，徒以見其封鎖門戶畏忌華人之褊狹心理，在今日中日國交甫告好轉之際，實予中國民衆以極不快之印象，蓋政治關係好轉，而經濟關係乃反惡化故也。

然而，日本既已有此禁令，則除由政府提出抗議，嚴重交涉外，在談判未得成效之先，自應由華北各省當局，通令所屬，出示佈告，曉諭人民，勿得狃於跑關東之故習，輕赴東北謀生，更應嚴禁地方不肖痞棍，假託招工，引誘苦力遠離鄉井，且須於山海關青島以及長城各口認眞檢查行旅，遇有少數貧民自動出關者，宜加勸阻，酌予遣送回籍，以免流落。其有日韓浪人，勾結地方土劣，飾辭招工，行同販賣『豬仔』者，一經查獲，應將該項日籍莠民，送交日方，要求懲辦，同時並應請日方負責查禁此類行爲，以重人道，凡此均爲目前亟應辦理之事。甚望北平政整會注意及此，將查禁招工出關與交涉取消禁令，二者等量齊觀，同時趕辦，實爲冀魯諸省勞苦貧民之幸。抑吾人尤有進者，日本關東軍此次取締中國苦力入境，目的重在統制，而並非絕對永遠禁阻。惟中國於此亦應確定政策，是否採取封鎖主義，不許勞工出關，抑或於日本不加排斥之時，仍可許其招工赴滿？果爾則我方是否一如從來之放任態度聽憑日人勾結地方莠民，經手招募，剝削貧民，一經出境，生死不問，抑或要求日方，將來需工，須通知中國官廳，代爲招募，明定條件，注意保護。凡此根本方針，此時亟須決定。吾人以爲日本對招華工入境，且採統制政策，吾人爲人道主義貧民利益起見，自亦應由官方取干涉主義，監督此類招工行動，不能再事放任，此節尤望關係當局速定辦法，與日人並案商決，庶可減免許多人道的悲劇也。

（錄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救濟實業之根本策

中央爲救濟工商業，增厚銀行資力，以便融通資金，特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元撥充中央銀行資本，二千五百萬元撥充中國銀行資本，以一千萬元撥充交通銀行資本，三行會擬押放款項辦法，實行救濟市面。同時財政當局認工商業衰頹原因，最要者爲貿易入超及受美國白銀政策之影響，並擬分別減免出口稅及裁撤轉口稅，冀可獎勵出口，減少入超，減輕人民負擔，便利貨物流通。目前上海地產商人五十人亦曾爲救濟市面計，開會議決發行流通券五萬萬元，以資流通，而免銀慌。滬上銀行界以此項流通券如何發行，及發行後如何能流通市面，乃一重要問題。且此項流通券既與紙幣同樣使用，則發行五萬萬元，必須先有三萬萬元之現金保證，方符法定。在現時銀根如此吃緊之際，然集三萬萬元現款，勢不可能，其爲一種幻想，無待煩言。吾人默察最近上海市面枯窘情況，便知全國工商業已瀕最後危機，而政府之不得不發行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更可證明其危急程度，間不容髮矣。

我國工商業必有此日，已爲吾人昨年所預見。蓋由貿易超勢及白銀流出數量觀察，不獨工商業必將崩潰，即農業亦將破產。經濟原則支配一切經濟現象，決無例外。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理有必至，勢有固然。吾人於去年春夏之交，屢提意見，警告政府與國人，謂非根本改造農工商業政策，及改革關稅制度，則經濟國難更嚴重於任何國難。若不曲突徙薪，必至焦頭爛額。不幸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遷延至今，始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辦法，安得不令人痛心哉？現時政府發行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所分配於中央，中國，交通三行者，共計不過六千五百萬元，尚餘三千五百萬元作何用途，當局未曾公布。以六千五百萬元救濟現時上海市面，何異杯水車薪？況三行救濟範圍不僅限定於上海一隅，而救濟對象亦不僅限定於一部分工商業，則其效用如何，不言而喻。以無與有比較，自屬聊勝於無，若就實際效果而言，則不澈底之責，何能倖免！吾人以爲此種救濟辦法，皆屬治標，標是否能治，已屬疑問，何況治本？於施行治本辦法之時，治標自亦不容偏廢，但不可即以治標方法，認作治本。若無確實治本辦法，則治標不特徒勞，抑且不知底止，此吾人所欲喚起政府當局注意者也。

當前我國農商工業衰頹原因，一半可以歸咎於銀貴金賤，一半可以歸咎於我國關稅制度不良，及國內捐稅太多。因銀貴金賤之故，外國購買我國貨物，自不踴躍。因稅制不良之故，我國貨物負擔太重，難與洋貨競爭。且外國貨物乘銀價高漲之際，宛如狂潮奔湧而來，造成巨量入超之逆境，爲清算國際債務，又不得不將白銀運出海外。互爲因果，成此險局。最根本辦法，自應阻止輸入，獎勵輸出。阻止輸入之方法，勸導國民勿再使用外貨，其一也。增加進口稅，其二也。尤可痛心者，進口貨物之中，糧食竟占最大部分，每年不下三萬萬元，而今年統計，一二兩月，上海一處進口洋米已達一千餘萬元，創空前未有之紀錄，若合廣州各地計算，其數更可驚人，即此一端，已足以亡國而有餘，何況尚有其他因素哉？獎勵輸出之方法，首當整理國內稅制，務使國貨在國內得以自由流通，於一物一稅原則之下，任何地方不得重複課稅。此爲第一步。凡屬出口貨物，政府不應徵收出口稅。現代國家無對於本國貨物徵稅，獨我國爲增加國庫收入，置關稅政策於不顧，每年所徵出口稅爲數甚巨，妨害國貨在外國市場之銷售，貽害甚大。倘不及早改革，則所謂獎勵，仍屬空言。此爲第二步。政府對於國內生產業者及輸出業者，應有統制政策，隨時指導其生產方法，以適合海外市場之需要。更須嚴守商業道德，免失國外信用。此爲第三步。至國貨之僅以銷售國內爲目標者，政府尤宜確立整個實業政策，務使各部門農商業不至互相競爭，卒至兩敗俱傷。生產統制，價格統制，銷售統制，皆屬必不可缺之基本條件。凡屬新興農工業，政府若認爲有利於國家，於創辦伊始，必須給與補助金，以資提倡。以上所述，皆爲治本方案之大綱，必如是，乃能阻止輸入，獎勵輸出，否則每年縱有幾千萬元救濟

，必須濟於事也。我國實業，危機甚多，倘不亟圖改造，則經濟問題可以亡國矣！

（錄三月二十二日北平晨報）

◇　◇　◇　◇

中東路今日轉讓！

數十年來以中俄合辦形式在俄人實際掌握之中東鐵路，經過二十閱月之交涉，至今日卒由僞國收買之名義下輾轉以入日本之手，此實遠東國際上之一大事件也。吾人曩於俄日僞讓路交涉成立之時，曾爲文以述其歷史的意義，具見一月二十三日本報社評。今當全路轉讓之日，敢就日俄兩國之利害得失，再一申敘，以覘將來之大勢。

按中東鐵路，建設於帝俄時代，實爲俄國侵略中國之大本營，在軍事政治上作用極大。及共產革命成功，俄爲交歡中國計，一時有交還該路之宣言。迨一九二四年簽訂中俄奉俄協定，雖於往歲交還東路之言，置之不提，但已聲明該路係商業性質，非復如帝政時代之重視。及一九二九年中俄衝突，俄方大舉進攻，占領滿洲里海拉爾，東路地位，復見重要。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突起，期月之間，日本勢力，奄被三省，而略取東路，統一北滿，完成其大陸政策，尤爲日人所念念不忘者，下手之方，不外就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毀滅中東路之價值，以迫俄國之放棄。先則溝通黑龍江之克山海倫，離中東路之羈絆橫行於東北之北部，繼則趕造老頭溝至敦化之鐵路，並將天圖路改爲寬軌，使長春通車直達鮮北之羅津港，以橫貫東北之中部。其後更經營縱斷鐵路，由「京」圖線之拉法站起至哈爾濱，由朝鮮至哈爾濱，時間可縮短至三分之一，過橋與呼海路聯接經海倫北安鎭直達大黑河以與俄境之海蘭泡相對峙，一面由齊克路寧年站復經訥河修達大黑河，以相呼應，此外復由敦化修至中東路之海林北至依蘭，截斷該路，並作松花江江防之聯絡，更由圖們江經琿春東寧直達中東路終點之綏芬河，以冀威脅海參崴，一面由洮南築路至索倫，或延長至海拉爾。以扼制外蒙。凡此種種，均不過以壓迫蘇俄爲目的，而已經築成之『京』圖路與拉賓路，將東路縱橫截斷，確予該路以重大之打擊。俄人因遠東軍備未充，不堪高壓，且因東路經濟價值銳減，不值保留，乃有前年向日本表示，自願出賣該路，蓋俄人明知日人志在必得，苟無作戰之決心，即須有放棄之準備也。中間延宕時日，幾及兩年，純爲一方在外交上努力，如交歡美法，加入國聯，以壯聲勢，一方在遠東邊境增兵築壘，偵伺防務，以策萬全，非戀戀於此有名無實之路權也。日聞去年秋冬俄國已着手建築貝加爾阿穆爾鐵路，與西比利亞鐵路並行，一路係以廟街爲終點，全路包含一幹線，三支線，總名之曰B.A.M.大鐵道，此等新路當然在國防經濟上均有重大作用。彼今斷然讓渡東路，作放棄北滿勢力範圍之姿態，就蘇俄言，乃爲有計劃的，故其得失利害，頗難斷言。惟日本目前，則有所得，且甚重要，則屬無可否認，蓋東路全線到手，儘可通盤規劃，新築之路，不妨相並利用，未築之線，可以暫予停修，而南北滿任何鐵路，悉在日本統一管理之下，成爲交通統制之一元化，經濟利益之大，莫可計算，此其一。從前東路警備權雖歸日僞把握，而行車概由俄人主持，情形複雜，治理困難，沿線之中國義勇軍迄未消滅，未始不由於此。今蘇俄勢力完全撤退，則日本行動愈得自由，所謂『强化滿洲之統治』者，至此一無阻撓，在政治上便利至大，此其二。日俄在遠東互相戒備，情勢緊張，東路如迄由俄人所有，則臥榻之側，肘腋堪虞，境內設防，窮於肆應，今歸而遠之，主客易勢，軍事便利，得益尤多，此其三。依照東路讓渡協定，買賣價格三分之一爲現金，三分之二爲以日僞商品作價支付，並將有利於日俄貿易之促進，又無待論，此其四。以上四點爲日本所得利益之灼然可覩者，至於因俄國退出北滿，至少益令日本目前在遠東地位，增其優越，是又勢理之所必然者也。

雖然，吾人前已言之，俄人出讓東路，乃受日方壓迫，實逼處此，不能遂認爲俄國從此放棄遠東地位。猶之乎美國允許菲律濱獨立，正爲便於對付日本，萬不能認其有漠視太平洋利益之意思也。以日本之貪橫猜狠，斷不能使俄人敢於高枕而臥，矧現在世界大局，又儼然回到歐戰前國際集團縱橫捭闔之情況，則日人夢想俄國撤除濱邊軍備，當然爲不可能，蓋日本對俄，向取歸納式之外交方式，惟求將日俄懸案，各個解決，逐件勝利，以立相當親善關係，俄國則向主先立互不侵犯之約，由演繹式之外交方式，以期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此種富於拘束性之國際協定，決非軍國主義之日本所能接受，故俄日雙方在大勢上終難長久相安，吾人請拭目以俟之可也。

（錄三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夢仙圖爲雙于道人作　　董卿

道場山頭雲不歸鶴𧕛夜墮松風微老仙歷刼破詩械
鐵笛罷弄知音稀偶然夢入靑四圍林巔巖腹香霏霏
前身摩詰果孰是卻認舊衲雲山衣平生不蠟謝公屐
我懶與君心不違獨無好夢到壺嶠臥遊讓汝窺天扉
當年貞愍舊游侶記偕一鶴靑田飛題詩留畫付陳迹
羣眞抗手迎驂騑君傳祖硯抱仙骨以夢證因仙可幾
癡人滿前莫浪說栩栩或訝莊周非

宋王臺（臺在九龍宋帝昺避風處行朝錄景炎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官富場是其地也）　　鶴亭

一石高覆如建瓴一石中裂空其庭江湖滿地風浪腥
吾王不赧臺則靈丞相受命方零丁朝衣張陸拭淚零
趙家塊肉留伶俜荒江相對同新亭終焉匡山付一暝
嗟嗟天帝醉不醒朱明末造傷脊鴒依前南渡忘朝廷
杯酒誰歟勸長星至今恨事留汗靑西臺遙望天冥冥
晚遺一老身轉萍歌殘朱鳥無人聽手擎如意驚雷霆
赤烏白兎走不停天風海水何時寗獨使片石標南溟
有酒且可傾醁醽豈有王氣常閉扃

哭弢庵先生二首　　石遺

此痛渾如喪伯兄卌年前事頓崢嶸（三十年前余在武昌聞先伯兄木菴先生噩耗情景如在目前）
來遲祗爲悲陳迹（十年前長兒聲暨卒官舊京余畏覩陳迹迄未北來今春決勉來一聚先生知而不能待矣）
緣盡居然即啓行（先生挽先伯兄有緣盡即行語）
殘夢四更難再續（十年前余自津歸里先生與同車送登舟四更殘月黯然握別）
一圖三老待他生（穰稱謂余於北來時與先生及散原合拍一照名三陳會合圖竟不可得矣）
吳門招隱如相就（余前歲寄書先生勸移廬蘇州有十便先生未從以在北平就醫已慣也）
稍快望衡對宇情

草草交期五十霜不多會合在江鄉（先生居螺江余避亂買田湖江一江上下乘潮來往或夜半挐舟而至）
乘潮每報挐舟至出浴常追繞樹涼

有作。必。商。飛。去。取。先生作有詩文必就先伯兄與余商定在舊都時以詩稿千首使余圈點
剛存六百餘首原本具在無遊。不。共。忽。滄。桑。余官學部時先生適還朝下直常同遊近畿諸
山看花載酒無役不從鼎革後先生授讀滑宅余教投大學者尚五六年可堪。回。憶。聆。宵。柝。
聽雨。歸。人。屬。對。牀。余携家奔走四方歸里則住先伯兄雙駿園武陵園許先生夜來談藝談
往宵柝數巡尚流連不去

人日疑庵自歙縣來談黃山之勝　衆異

倚樓。熨。眼。得。輕。陰。閒。說。梅。開。嬾。一。尋。對。影。自。生。今。日。意。
忍。寒。聊。見。晚。年。心。閣。浮。終。壞。邊。持。國。文。字。將。忘。且。縱。吟。
有客。昨。携。黃。嶽。至。與。論。松。石。抵。登。臨。

網師園秋感寄友人　遐庵

綿邈。山。川。極。望。收。頹。陽。何。語。下。高。邱。相期。曠。隔。終。無。負。
誰令。當。歸。復。遠。游。冷眼。逢。場。千。局。換。腐心。入。海。一。塵。浮。
霜筠。雪。栝。便。高。臥。遲爾。清。秋。讀。畫。樓。園中樓名

讀纕蘅書知秦淮小集舊友均念我不置並聞君將作廬山之遊　子威

東風。駘。蕩。舊。天。街。回。首。前。游。百。感。皆。春社。未。歸。廬。婦。燕。
貧家。自。愛。庾。郎。鮭。易。從。酒。後。增。離。緒。每到。花。時。動。遠。懷。
帶得。六。朝。烟。水。氣。最。銷。魂。處。是。秦。淮。

倘湖。湖。水。綠。平。湖。妝點。虞。山。入。畫。圖。客座。酒。悲。吳。偉。業。
詩人。墓。道。趙。伸。符。篷與。十。里。峯。腰。轉。畫舫。三。橋。渡。口。呼。
不礙。胸。饒。蔬。筍。氣。伊蒲。饌。要。飽。僧。廚。清涼寺菜饌最佳

除夕聞嘿園傷足賦訊　次貢

有約。同。歸。百。紙。書。今年。準。擬。諸。無。慮。不圖。却。曲。聞。傷。足。
纔信。康。莊。會。覆。車。離合。頗。疑。天。早。定。與居。爲。訊。近。何。如。
區區。一。願。猶。難。遂。枉打。灰。堆。咒。歲。除。

答吳展齋　疑庵

良友。書。來。一。惘。然。堂堂。白。日。是。何。年。小人。只。解。憂。田。圃。
無夢。能。回。倚。杵。天。
相依。墟。里。各。西。東。老樹。清。溪。處。處。同。君問。若。塘。了。無。別。
春來。都。住。菜。花。中。展齋問歙中岩塘舊居竟不能對

感皇恩　甲戌二月望日纕蘅散釋秋岳過我同游孝陵靈谷漫填此闋時春雪新霽故以發端

春雪。淨。沙。隄。香車。輕。快。想像。南。朝。俊。游。再。丹垣。一。抹。隱
映。重。重。金。縹。相逢。人。側。帽。游蜂。礙。　十六。年。中。斜陽。無。
改。却見。花。光。又。成。海。功名。世。上。迎送。幾。多。流。輩。何如。留。
老。眼。花。前。在。

談朱洪章（二）

徐一士

至洪章自叙身任首隊及克城諸狀，其「從戎紀略」云：

……九帥調各營隊伍已齊，命章往問何營頭敵，何營二敵。再三詢之，無人敢應。章曰：『我蒙身受皇上厚恩，今日正當報效，請以職分定先後何如？』時蕭統領孚泗已補福建陸路提督，寂無一言。次及李祥雲，已補河南歸德鎮。祥雲要章撥精兵一二千與之，章曰：『既撥我軍，不如我當頭隊。』衆乃隨聲鼓動。劉南雲乃言願作二隊，餘依次派定，分爲三路。當時相商，同到九帥前具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章將各情復稟，九帥壯之，命章速準備。乃回營派頭隊四百名，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各弁勇鬪打頭敵，無不奮然自振，一以當百。至龍膊子，章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填壕，倘不遵者以軍法從事。適信字李營官來，告藥已安好，請示放火。章復轉至僞天保城，稟知九帥。九帥指章看曰：『城中賊如此之多，務須小心。』章稟曰：『只要轟開城，得入其穴，任他賊衆，勿怯也』。當是時，我各營隊伍亦齊，布列龍膊子崗上。章至，乃下令放火，只見火線燃過，霹靂一聲，烟塵迷天，磚石飛崩，軍士無不人人惴慄。章乃奮身向前，左手執旂，右手執刀，奮勇登城，大呼而進。各隊勇始紛忙齊上。賊約三四百，由太平門出來抵章，爭先手刃數賊，各隊奮然並進，賊大潰。我軍追殺至老城埂太平門，用連環鎗礮轟去，賊又敗。轉進濫房，忽伏逆四出，萬礮轟來。章戰馬中鎗，乃下馬手持長矛，向爲首騎馬賊兜頭殺去。賊首落馬，章乃奪其馬而跨之。各營勇見，慌忙向前。章令兩路放火，頃刻火起，賊不能支，遂又敗北。九帥聞章失馬，乃遣人送坐騎來。章曰：『馬已得，請速催大隊來。』先是九帥進城時，至老城埂，遇節字營哨官敗回，九帥怒，即令正法。各勇悚懼，始奮身向前，四路掩殺。各路分攻城門，無不勇躍爭功。賊抵禦不住，於是九門皆破。聞敗賊大股聚於五臺山，章令長勝營跟踪追之。章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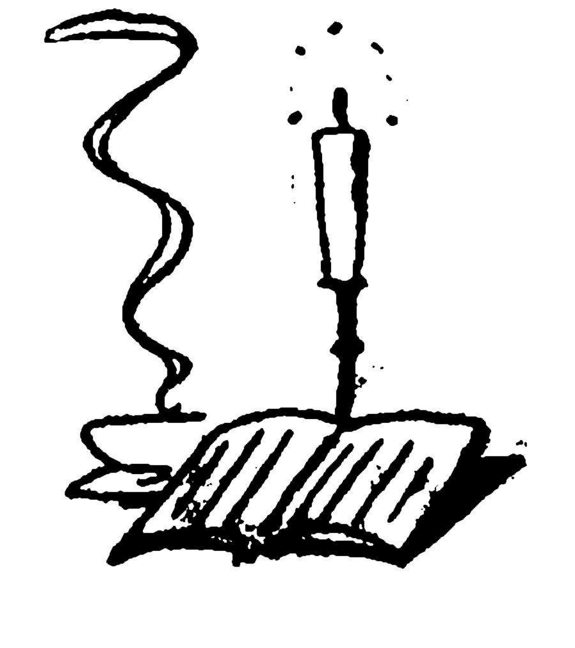
督衆往攻僞天王府正遇僞王次兄，見我軍即走。章令羅沈二營官佯敗誘之，得以生擒。時日已暝，章乃衝入僞王府，搜其黨而殲之。令將轅門緊閉，以兩營守之，餘皆分紮前後，封其府庫，以待九帥。惟地道衝塌之處，無人看守，夜半賊結隊偷出，九帥隨派馬隊武營官追殺。章知之，即督長勝軍追至雄黃鎮，將僞忠王李秀成搜獲。九帥連調始回。章一路見我陣亡兵弁，目不忍視，不禁淚下。甫至營，各軍士皆痛哭連聲。往尋地道崩處，我四百餘勇，當頭陣軍士，盡被火藥轟死，無一得生。章心慘裂，搥胸痛哭，更不能止。各幕友來勸曰：『死生有定，幸大功告成，亦足慰各忠魂於地下。』章哭曰：『我自領軍以來，從未有傷亡如此之多如此之慘者。此數百勇士，皆同余十有餘年，血汗辛苦，一旦成功，盡喪，屍骨無存，追念前勞，能無痛傷。』各幕友灑淚力勸方止。次日九帥復令各處搜賊，忽貢院前陰溝火起，賊匿其中，以洋鎗傷我親兵數名。章令撤火藥燒之，賊冒火亂逃，章追而殲之，乃回稟九帥，時派弁兵沿街搜捕，並出示安諭百姓，嚴飭各營不許滋擾，賞恤諸傷亡軍士有差，以生擒逆首瀝血祭我各將士，並延僧超度之。捷聞，朝野相慶。時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也。九帥乃敘功具奏，七月十八日奉上諭：『提督銜記名總兵朱洪章，克復江南，首先登城，生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二逆首，異常出力，遇有提鎮缺出，請旨先前簡放，賞穿黃馬褂，世襲騎都尉罔替。欽此。』……

所敘頗詳，可與當時奏報參閱。奏報或難免不實不盡之處，洪章自述亦間有夸侈失實，要其先登之勇，不愧驍將耳。國藩原奏，謂：『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遂傳令即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所謂先登九將也。若國荃攻克外城原奏，係謂：『十五日李臣典地道告成，十六日午刻發火，衝開二十餘丈。當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張詩日熊登武陳壽武蕭孚泗彭毓橘蕭慶衍率各營大隊從倒口搶入城內。悍賊數千死護倒口，排例逆衆數萬，拚命抗拒。經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從中路大呼衝，奮不顧身，鏖戰三時之

久，賊乃大潰。……」則臣典不在先登九將之列，而洪章實冠諸將焉。李蕭封爵，張詩日彭毓橘亦得一等輕車都尉，洪章僅騎都尉，其觖望良非無因。張之洞請䘏之奏，推爲功首，亦非羌無故實也。孚泗之獲封男爵，以擒李秀成等。雖秀成之擒，孚泗功蓋倖致，（參看秀成供狀及薛福成「庸盦筆記」。）然未聞有謂秀成仁達爲洪章所擒者，洪章乃亦引爲己功，且不惜竄改上諭以實之，未免離奇之甚矣。其騎都尉亦並無「世襲罔替」字樣。此役之獲「世襲罔替」者，惟國藩之侯官文之伯而已。賞功之諭，係云：

……記名提督李臣典，於槍砲叢中，搶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砲臺，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勳勞卓絕，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總兵朱洪章武明良熊登伍維壽均著交軍機處記名，無論提督總兵缺出，僅先提奏，並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記名按察使劉連捷，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加頭品頂戴，賞給騎都尉世職。提督張詩日　，著以提督遇缺提奏，並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記名道彭毓橘，著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布政使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

洪章胡竟漫爲抉易其詞乎！（臣典時爲記名提督實缺河南歸德鎮總兵，孚泗則已爲實缺福建陸路提督。上諭於孚泗，若亦爲記名提督者，殆降諭時未及致詳耳。）



明西廠婦禍之始末

那廉君

明成祖永樂皇帝，既建北京，懼建文遺臣之未盡除也，每懷疑不自安，乃設東廠，主刺奸。至憲宗成化十三年正月己巳，復別設廠於靈濟宮之前，號曰西廠，以別於東廠而言也。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而以錦衣衛校尉餘從之。汪直者，大藤峽之猺種也。猺賊平，閹直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進御馬太監。直少年黠譎，爲憲宗寵。(見憲宗實錄)西廠成立之年月，實錄無載，但成化十三年二月丁丑已有「三琶福建寧都指揮全知楊曄及董璵」之事。(琶，爲明代錦衣衛之酷刑)而據明史憲宗本紀及明史紀事本末云云，謂爲西廠置於十三年正月，此說固爲可據，但實錄何以漏載此事？殊爲疑問耳，西廠既置於十三年正月，同年五月丙子付罷之，庚戌復設西廠，十八年三月壬申再罷之。然在此二置二罷之過程中，明代閹宦之禍，實已種其惡根。故明史之贊憲宗也，其中有曰：「仁宣之治，於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恣，盜竊權柄，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爲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初西廠之設也，汪直逞其內官之威，橫行無忌，未及四月，分遣郎中武淸樂章，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浙江布政使劉福，左通政方賢等內入西廠獄。朝野衆怒，士論非之。十三年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萬安劉珝劉吉有見於汪直退勢，婦禍已成，汪直不去，天下安危未可知。因疏直十罪，上於憲宗，請罷西廠。疏既上，憲宗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繫安危于天下？」乃使太監懷恩至閣，詰問誰先主者？輅曰：「朝臣無大小，皆請旨收問。而汪直敢擅執三品以上；宣(府)大(同)重鎭，直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留守大臣，直擅捕之；朝廷耳目，直輒更易，直不去，安乎？危乎？臣等全心一意，無有先後。」珝奮怒曰：「臣等侍皇上東宮幾二十年，朝廷淸明，忽汪直恣害，何忍坐視？」安吉各推言之，懷恩以聞。上見之，立罷西廠，散遣官校。(見談遷國榷)是爲第一次之罷西廠。西廠既罷，兵部尚書項忠倡九列共劾直。憲宗乃退還汪直爲御馬監，朝野大快。然汪直怨項忠之劾己也，陰發其贓，忠遂削籍。(見憲宗實錄)西廠方罷未久，同年六月庚戌，南京監察御史戴縉考察入京，上言請復西廠，疏曰：「近來災異薦臻，皇上論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近何賢才？退何不肖？亦不聞羣臣革何宿弊？劾何奸猾？獨太監汪直緝奸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警衆，第部下韋瑛等行事張皇。大臣奏允，即蒙革罷，伏望皇上推誠任人，及時行政，即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決自聖衷，復西廠如故。」初商輅等之上言請罷西廠，憲宗頗疑閣臣商輅等受楊曄之賂，故西廠罷後，心頗鬱鬱。即得疏入，御史王億亦言之，益心動。乃復開西廠，而命汪直刺事如故。西廠之二次復興，實肇禍於戴縉。論者曰：「嗚呼！自古閹豎之禍，未有無黨助以成者，戴縉之罪可勝誅哉！」(明米睦㮮)又曰：「戴縉甘爲鷹犬，固不足責，竊爲王越尹旻等羞之矣！」(明談遷)汪直既刺事如昔，益縱淫威。十六年正月戊申，兵科給事中孫博上言數事，其一云：「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摭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憲宗曰：「孫博不諳事體，所陳多浮泛之辭，本當究治，姑恕之。」會汪直得此訊，怒甚。呼博而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見憲宗實錄。)汪直至此，驕氣愈熾，然憲宗已知汪直之行爲若是，漸疏之。故直與王越等初同受命征遼北，至成化十八年二月庚申，北虜漸平，獨召遊擊參將等官回，而留直與越共事者，即一明証。越年，直等自威寧還，有盜夜越皇城入內，竊衣米者，時索之急，東廠校尉緝獲之。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銘。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爾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因發其交構事。汪直至此，更見疏於帝。(見憲宗實錄)成化十八年二月乙丑，帝下詔命汪直專鎭大同，此更可爲憲宗疏遠汪直之一證。此詔既頒，至三月壬申，朝臣以汪直既奉詔鎭守大同，六科十三道交章奏其苛察紛擾，請仍罷西廠。得旨：「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內閣臣太子太保萬安，往約太子少保劉珝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欲革之，朝廷不從，吾獨豈可坐視？當有以勸上，宜從衆言。」珝不然曰：「西廠行事，有何不公道也？」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題曰：「仰惟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極，初令錦衣衛官校，暗引緝訪謀逆妖言大姦大惡等事，猶恐外官狗情，隨設東廠，命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行之五六十年，事有定規，人易遵守，往年京城妖狐夜出，人心驚惶，致勞聖慮，添設西廠官校，特命內監汪直提督緝訪，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自是事情紛擾，臣不敢言。茲者汪直已受勅鎭守大同地方，京城大小官員以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謂朝廷革去西廠爲便。伏望聖明，洞察事機，俯順下情，將西廠特頒勅旨革罷，官校悉回本衛，庶舊制以復，人心以安。緣西廠存革，實於人心治體關係最大，臣不敢緘默。」疏既入，帝是之，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而珝有慚色。(見實錄)自此之後，汪直之勢已呈秋風末路。然倡復興西廠者爲戴縉，復倡革罷西廠者爲萬安，二人之功罪，其由此可知。而吾人於讀明史紀事本末時，睹中官阿丑之作院本，寓諷於汪太監之事，則汪直當時之淫威爲何如，又可知矣！

余明

丁飛

一

劈拍劈拍的單響，從屋後面發動，因為天熱而睡在地板上的余明，頓時被牠吵醒；眼睛微微張開了點，嘴裏嘟囔着罵道：「什麼討厭人家，半夜三更放起鬼爆竹來！」接着一個翻身，又預備睡去的時候，不料那劈拍之聲竟延長了，幾分鐘之後，而且變成非常繁複，又緊湊。於是他把頭抬起了點，側着耳朵細聽，忽然，他那雙棗子眼睜得很圓很大了，在暗黑的室中，閃着恐懼的光：原來這是步槍的叫嘯，步槍之外甚至於還夾雜着八九個月以前圍城時候聽慣了的俄國式機關槍的蠢笨而又沉滯的連續的閘閘聲。

「又是兵變了嗎？哼，難道又鬧餉不成？」這樣想着的余明，混身不禁都發起抖來。

他聽見外院也有了響動，為想壯壯胆，便把上身伏地，摸索着，獸似的爬出去。老程和老胡果然都已起來，蜷縮在一處，却又輕輕地談論着鎗聲的來由；其結論當然和余明的假定不謀而合，因為陰歷除夕那天，這里是鬧過一次餉的。

鎗聲整夜不曾停住，而且愈演愈劇，巷子外許多人的脚步雜雜沓沓地奔來奔去，有時還聽得見呼喊聲。睡覺是再也不用想，三個人互相守着，彼此都只剩了一堆發抖的身體，一顆跳躍的心，面面相覷……

慢慢地，天色露出魚肚白了。

外間的騷擾，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忽然逐漸靜止下去；老胡和老程因為過於疲倦，這時倒頭便打鼾。余明睡不着，獨自走到門口，打開半扇門，望着外頭的景象：只見零零落落許多灰衣人，把褲脚捲到大腿上，匆忙地走過；有些揹着鎗，有些却是空手的。隨後，一個挂皮帶的軍官很英武地走過來，看見他這副畏畏縮縮的神情，笑了，打着湖南腔說：「你們老百姓，不要怕，我們已經把他們解決了。」

「同志們辛苦……」余明雖然很不滿意那軍官送給他的「老百姓」的稱呼，但他知道對軍人是應當特別存幾分客氣的。

那軍官和靄地笑了笑，仍然繼續望前走。這使他減去了許多害怕，便下了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的決心。

大街上騷亂得很，好幾家舖戶門前

，撐着軍隊的旗幟，守衛的拿着槍站着，但裏面又沒有什麼人。軍服不全的火伕，把一些鍋呀鐘呀的東西當街擺着，一壁又忙忙碌碌地生火煮飯。來去的不成隊伍的軍人很多，臉上都很顯得疲倦，但又堆着笑，哼呵哼呵地把一捆捆的槍枝抬過來。

他看看情形大致已經安定，便回到寓所；心想今天總該沒有什麼公可辦罷，便爬上牀，痛痛快快地睡了一覺。

下午出去，情形全變了。街上行人極少，滿牆頭貼着紅的綠的標語。他對於那些標語裏面所含的意義，一點也不明白，只有「歡迎第×方面軍」這一條，他是懂得的，他知道一夜的槍聲響了之後，N城顯然已換了主人，而新的主人必然就是這被「歡迎」的第×方面軍。

不覺順脚走進向來服務的機關裏。和平日一樣，各間房裏都仍然擠滿了人，其中有一小部分很鎮靜地坐着。而大部分都在交頭接耳地談說什麼。從樓梯到過廊上，一些氣昂昂的人，挾着大皮包，或者背後跟着兩名匣子礮手，都大踏步地一徑向着會議廳跑，

這自然都是一些和第×方面軍有關係的要人們了，他想。

讀了貼在揭示牌上的一張宣言書，也捉摸不到幹的倒底是什麼把戲。規規矩矩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罷，有公事發下來就辦，否則就獃着，這一切都有那些氣昂昂的人在討論，商議，用不着自己去計較，余明如此盤算着，便在那張黃漆半桌前坐下了，打開厚厚的一刀紅格十行紙，拿起毛筆來，橫七豎八地寫上了無數的「歡」字和「迎」字。

二

幾天以來，由於市街上的紛亂和哀愁，由於來來去去的要人們的臉色的倨促和匆忙，使余明感到大不安。仍然天天照例去辦公，但心裏也天天沒來由地越來越覺得沉重，而且手足無措。××委員會算是在僅僅千餘人參加的群衆大會中成立了，這原是一個可以使他安心的消息；可是，那樣草草地宣誓，那樣草草地授印，他實在再也禁不住不為那種滑稽的演戲似的儀式所動，而直覺地知道這N城裏馬上又將有什麼大變會發生了。

「看那種樣子，他們在這裏的時間怕不會長久的罷……」散會以後，竊竊地問着老程。

「誰說他們會老住在這裏呢？」

「那麼，我們怎麼樣……」

「我們嗎，還不是照舊做我們的事？甲來了也罷，乙來了也罷，於我們兩無關係！」老程坦然說。

他相信老程的話，沉重的心這纔輕鬆了些。但接着卻又躊躇起來：是應該留在這可依戀的N城裏呢，還是拖泥帶

水地跟着走，又決不定。勉强以「雖說事情已很突兀，但總不至於這樣快地就爆發罷」的話，暫時寬慰着自己，挨磨似的又過了兩天。

外邊謠言蓬蓬勃勃地起來了，而且愈傳愈廣，愈傳愈厲害。先說城裏的某大財主被暗殺了，其次是某某家裏某某鋪子都遭了搶，最後却是報復似的相反的消息，說這邊要打倒的那人的軍隊，業已開到德安，或者涂家埠，預備猛烈地攻進N城，實行大屠殺。恐怖的幕張開以後，到處的鋪門都嚴扃起來，街上的行人幾乎絕跡，而余明的心也由沉重而躊躇，由躊躇而寬弛，由寬弛而又突然擔憂不已了。

但他不能不照常去服務。是第七天一早，走進熟識的機關的大門時，他不覺吃驚。幾十個挑夫，有的叉手站着，有的啣了旱烟筒在階沿上坐着，許多担担子，裏頭是印好的成捆的標語，傳單，各種文件，雜亂地擺着，擋住了進出的路。臉色冰冷的五六位同事，沒頭蛇似的在這些担子堆裏竄進竄出。

「怎麽啦，難道那事情終於發生了嗎？」這樣想着，不覺縮住脚；但立刻又勇敢起來了，「問問主任去罷，」便慌慌忙忙望裏走。

從樓下到樓上，每間房裏，人頭擁擠，那光景比較大門口更爲雜亂。不知道應該怎麽樣纔好，他只能筆直地站在主任面前。主任在忙迫地指東指西，沒有理會他，好久，纔向他一瞥，說：「余同志，你怎麽樣呢？」

「跟您……」

「跟我？那是不行了。不過，你要是願意一同走的話，宣傳隊裏倒還缺些人……」

「便是宣傳隊裏，也請您替我補一個名字罷。」

「你吃不吃得起苦呢？」主任笑了。

「吃得起，吃得起……」

「那麽，你快自己和楊委員去說罷，我忙不過來……」

跑了好幾間房，纔找到楊委員，是在原先的會議廳裏，瘋了一般正在說些什麽。看見他進去，便問：「你也一同去嗎，余同志？——好的，請在這裏簽一個名。」

領了宣傳員的布證章，便預備回去收拾行李。走出會議廳門口時，恰好遇着了三四位新的宣傳員，在過廊上躑躅着。原都是同事，但這時他們都不似往日委頓了，穿得簡簡便便，隨身帶着全副行李：是一張捲好的氈子，一個小的包裹和容水量一磅的熱水瓶一枚。

「唔，余同志，你也去湊湊熱鬧嗎？」

「很好呵，我們又多一個伙伴了！」

「但我勸你不用去罷！你這副樣

子，很够得上上簽的資格，要不然也就準是劣紳……留在這裏保證你不會出毛病的！」其中一個臉孔白白的人打趣着說。

「的確的呢，」那個高個子也說了，態度却是莊嚴的。「你其實不要緊，像你似的神情，他們來了以後，也不會疑心你是什麼的，何必去喫這種苦？」

「唉，要去，要去，在這裏將要找不到工作，不能生活的！跟了去的話，有吃大家吃，要餓也大家餓……」余明說完這話，便匆忙跑下樓去，匆忙之中很顯得寂寞和悲凉。

三

喫了幾塊冷麵包，已經是午上蠻，他們一共將近百人，使排成不很整齊的行列，擁出城去。望東伸長着的大路上，黑壓壓地被成團的步兵充塞滿了，其間有礮隊，每一架礮拆卸成幾個部分，由許多人抬着。

他們暫時聚集在田裏，讓那些隊伍先行通過。組成隊伍的每一個分子，都是襤褸不堪，臉上始終罩着一層固定的枯黃顏色，掮着槍無休止地前進。

好久以後，隊伍過完了。楊委員把哨子一吹，大家立刻一湧跳上大道，跟在隊伍背後走。走了五六里，也許三四里光景，後面大隊又上來了，大家只得又趕快讓開。余明頭一個跳下田去，恰巧那田是爛田，田水有兩三分深；撲哆一聲，爛泥替他的鞋韈罩上了一件外套，兩隻褲脚上也立刻綴滿了無數大小不一的黃黑斑點，連匆忙走過的兵士們都笑起來了。余明紅了臉，然後仍復爬上大道，站在旁邊等着。

「何必那樣急急呢？」一個人在旁說。

沿路這樣走一陣息一陣，走到日色逐漸西斜，逐漸望遠遠的地平線下沉落下去了，還只走了三十幾里路。這時他們這將近百人的隊伍，已在無形中分成三四組了：浦壯一點的，早已趕上了前程；文質彬彬的余明，自然是跟在落後的最末一組裏，拖着沉重得再也提不起了的脚步，在腰板的陣陣的酸痛中，繼續慢慢地走着。

看看黑暗已籠罩了整個宇宙，四野是死滅了一般地荒凉陰森；要不是後面時時有落伍的三三兩兩的蕳鎗的兵士跟踪上來，他們這些赤手空拳的鬥士，簡直個個都驚惶得要哭出來了。但因爲大隊的無休止的前進，使他們不敢半途停留；彷彿後面已有成羣的虎狼追上來了一般，只能硬掙着氣，在黑暗中捉迷藏似的一步一步迤邐向前。

田阪裏不時發出秋蟲的尖峭的夜叫，那聲音是凄厲的，余明幾次聽了都毛髮直豎。他這時已沒有別的思慮，只强忍着滿眶眼淚，希望趕快找到一處勉强

可以容他安息的地方，讓他痛痛快快地酣睡一覺。

好容易聽得到雄鷄的啞啞的啼聲了，這是證明時候確已過了半夜。但余明所想的却不是這樣，從不知那裏給了他一種鼓舞，他忽然精神百倍了，奮勇地繞過半圈田塍，奮勇地跨過石橋，奮勇地走到一棵張着大傘似的年久的楓樹下，他纔突然站住。

前面明明是一座村莊。

「口令！」

余明沉吟了一下，想起來了：「救國。」嗓音是痛啞的。

「什麼地方來的，快說！」

「宣傳隊。」

通過了步哨線，已走入村莊的夾道。余明和他的同伴都歡喜得不可以言語形容。舉眼望一望，雖然是在黑暗中，也隱約地可以看得出來：舂米的石臼是陷落在籬邊；老南瓜纍纍地倒垂着，把枝蔓都累得彎曲了；幾條絲瓜，無賴地探出頭來，但也已枯萎不堪。然而，從石臼邊數起直到通過村莊的盡頭，到處都已睡滿了人；破舊的板門，雖都敞開着，裏邊也已充滿了炭氣和鼾聲。他們都感到失望。

彷徨了一會之後，只得仍然望前走；在兩里多路以外，纔找到一個空着的路亭，十來個人都雀躍了。任憑那尖厲的過路風吹着，也不計較肚裏正那樣飢餓，大家只連忙打開氈子來着地睡下，似尋到了皇宮一般。

四

半個多月的行程，爬過了萬山，涉過了連天的荒原，橫跨過了幾條河流，已經到了K省的邊界了；翻過嶺去，便是C省地面。山腰當中有一座關，說便是兩省的交界處。但這座關是屬於那一省的呢，却沒有人能夠回答。

余明那一天走到這關口，整整怔住了半日，他不是懷古，且也不曾作過什麼遼遠的推敲，只是忽然覺得頭腦裏有些異樣了，似乎脚下的世界也在動搖起來，身子好像一旦加增了幾百斤的重量一般，再也挪不動了。

在關口的山階上坐了那麼久，總覺得四周只是一陣陣的昏黑掩蓋上來。細細地體會了之後，纔明白高山上的溫度不比尋常，而暮秋的風勢又特別地刺人肌骨，接着也就知道自己所穿的衣服太單薄了。

這樣想着的余明，不覺大大地抽了一下冷勁，眼皮也自然而然地被什麼魔鬼拉着一般，閉攏來了。他略一掙扎，覺得冷勁抽得更兇了些；悲感地，但也不再計較地，便把背在身上的氈子解下來，枕在頸下橫躺下去……

昏昏沉沉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隨後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身上用力推着，而且

耳邊恍惚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但混身正火燒似的發着熱，眼睛也睜不開，口裏又直乾渴，要答應也答應不出來，

「余同志，余明！」叫聲是逐漸清晰而洪大了。

「唔，唔」他只這樣應着，迷糊之中辨別出叫他的人是和他一般常常落後的宣傳員趙德文。

「余同志，快起來啊，後面敵兵追上來了！」趙德文大聲說。

「呀，是真的嗎？」聽到這樣的一句刺耳的言詞，病倒着的余明竟突然來了一股不知從那里來的力氣，一豎身便跳起來，眼睛也睜得很圓很大了。

「誰騙你？今天早晨楊委員就說過了，你沒聽到？哈，你倒還安心在這里睡覺！給他們追上了，可是除了打靶外，沒有第二條路！」

「我因爲今天身子不好……」

「還管得了這些！快走要緊，這不是玩的！」趙德文一把拉起他來，給他背上了氈子，便催他快走。

翻下嶺背，在嶺脚下的彎坳子裏，找到了宣傳隊的隊部，已經有二更天光景。但余明却真的病倒了，口吐白沫，說了一夜囈語，到第二天大家出發的時候，他總是怎樣也掙不起身來。

楊委員給了五塊錢，叫他待養好了病，再趕上隊伍去。「敵兵已經追上來了，請你原諒，我們已管不得你……」

余明望着他們仍然列成不很整齊的隊伍走出門去，隨後是火夫挑了鍋爐，挑夫挑了宣傳品跟着，屋子裏頓時只有一片淒清。想到不是病死便是給敵兵槍斃的自己的最後的命運就要來到，因爲混身發熱而覺得乾枯的眼裏，竟又不由自主地淌出淚來。

然而，屋主却回來了，見有一個病人留在他屋裏，看護得倒很周到，兩天之後，余明覺得身子已經輕鬆了許多，只是還有些困乏。謝了屋主兩塊錢，預備明天上路，這時忽然聽到外面一片嘈嚷聲，那聲音越發在近攏來，屋主早又走到後門望叢谷裏竄去了。

余明不識路徑，只得獨自躲在柴草堆裏發抖。但當夜還是被發見了，帶到團長面前。

「你是什麼人？躲在柴草堆裏做什麼？」團長厲聲問。

「是這里的百姓……姓余，叫余日月……」

「這里的百姓？不像，唔，口音很不像。怕是前面宣傳隊裏的人罷。」團長忽變了很和藹的口氣。

「……」

「是也不要緊，我不爲難你們，我們是一起的。」團長說着，叫人把他帶走了。

在次日跟了團部出發以前，余明曾被帶來帶去地盤問了好幾次；給麻煩不過，心裏又想左右也不過是個死，便完全部承認了。而出乎意外的是，那團長竟那樣地說出撫慰似的話來：「既然是同志，那也就沒有什麽關係；我不殺你，我已和你們前邊派來的代表接洽好了，我們都是一起的。」

於是，此後余明便跟着團部走；直起了一個多月，已經到了C省的M縣，總找到宣傳隊的隊部。

但第二天，戰爭便發動了，機關槍聲又繞住了周圍，分辨不出那一個方向在打仗和那一個方向平靜無事，只是覺得四面八方都在混戰；更有雷似的大聲的巨砲，忽斷忽續地咆哮着，似乎打算轟掉遠遠兩個高聳入雲的叫不出名字的山頭。

戰事便這樣漫無歸結地延長着，勝敗也反覆無常，把余明的全個心弄得飄飄蕩蕩不着邊際，像煞風中的女人的衣裙……

但經過十幾次的進退，經過十幾次的爭奪，有一天，余明終於聽出了礮聲的格外逼近攏來，而槍彈的聯珠箭也格外沒有休止地響着了。當時，他便向趙德文說：「不知爲什麽，楊委員也不下個命令；我們總得找個安全一點的去處……」

這樣說着，門外忽然騷亂不堪，殘敗的兵卒已經紛紛潮水似的退下來了，槍砲也越發響得快要震碎耳鼓。趙德文不及答話，便背上包袱，扯着他隨着潰兵奪路而逃。

整整不息地奔跑了一天，看看已將近黃昏，四野早昏黑下來。瞻前顧後，不料竟什麽也沒有了，只剩了孤另另一個人。原是不辨方向地亂竄的，不知怎樣走錯了一步路，却一個人竄到這曠野地方來了；他又着急，又害怕，又悲哀，不覺混身滲出了冷汗。

只得向有燈火的地方奔去。走到村莊口，黃狗先嗥吠起來了，村裏出來幾個慌張不堪的人，看見他獨自氣急敗壞地站着，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向他說起話來。他一句也不懂，但從口氣裏聽出：乜誰？彬處來？做乜咁夜裏開來？做乜咁唔聲唔聲的？……無非都是一些問話。

余明不會講C省的土白，這是當然的；但「喫飯」兩字的讀音，他却曉得。於是他做出求乞似的神情，用手模仿着喫餓的樣子說：「喲飯……」

村人知道他不過是個迷途的人，便讓他喫了飯，帶他在牛欄裏住了一宿。次日一早又指點他走上到汕埠去的大路，說到了那里，便可以改搭到S市去的海輪……

海上四日夜的奔波，余明終於乘着長風到了S市；S市的繁華景象，和平空氣，使他恍惚如到了世外一般，他眼前忽覺重又見着一絲光明。

但往小旅館裏住下，立刻又苦惱起來了：第一覺得身上時時發抖作寒，頭腦也因此常常昏眼；第二時常覺得餓，又不敢痛痛快快去大吃一頓。

生活的重擔又架在他身上了，他不能不在艱難的重負之中掙扎，於是他四出去找朋友。可是，地面遼闊的S市，一出去，只看見眼睛的海，鼻孔的海，頭髮的海，却總找不着一個相識的人。將近二十天的逗留中，雖也找到過三位：但一位說他不激底，一位說他投機，還有一位根本把他看成危險人物，在馬路上邂逅着的時候，連話都不敢對他多說，便匆匆告別走了。

他知道S市已不是他久留的地方，生活的道路是那樣地險阻，或者倒不如回家去。數了一數身邊的錢，還剩五元五角，拿四元錢買了一張統艙票，當天便下了江輪……

但此後，余明家裏的人却始終沒有見他回去，而別處也沒有人再遇着過他；有人說曾在N城的特種法庭裏見審訊過他一次——可是也只一次，以後却永遠沒有，永遠……

饑怨

胡國新

大紅冠子公雞從窠裏迎着不挺凉的曉風拐了出來。抖了抖羽毛。一鼓勁兒騰的一聲飛落在一座小山形的糞堆上。

「咯……咯……咯」牠揚着脖子叫了幾聲。正像舞台上司幕的哨音似的，也啓開了大地的晨間的灰幕。

又是一個短期間的掙扎的開始。

阿保的娘被這忠誠的雞聲喚醒了。她從土炕的一角，黑洞似的被筒子裏探出一顆銀髮飄蕭的頭顱，有氣無力的乾咳了兩聲。繼而才努力睜開兩隻夜來已竟被眼屎粘連在一起的昏花的老眼，看看她旁邊睡着的阿保和他的妻子。看了後又把頭垂下，像是祈禱樣樣的默默了會子，才伸出一隻乾薑似的手推了推那蜷曲着像個大鴨蛋一般的被窩道：

「醒醒，連兒他媽，醒醒。」

看到被窩裏開始蠕動了，她又接上一句說，

「你起來先燒點水，讓他多睡一會也好。」

同樣地，被筒張開了嘴，似乎夢囈的呻吟了一聲，一股濃醲的臭味好像過了勁兒的發黴似的。忽地坐起來一個披散着頭髮的年輕女人。但等她把一切起床的事情辦完了之後，各個被窩都微微動轉了起來。最先醒的是那十歲的男孩子，名字喚做連兒的，接着一陣低悶的啼聲又發作了。

女人袒露出胸膛，從自己的身邊掏出一個整個用破布裹就的不滿周歲的小孩，就到奶頭那裏讓他吮吸着。

吮吸了一會子，看小孩已竟把眼睛睜得很大，再沒有睡着的希望了。作媽的隨手從炕沿底下拾出一小塊昨晚吃剩下的糕餅，遞到他污黑的小胖手裏，說，

「去，坐在炕上跟奶奶玩去罷」！

她粗心地把敞開了的大襟掩上，下地去工作。

◆ ◆ ◆ ◆

初春的太陽已竟有些暖和的力量了。它的光線從堤岸上的柳樹梢頭伸下來。在這樹蔭裏，跋涉着一小隊空虛的駱駝，駱駝上有的還負載着一個空虛的旅客。在爲首的一隻，頸子上拴着鈴鐺。當駱駝繼續邁着牠紳士般的闊步時，鈴聲不斷地敲擊出一種古樸的沉悶的音調。

這是一幫往門頭溝馱煤去的煤販子。

在許多種從事職業的人羣中選出這

種人是最容易不過的。人身上穿着的衣裳顏色雖不一律，但式樣總是古板得如在舞台上所見。而且是短裝。到三九天氣，爲了時常要在冰冷的夜的寒氣裏搏戰的緣故，一件肥而且厚的老羊皮襖是少不了的。如果人類眞的是由上帝用泥土揑成的話，這種煤販子必然是在普通人的材料中加上點黑色的東西。你在他旁邊望着他，只見那眼睛的白處是越顯得白到可愛的程度了。

太陽沉默地瞰着漫長的山谷的幽靜。駱駝邁着沉重的紆緩的步子，鈴兒的單調的演奏，的確是愈顯得這裏的死一般的幽靜了。

阿保從上到駱駝的背上就睡着了。一路儘管有七石的崎嶇不平處，然而阿保竟不至於翻滾在地上。不，不僅是阿保，凡是煤販子都有這個本領的。他們爲了生活的牽累，或者像阿保那樣，家裏的娘，老婆，孩子都仗着自己一根苦支持着她們的活命時，不得不長年長月過着這種駝背的生涯。他們常常是，在從家裏赴煤窰去裝貨的道上，一直睡到他們的目的地。駱駝都是訓練慣了的，從來不會失路。

慢慢地，阿保被過於溫暖的陽光給炙醒了。睜開眼，用不着辨視路途，他知道離門頭溝還有八里地，這地方是叫做灰峪的。他下意識地揉了揉眼睛，前前後後看了看同伴們還酣適地把頭伏在畜牲軟軟的黃毛間，不好驚動。不由得便幽幽地想到昨晚的事情。

◇　◇　◇　◇

下午傍黑時候，阿保渾身洗着一身臭汗，肩膀上扛着鋤，同時也扛了一天工作的疲勞從村東一步一步的走到家。那裏是他賣了十幾年力氣掙來的三畝半薄沙地——也便是他一家五口唯一的財產——趁着地氣泛得正好，而且天也晴得像一匹剛浣過的紗的時候，他盡着一天的力量把壓了一冬天的硬土鋤鬆了。正臉紅脖子粗的坐在炕沿上，用塊皴的漉布擦臉上頸上的黃泥汗水。他的妻在竈下開始做晚飯。

忽然一陣嘹喨的歌聲發作起來，他稍一遲疑，就聽隔着窗紙他的娘揚着調子叫：

「連兒，別進人家屋子裏去啊！」

跟着有一個嬌媚的女人聲氣回答，

「不礙事，進來聽聽怕什麼！」

於是他立刻明了又是那位學校裏的先生去唱話匣子了。但是疲勞給他精神上的毀傷太重了，他眞的沒有這樣的閒情去領略這美妙的歌聲，反而是，當他一壁用竹筷往嘴裏扒進粗糙的二米飯一壁把腦筋伸入到一種不平的思想裏去。

他想到那位剛搬來不久的闊先生，一個留着亮光光的長頭髮，而且有一架金絲眼鏡的先生臉白白的，看樣子比自己還年輕呢。和他的那位剪了髮的大腳

太太，跟前那個玉雪可念的男孩，在八家各式各樣的生活上，他都給滲上一種羨妬的態度。他常常看見在太陽已竟上得老高老高了，在他已竟跑了六七十里路回來，却看見那位閻先生，剛夾着一捲書本，一手拄着手杖，和顏悅色的到他的學校裏去。他的太太在後面抱着他們的孩子目送着他的身影。小孩子一邊「爸爸，爸爸，」親暱的呼喚着……他覺得自己也有着五官，肐膊，和腿，力氣只有更大得多；為什麼長年流着汗水，掙命。饒這樣，自己的老娘，女人小孩，還餓得面黃飢瘦，身上的衣服五顏六色的，勉勉强强不致於斷了這口氣呢。

「這是命。」他有時聽見他的娘這樣對他講。然而自己總思想若是自己從小就長在城裏，也不會受這麼大的罪。因此他叫咒着這貧窮的村莊，總想找個門子到城市裏走走。

然而這只是一個妄想，比做夢呀還要渺茫的妄想。這妄想跟着他的二米飯一齊咽到肚中去了。這時候，他的老娘喚他，

「阿保，對門閻先生讓你給駝三百斤炸子，這就去罷！」

「……」二米飯的粗粒咯得食管有點兒疼，阿保一時說不出話來。

看到他的妻子拋過來一個眼色，他明白了它的用意，那眼色的意思是說「給閻先生駝煤是較比給村裏任何一家可以多賺三毛錢，要是一百斤的話。三百斤便是小一塊子了。」於是他便隔着窗戶海說着，

「是罷，吃了飯就給閻先生駝去。」他終於屈伏在九毛錢的威嚴之下，甘心做了他的俘虜。

◇ ◇ ◇ ◇

同伴中有一個來了陣熱烈的哈欠。而且從逐漸加速的駱駝的脚步上看來，已竟距離門頭溝不遠。雖然阿保幾乎有兩天一宵沒有合眼，駝背上兩個鐘頭的睡眠是不够解乏的，但也不得不打消那個回想，招呼了同伴一聲。

「伙計們，有邊哪」！騰地跳下地來。

窰井在一個小小的山坡上。但他們每次都是在一個小飯舖的前面讓畜牲臥下歇息。自己再飽餐一頓，若有時間還來上一碗血紅的釅茶葉末，嘴裏叼上老關東，再空人兒到看窰的那裏接洽買賣的。

「阿保」！飯舖的蓆棚裏有人叫，「你這小子想發財是怎麼着？兩天跑三躺，真有你的。」

「咳，馬掌櫃，您瞧，孩子我們窮人開心哪。」阿保張開嘴做出一付苦笑的神氣。「去年年成不濟，不窮掙着點，一家老老小小指着什麼吃呀？」為了阿保的和氣，他從沒有向一個人紅過臉。被喚做「馬掌櫃」的那人也送給他一個

笑臉。

馬掌櫃挺着一付大肚子，走得溫文爾雅像一口猪。當他遠遠望見這一小隊黑點似的駱駝時，正坐在籠火旁邊吸旱烟。認淸了阿保的輪廓之後，總不由己地先呼喚出他的名字來。

跟着阿保一夥來的煤販子還有火車頭老洋人陸五幾個，他們都圍了一方土砌的長桌坐下。

「火車頭，你還是照例的一壺老白乾嗎？」小夥計的敏捷的手已竟隨着馬掌櫃的問句遞到酒缸裏去了。

「對，這本賬反正在你的心裏啦！」火車頭扯開大喇叭嗓子喊。聽到那聲音，你會得領略到這綽號是最合適不過。

「老洋人呢？給你來碟醋炒晚香玉罷」！馬掌櫃一張嘴又趨向一個在這羣人裏一個有頂高身量和寬闊鼻梁的煤販子。

「別開玩笑，醋炒晚香玉，你們這裏有嗎？」

你瞧洋人不吃洋菜。……」

跟着來的是一片放縱的狂笑聲。

大家都在要酒要菜的鬧着，只有阿保還規規矩矩地吃着他的烙餅捲大葱，——這是馬家飯舖裏又省錢又豐富的飯菜。他一口嚼下少半段外焦裏嫩的餅捲，立刻兩腮帮子鼓得像氣蝦蟆似的。人家雖然說得很熱鬧，但他很少有插進嘴去的機會。只好把黑白分明的眼睛呆呆地望。

不一會有一小羣窰裏的工人也下了班到這飯舖裏打中火。在許多種形式與顏色不同的臉孔中也有不少同這一班人相熟的，因而起了一陣招呼的歡笑聲音。天棚底下一列土砌的長桌都佔滿了，甚至還有溢到天棚外面草地上舖着木板，或蓆子坐下的客人。馬掌櫃和他底忠實的小夥計，都張手舞脚，拿碟端碗地，在火縫裏穿梭來往着，像兩隻花花蝴蝶一樣。

喝醉了的火車頭，舌頭也短了，喇喇落落衝着阿保說，

「你老婆偷漢子知道不知道。昨天——」

話沒說完，聽見的都汪的一聲樂了出來。阿保紅着臉道，

「火車頭，別鬧？這話……從……何……說起呢？」看到有百十隻眼光的利箭都筆直地往自己的身上射來。在有經過多大陣仗的阿保眞有些手足無所措了。他吞吞吐吐地阻攔着火車頭的放肆。

「什麽話？——哼（鼻音）——別瞞人。你老婆的情人兒便是她的乾爹。去年有一回在他家裏吃餃子，就勾搭上了。要不你想，那老劈柴幹嗎一天三番五次到你家裏去，還不時地給你們孩子零錢花。——哼，——打量我不知道。」火車頭的臉越來越紅，紅得像喇嘛廟

心裏夾着的煤塊。

這些話，多多少少給阿保心中注了一針有點疼，發麻，剩下的一捲餅他再也吃不下去了。他悄悄地離開了老洋人和陸五他們，離開了馬家飯舖。在惘惘的心情裏彷彿有人在後面拉着他不讓他走，然而毫不反顧地找到自己的那隻駱駝，騰地跳在了他的背上，

——因爲他老婆的確有那麼一個乾爹，而且是在沒嫁給他以前便認妥了的。

◇ ◇ ◇

黃昏時候，一切自然景像和前天，昨天都絲毫沒有改變的一個美麗的黃昏時候，阿保跟着他的空虛駱駝回來了。

在場院的糞堆旁邊，他的大兒子連兒正同着幾個鄰家的小孩「打老」。幾隻雞古古地叫着，似乎看到天已竟快黑而低聲地喚着同伴們該回塒裏休息去了。一陣陣從糞堆中漫出來的香氣氤氳在無邊的大氣裏。

「連兒，你娘呢」？阿保努力鎮靜着自己的神經，徐徐發問。

「娘啊」！連兒滿不相干的說，「不知道，你問我奶奶去罷。」揚起個小臉，一味驚奇的神氣，彷彿想說，「你怎麼這麼早就回來啦」！只是嘴唇略動彈了一下，話可沒有說出來。

把駱駝臥躺下，阿保不耐煩地囑咐着他的孩子，「看着點。」自己一脚踹進破柴門去了。

「誰呀！」一個驚慌的，然而很熟習的口吻碰了他的耳朵一下，「這，這不是娘的聲音？」阿保像打了個冷戰似的，因爲這兩個字說出來太難聽了。

「……」從老婦口中炸彈似的來一聲洶猛的爆裂。

「阿保，阿保！……快……快……別進北屋裏去。……連兒他……他……他……媽……媽……媽……有人呢。」聲音都有點岔了。

阿保永遠沒有看見過他的老娘有過這樣輕捷的步武來的。那麼一下子把小孩兒擲到台階上，那麼飛也似的攔住了北屋的門口。跟着，到底是腿力不濟，她終于跪倒在阿保的足下。

這突變在阿保的確不怎麼感到可怕，當他的心裏已竟印上幾句火車頭說話的影子之後。他覺悟了一種生活上難以忍耐的壓迫和人類的自然的欲望會使得這事有發生的可能，才瘋了一般的赶了回來。

跌倒在台階上的銀髮飄蕭的阿保的娘，緩過一口氣，一行鼻涕兩行淚地向她的唯一的兒子幽幽的訴說着。

「你須得饒恕我們娘兒倆，……你須得饒恕了我們娘兒倆。……」

阿保的黃牙齒緊咬着下嘴唇。在意外地證實了這一回事之後，他把眉頭縐得緊緊地，一句話也不說。

老婦人兩手都戰抖個不住，她繼續着說下去：

「我是，我是可憐你在外頭賣命拚錢養活我們娘兒四個，才不得已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來的。兩個孩子的零花，我們娘兒倆身上的一絲一縷，都衝你要，眞於心裏，過意不去。——你看你已覺瘦到這個樣子了。咳……咳，歸裏包堆是我該死，沒有我你們怎樣也可以對數着過好了。……………」

阿保一句一句地聽着他娘的申訴，其實是什麼也聽不見。眼前是這麼一個念頭，那麼一個打算，像夏天黃昏的羣蚊舞空般的，包圍着他，緊裹着他，聯不成堆，聚不成塊。末了什麼都沒有了，耳朶旁邊嗡的一聲，兩個大字——

「生活」

像個晴天霹靂震瞎了自己的雙眼。

生活可以使已竟到百度疲倦的人再騎上牲口跑百十里路，為什麼不會使一個皮乾肉緊的女人出賣自己的肉體？

阿保的一隻手慢慢地從緊張而弛緩了，拳頭鬆開，扶起跪在自己脚下的老娘，隔着玻璃叫道，

「老劈柴，滾你的罷！」

他一手推開房門，讓開道路。立刻屋門口出現了一塊清癯的小老頭，一嘴黑鬍子，疾風似的跳過短柴門走了。

阿保在屋角尋着正在淌淚的自己的老婆，一手便把她緊裹在自己的兩臂之間，眼淚大河似的直淌，直淌。

一九三五年三月作

軍中少年

陳昌裕

軍中少年翩翩服，日向章臺隊裏逐；
瞥見東家有好女，二八年華顏如玉；
直至中堂問名字，東家惶恐惟匍匐；
委言至今中饋虛，願以藏之黃金屋；
贈與明珠金戒子，後日良辰不用卜。
女兒聞之驚且喜，對鏡拈花雲鬢綠。
兎絲女蘿兩相依，誓作生生連理木。
轉瞬少年隨軍去，紅顏獨向空房宿；
去時嶺上梅未開，而今黃遍籬邊菊；
欲寄音書知何處？怕人指點門不出。

原文献残缺